

英雄奪婿記

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英雄奪婿記 第四冊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回 | 女元帥對衆論戎機 | 王總兵分軍支勁敵 |
| 第三十一回 | 旆轉旌回聯翩晉謁 | 筵酣酒暢疆報驟來 |
| 第三十二回 | 獨對密談隔窗有耳 | 設謀陷害薰地生心 |
| 第三十三回 | 得告密中途排陷穿 | 聽私語黑夜脫牢籠 |
| 第三十四回 | 返襄陽雲中燕報命 | 救夫婿女元帥興師 |
| 第三十五回 | 奉憲札漢陽府拿人 | 開秘密畢制軍問案 |
| 第三十六回 | 挾重質貴中軍出兵 | 設奇謀女元帥捉將 |
| 第三十七回 | 擒主帥彈指破連環 | 晤舊侶驚心成贖鼎 |
| 第三十八回 | 舊事重提花薦月泣 | 疑團驟釋霧散雲開 |



第三十回 女元帥對衆論戎機 王總兵分軍支勁敵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的是月娘神謀獨運。派了馮傑。去賺那安陸府。果然用得其人。大功垂手而成。那馮傑。憑着兩行伶俐之齒。三寸不爛之舌。把那老官迷宋忠。哄得頭昏眼暈。隨手而轉。臨了。叫他率領軍隊。到東門前去迎接。教中的大軍。却乘昏黑之時。直闖南門而進。這本是預先約好的。誰知守門的軍士。腦中也印了成見。又兼黑夜之間。難於辨認。竟自把教兵。當作了官軍。一面大開城門。一面前去報信。月娘便自率領人馬。按轡徐行而入。那時左有玉芙蓉。吳映雪。右有墨牡丹。秦曉霞。俱各手控軍器。護衛元帥。月娘心中。說不出那一份得意。正在向前走着。恰好遇見了那害了官迷。希望保案的宋忠。被馮傑撮弄着他。跪在道旁。高聲報名。月聽見了。不過微微一笑。並沒有害他之意。偏那宋忠倒零。跪的恰在右邊。正撞着那殺人不眨眼的。女魔王秦曉霞。他見一個人。跪在那裡。高聲喊叫。不知他口中說些甚麼。不由得心中大怒。一邊吆喝着。一邊便把點鋼槍。向心窩挑去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宋忠可真送

了終了。但可嘆他。至死還是糊裏糊塗。不曾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呢。當時馮傑趕步上前。迎着元帥馬頭。恭身施禮。撮要的稟了幾句話。月娘點一點頭。慰勞了幾句。方要起程前進。忽見對面有數百名官兵。奄息而至。馮傑便厲聲喝道。爾等站住。聽我一言。我乃白蓮聖教的將佐。奉了元帥之命。前來賺取此城。現在元帥已統大兵而入。爾等若通達時務。趁早投降。免其一死。衆軍士聽了這個話。真是分開頂梁骨。澆下一桶雪水。說不出那番驚嚇。此時不但衆寡不敵。難以相抗。並且似一盤散沙。沒有一個統率之人。戰固不能戰。逃也不能逃。請問除去投降。尙有何法。當時便不約而同的。一齊跪在地下。口稱願降。月娘當即傳下令來。命他們暫且作爲前驅。隨後再行安插。這爲的是大隊在後。便於監視的意思。又派官軍中幾個人。分頭向本城官吏宣示。願走者速行自去。本帥並不苛求。又傳諭大軍向副將衙署而行。卽暫作本帥的行台。軍隊即可屯教軍廠內。隨後再行點派。諸人一齊噉應。大隊這纔依舊向前而進。霎時的工夫。這白蓮教詐取本城的消息。已經是無人不知。只把這一干

商民嚇得魂飛膽裂。連哭都哭不出來。至於那些官吏。得了並不苛求的話。恰似奉到了恩赦一般。還管甚麼叫作守土之責。早已相率挈眷逃命去了。少時只聽得號砲三聲。元帥已經入署。當即入了公座。發放軍情。先命人查點倉廩。府庫金銀糧米。預備充公支用。又命人安插了投降的軍士。隨又點兵派將。紮守四門。又叫軍政司繕寫告示。粘貼通衢要道。曉諭商民人等。照常交易。休得慌亂。又傳下軍令。約束一千將士。休得有騷擾情形。這纔喚過馮傑。封他爲英哲校尉。以旌其勞。馮傑又稟稱一切酒肉食物。均由自己巧設言語。誑那守將。先事備齊。預備待用。月娘聽了。益發大喜。隨命俵散各軍士。又把馮傑誇獎一番。說他善於辦事。方纔命他退下。馮傑此時。自然是歡歡喜喜。總算他追念這場功勞。不肯忘本。命人將那宋忠的屍首。殮殮埋葬。報他那一番成全之德。這話表過不提。再說月娘。得了安陸府以後。當即派下遠路探馬。哨探自己一千將士。跟敵人交鋒的情形。趕快回報。過了幾天。探馬報上說。探得王桓俞人傑已經收兵。要回安陸府了。月娘聽畢。便喚過玉芙蓉。吳映雪。墨

牡丹秦曉霞吩咐了一番。二人領命而退。如今按下這邊暫且不題。却說那一天。王桓在陣前交仗。因爲追趕苗通。將到門旗下。出其不意。被雲中燕宋吉。打了一飛鎚。當時口吐鮮血。伏鞍而走。宋吉苗通。便追趕下來。幸虧有俞人傑。先事預防。率領一標人馬。略陣。彼此相隔不遠。當卽躍馬向前。攔住了敵將。派人將王桓救護回陣。那白蓮教的大兵。隨卽一湧而上。虧得有強弓硬弩。把住陣口。方纔把敵人射退。全師而歸。回到營帳以後。俞人傑辛綬。以及一千偏將。都忙着來看視王桓的傷痕。當時早經卸了袍甲。只見這一鎚。打在乳肋之上。傷痕有碗口大小。皮膚都變爲青紫色。但據王桓說。只吐了一口血。內部並不覺得十分疼痛。可見受傷尙不算重。衆人聽了此言。方纔有些放心。又有人主張。把隨營帶的山羊宰了。叫王桓去喝那個血。可以治得打傷吐血。王桓點頭。早有人去預備應用。諸偏將方纔以次退下。王桓向俞人傑道。賢弟。看來凡事都有天意在內。人力是不能勉強的。我看敵軍人馬衆多。銳氣復盛。我又受此意外之傷。不能親臨戰陣。倘若長此拒守。恐其討不着甚麼便。

宜。還恐有意外之慮。依我之見。咱們暫且退守安陸府。再作計較。賢弟你看如何。俞人傑道。大哥之言甚是。小弟心中也。正作這般的打算。既然彼此所見相同。咱們便明日退兵罷。王桓搖頭道。賢弟。你這打算又錯了。請想那些教匪。徼倖打了這麼一個勝仗。正在得意洋洋。伺隙而進。咱們若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明目張胆的退兵。他們必然以全軍之力。躡我之後。我軍一退。銳氣已渙。焉能抵擋得住。這不是自取顛覆麼。俞人傑聽了。緊皺雙眉道。大哥料的不差。但是我們打算退兵。有甚麼方法。可以防得這一著呢。王桓道。賢弟不要發愁。我已想好在此了。今天這一仗。我雖然受了傷。但是兩軍並沒有分甚麼勝負。他一定想不到我們要退兵的。正好趁此機會。連夜起程而去。正所謂出其不意。乘其無備的了。再爲防備他們追襲起見。這些營帳。儘可安然不去。他們明日早晨。見着咱們壁壘依然。未必即敢公然侵襲。等到他們遲疑再三。始行發覺。那時我們可以多走許多道路。免得讓他們兼程趕上。好在我們棚帳。儘有富餘。也不在乎這個。賢弟你看這個辦法。還可行得去麼。俞人傑聽

了。笑逐顏開道。大哥的籌畫。無不精妙入神。實在叫人心悅誠服。小弟即此前去傳令。大哥可暫行歇息一會。再者我吩咐他們。預備安車一輛。多套健馬而行。上設重茵厚褥。大哥在上面。或坐或臥。總比騎馬舒服些。王桓點頭說好。俞人傑這纔退出。傳下將令以後。三軍那敢怠慢。當即趕造戰飯。大家飽餐。收束一切什物。等到諸事齊備以後。不過只有二更的天氣。當時人盡啣枚。馬皆勒口。趁着星斗之光。悄悄開後營門而去。好在前面有營寨擋着。不怕敵人長眼。這一行人馬。努力向前趨行。及至過了一兩天。不見敵人追趕。方纔略放寬心。按站而走。又過了兩天的工夫。已然離安陸府不遠。那時王桓傷痕已經漸愈。可以騎得馬了。這一天時方過午。已經到了安陸府城外。離城門不過只有十數里之遙。王桓在馬上。向俞人傑說道。賢弟。咱們也是一時疏忽。事先並沒有派人到城中去探視。如今離城不遠。又沒有撒下探馬。豈不是過於托大麼。俞人傑笑道。大哥諸事細心。小弟從來是佩服的。但像這樣的仔細。也未免忒煞過慮了。你想咱們此行。就如同回家的一樣。那裡還用得着甚

麼探視。王桓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是也不可不有萬一之慮。我如今再問賢弟一句話。你託付守城的。那個都司宋忠。人還靠得住麼。俞人傑聽了。益發大笑道。大哥。咱們也不要管那宋忠靠得住。靠不住。但是教匪的大軍。被咱們擋住。如今咱們掉過頭來。先向回路走。縱讓他們追襲。當然也在後邊。難道說他們一千人馬。還能肋生雙翅。越過咱們的隊伍。先去攻打城池麼。王桓道。賢弟所說的話。固然也有一篇道理。但是而今天下惶惶。盜賊蠡起。內憂外患。常常有變生肘腋事。再之說用兵之道。詭詐百端。真真假假。虛虛實實。是不可以常理測的。故此甯可有過慮的地方。不可有疏失的地方。這也是不得已的情形。至於我的本心。也巴不得如賢弟所言。安然無事呢。俞人傑道。大哥這樣一講。連小弟心中。都覺得有些不安。好在離城不遠。咱們趁此加鞭。趕到那裡。也免得心中搖搖不定。王桓點頭稱是。當時便催動人馬。直奔安陸府東門而來。工夫不大。已然望見了城。王桓跟俞人傑。兩馬當先。抬頭觀看。眼光剛一到。不由得吃了一驚。但見那城上。旌旗密佈。隊伍如林。殺氣騰空。飛鳥不

過。恰似霧聚雲屯一樣。只是距離稍遠。那旌旗上的字樣。及隊伍的服色。還都看不清。但據這個浩大的勢派。決不像是一個都司。帶兵在那裡守城的。王桓目光閃閃。向俞人傑道。賢弟你看這城上。可是宋忠的軍隊麼。此時俞人傑。變貌變色。臉上早露出不安的神氣。及經王桓這一問。勉強扎掙着說道。大哥。咱們等近了再看罷。他口中說着。已是出了一頭的急汗。王桓也不便再說甚麼。只顧催動人馬。向前趨行。等到離城切近。勒住人馬。再向城上看時。不由得把那王桓跟俞人傑。鬧得又驚又氣。覺得一股急火。登時佈滿了全身。連那八萬四千毫毛。根根都要豎起。城上最叫人觸眼的。就是那一桿杏黃色緞金大纛旗。旗上字跡分明。足比冰盤還大。正是輔天宣化聖女神君的字樣。在那大纛下。還有一柄黃色熟羅傘蓋。傘蓋下。端坐着那位女元帥。只見他。錦袍金甲。星眼蛾眉。一片神威。萬千氣象。兩旁的將士兵丁。個個。盛明甲亮。雁排翅的。在那裡恭身侍立。嚴肅非常。此時城下一千人馬。真是人人翹首。個個驚心。但見那位女元帥。微微含笑。閃目向下面望着。就如同大人戲弄小孩。

子的一般。高聲說道。兀那領兵的將官聽真。此城早經本帥取下。知時務的。趁早退去。免得損兵折將。不然。本帥率兵一出。爾等立成齏粉矣。這幾句話。說得聲若洪鐘。遠近皆徹。早把城下的。王桓跟俞人傑。氣得怒目圓睜。無法擺佈。就中的俞人傑。尤其是惱恨萬分。說不出的難過。因為他是安陸府守土的武官。如今把城池。陷入教匪之手。這個干係太大。當時捺不住這股忿氣。便傳令叫隊伍攻城。那些偏裨士卒。見城池已失。匪勢浩大。氣早餒將下去。彼此面面相覷。都現着恐懼之色。忽聽得主將。叫他們前去攻城。真個似頑童上學。懶牛耕地。那裡振作得起來。但是上命差遣。概不由己。只得強打精神。努力要攻上前去。正在這時候。忽見王桓一擺手。喝了一聲。且住。衆人看見。登時止住不前。王桓向俞人傑道。賢弟。莫要逞一時鹵莽。辦這無益的事。城池已然失去。豈可再折損兵士。你想那匪首齊王氏。蟠據在這裡。正是精銳悉聚。勢力非常雄厚。就令彼此兩陣相敵。也未必是他人的對手。何況他們居高臨下。咱們仰面而攻呢。兵法云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就現在的形勢。比較利害說。只

好權忍一時之忿。不必在此久停。及早全師而去。向省中求援。再作道理。至於賢弟失城之罪。都有愚兄替你担承。辨白其中的委曲。決不至叫你担甚麼重大的處分。難道說你還信我不及麼。俞人傑道。小弟此時。方寸已亂。只憑大哥調遣罷。王桓聽了。傳令退軍。兵士都巴不得這一聲。登時這些人馬。一齊紛紛滾滾撤將下去。城上衆將校看了。一個個喜上眉梢。控背恭身。向元帥說道。據聞官軍中的總兵王桓。饒勇非凡。威震遐邇。就是近來跟我軍見仗。他也屢次獲勝。誰想他今天。兵臨城下。將至濠州。只憑元帥幾句言辭。已經說得他望風而潰。真個是神武不殺。威能懾人了。月娘笑道。你們不曉得。王桓那個人。不但有勇。而且有謀。他此次同着俞副將。率兵而返。看見城池已經失守。不肯攻打。即行撤兵而去。這正是他度德量力。不作那無益之爭。莫把他小覷了。你們試想。他若率兵攻城。上邊滾木礮石一下。定要死傷無算。再說我軍若從他門而出。抄他的後路。加以包圍。他更陷於進退失據之地。這樣一來。輕則折損人馬。重則全軍覆沒。豈不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麼。所以他歛鋒息

銳不戰而去。正是胸有定見。善觀風色了。衆將校道。照元帥這樣說法。豈不太便宜了。那厮既然如此。我們何不率兵趕上前去。縱不能把他一鼓而殲。就是襲他的後路。刦取輜重糧草。也可以張我之威。免得叫他全師而返。轉使他自詡高明。把元帥看得低了。月娘笑道。若等到他退兵以後。再去追趕。豈不如同下棋似的。已經失了先著。兵法云。知己知彼。百戰百勝。那王桓率兵而來。不戰而去。是早在本帥意料之中的。所以應付的機宜。早經安排妥協。你們儘管放心。決不至叫那王桓自詡高明。看輕本帥。衆將校聽了此言。無不稱讚元帥神機妙算。真不可及。當下月娘傳令。命下城回署。靜候報捷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那王桓跟俞人傑。率領人馬。離了安陸府的東門。斜刺裏向東南而行。正是奔省中的大道。此時人人心恢意懶。神色沮喪。沒有一毫振作的氣象。這本是勢所必至。勉強不來的。約摸走了二十餘里之遙。天色已漸漸的晚將下來。正行間。只見前面坡邱起伏。樹木叢雜。形勢很是險惡。王桓在馬上。向俞人傑道。賢弟。咱們走的是大道。爲何會經過這等地方。俞人傑答道。大哥

有所不知。從這裡走。可以抄近許多道路。若是淨貪圖平坦。就要大寬博多遠路程了。王桓搖頭道。這樣貪圖近便。恐怕要涉險。你看這個地方。高岩陡起。老樹參天。正是行軍所忌。倘若教匪伏兵於此。中途邀擊。豈不要殺我們一個湊手不及麼。俞人傑道。大哥。你也未免忒於過慮了。想那匪首齊王氏。繞道進兵。潛取城池。已是出人意料之外。我們今天率兵回來。不曾攻城。自行退去。這本是力行貶損。保護萬全之策。他也決不能料得定我們這樣善退的。退兵既有不知。伏兵安從而設。若照大哥所說。他事事都佔先著。辦了一個蓋水不漏。豈不是成了神靈鬼怪麼。我勸大哥寬一寬心腸。沒有這樣巧的事情。王桓道。賢弟。你也不可過於放心。想咱們未到城池。以先。我曾說怕出了意外的失閃。你當時決不肯相信我的話。覺着是萬無一失。既至我們到了城邊。教匪已然高踞城上。我所說的話。竟不幸而言中了。可見凡事都是料不定的。故寧可有備無患。不可失於疏忽。再說善用兵的人。實有鬼神不測之機。運用從心之妙。你想不到的事。他都想到了。那匪首齊王氏。憑一個纖弱的女子。

居然能興兵作亂。屢陷堅城。許多有才力的人。都肯服從他的指揮。可見他不但淨仗著武藝出衆。必定還有過人之才。豈可把事看得輕易。俞人傑道。大哥說的話。可也很對。但是據我想。縱讓那齊王氏能謀善算。豈能至三至再。事事都走在我們頭裡。或者這一回。他疏了神。也是料不定的。二人一邊說着話。已經又向前面走了一片路程。那俞人傑。總以王桓忒於過慮。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情。那時暮色蒼然。自遠而至。俞人傑便跟王桓商議。要在附近安營紮寨。王桓道。這個地方。如何安得營寨。咱們趕過去再說。俞人傑口中不言。心中暗自嫌他膽小。正在這時候。忽見都司辛綬。縱馬從前隊中折將回來。厲聲說道。啟稟二位大人得知。前面樹林之內。隱隱似有人馬走動。恐其是敵人在那裏埋伏。似以早作準備爲是。二人聽了這個話。一齊都勒住了馬。王桓道。我說甚麼來着。俞人傑道。果有這樣的事情麼。話猶未了。只聽得前面炮聲大作。金鼓齊鳴。一片吶喊之聲。幾乎連地皮都要震動。王桓向俞人傑道。事不宜遲。賢弟可率領後隊人馬。保護輜重糧草。趁早折將回去。岔道繞開。免

其失落。等我率前隊破敵以後。再跟你合兵而進。他把話說到這裡。也不等兪人傑回答。從馬鞍橋上。摘下大槍。兩腿把馬一夾。那匹烏雲覆雪馬。便滾刺刺的向前飛走。辛綬見主將前進。便也催馬相隨。那兪人傑見王桓獨自率兵禦敵。心中也兀自有些替他擔憂。但因輜重糧草。關係重要。恐其當真失落了。殊屬不便。也只得暫且督率後隊之兵。岔道而去。再說那王桓。仗着一股武怒之氣。率領人馬。向前迎敵。只見左邊湧出一標人馬。兩桿素色門旗。中間一個白緞座纛。上面綉着黑字。是左輔將軍。座纛下一匹白龍駒。上坐一員女將。身披爛銀鎧。外罩素色團花戰袍。手持方天畫戟。蛾眉帶煞。粉面含威。看來就是個女中的豪傑。王桓一見。不禁吃了一驚。你道他驚的是甚麼。諸位可不要猜錯了。憑王桓那等英雄。決不至瞧見一員女將。反倒害起怕來。他因為瞧着馬上坐定的人。便是城頭上那個齊王氏。如何一霎工夫。又在這裡出現。豈不成了神龍夭矯。令人不可捉摸了麼。及至略一定神。辨出粧束不同。座纛各異。纔悟出另是一個人。並非齊王氏。心中却暗自納罕。天下那有如此

相像的人說猶未了。右邊也同時湧出一標人馬。只見兩桿皂色門旗。中間一個黑緞座纛。上面綉着金字。是右弼將軍座纛。下。一匹烏騾馬上。也坐定一女將。身披烏油甲。外罩玄色團花戰袍。手橫渾鐵點鋼槍。面目崢嶸。威風凜冽。看來就是個女的魔煞。這兩邊。真是涇渭不同。媿妍迥別。一邊是黑似一朵烏雲。一邊是皎若一團白雪。一邊是俏似含雨的素馨花。一邊是醜似經霜的烏梅樹。當時兩邊人馬。恰似雙龍出水。向官軍這面。包圍而來。王桓是久經戰陣之人。那裡肯把這兩員女將。放在心上。當時大喝一聲道。衆將士隨我進攻。今天定要掃滅妖氛。殲除醜類。口內說着。一騎馬已是如飛的闖上。都司辛綬。挺手中大砍刀。在後面緊緊跟隨。衆兵丁也都隨着主將。一湧而上。那邊玉芙蓉。吳映雪。墨牡丹。秦曉霞。奉了元帥之令。在此等候。要截敵人。如今果然把官軍等來。心中說不出那番高興。彼此鳴砲擂鼓。奮勇而前。就如同猛虎下山。神龍出水。指望手到功成。把敵人殺一個落花流水。兩人向對面觀看。只見官軍中一員將官。手挺大槍。神威抖擻。不亞如疾雷迅電的一般。衝

將上來。兩人心中各自思忖。暗說。這個人氣象不凡。大概許是那個甚麼王鐵槍罷。凡事都是先下手爲強。等我取了他的首級。好向元帥處報功。也好叫衆將佩服。兩人心。都是一樣的思量。各催坐下馬。挺手中軍刃。一齊向王桓飛奔而來。好像小姑娘兒。搶那玫瑰花兒似的。却想不到花兒雖好。可是有些扎手。就中秦曉霞格外心裡着急。他恐怕吳映雪傷了敵人。就顯不出他的武藝。恨不得驟馬如飛。搶到敵人面前。手起槍落。即時了賬。方纔心滿意足。偏他那匹烏錐馬的脚力。又沒有吳映雪的白龍駒快。眼看着人家兩馬相逢。槍。並舉。已然是交上了手。自己還差了有十幾步遠。心中又惱又氣。襠裡一叫勁。那馬便加緊的向前飛跑。手中把長槍一順。便要立刻加入戰團。誰想那千般不知趣。萬分討人嫌的辛綬。偏要撞將過來。阻攔人家的高興。他把刀一擺。厲聲喝道。女寇何來。胆敢如此猖獗。今天叫你在老爺刀下作鬼。口中說着。那柄砍刀。已是劈面而來。秦曉霞心裏。本在力斬主將。奪取頭功。那裏肯把這些偏將。放在眼內。但是人家殺將上來。可是不容他不還手。當時他口

中恨罵道。我把你這討厭的東西。自己趕上前來找死。叫你今天認得我。左手握定槍攔。右手一托槍桿。用了個橫上鐵門門的架勢。使盡生平之力。向上一礮。辛綬的刀鋒。正砸在他的槍桿上。只聽得鐺瑯一聲響亮。兩鐵相磨。火星亂迸。刀頭已是不由自主的。折將回來。辛綬不禁得老大吃驚。暗說。想不到這個女寇。竟會有如此的膂力。看來要取勝是不易的了。那時秦曉霞。早右手一撒把。左手向外一推。用了個葉底偷桃勢。槍鋒掛着辛綬的肋下。刺將進來。辛綬那敢怠慢。右手一挂刀頭。左手一立刀攔。用刀桿一找他的槍。打算礮將出去。他用的法子並不錯。可惜力氣敵不住秦曉霞。便吃了虧了。再說秦曉霞。滿心要奪取頭功。恨不得一槍把辛綬刺死。好去跟那王鐵槍交戰。所以把生平之力。叫了一個十足。當時槍頭跟刀桿一叫勁。辛綬覺得有些要磕不出去。把他嚇得真魂出殼。冷汗淋頭。當此死生呼吸性命相關之際。那裡敢稍一放鬆。便挺住二臂。死命的向外一推。槍倒斜偏着磕出去了。只是慢了一些。槍鋒已然掛着肋下。劃透征袍。傷了皮膚。早已血濺雕鞍。馬退出有好

幾步遠。辛綬曉得他力氣過猛。並且手段太辣。那裡敢再跟他交手。當時便帶馬而走。那秦曉霞志在殺了王鐵槍。好在元帥及衆將面前。增光露臉。所以辛綬走了。他並不追趕。兜過馬來。便要跟吳映雪去搶功。不料把眼一瞧。把他嚇了個魂飛胆裂。趕緊驟馬挺槍。去救吳映雪的性命。你道爲何。原來那吳映雪跟王桓剛一見面。挺畫戟分心就刺。王桓把槍桿斜竄着往外一磕。畫戟就擺了頭。王桓緊跟着把槍一順。那槍鋒已奔了中三路。吳映雪打算畫戟來封。已是來不及。虧得他見事靈便。用磕膝蓋把馬一點。那白龍駒便旋風也似的。搶出兩三步遠。槍鋒就躲過去了。那時吳映雪已是小鹿在心頭上亂撞。他見那王桓力氣既大。槍法又精。果然名下無虛。無怪屢次獲勝。自己未必是他人的敵手。想到這裏。便處處留神。時時在意。自己的畫戟。不叫跟他的鐵槍碰着。恐其一較氣力。自己要吃虧的。走了幾個回合。王桓已然心裡明白。暗說。這個女將手段不弱。居然會沒有一些破綻。再說他的兵器。又不肯跟我相碰。幾時贏得了他。這樣看來。不得不用誘敵之法。心中計算已定。用手把

槍向左一領。便將右肋露將出來。吳映雪不知是計。以爲王桓露了空子。使用畫戟刺將進來。不想戟沒有到人家的槍。已潑風似的折回。槍桿跟戟桿攪在一處。耳輪中只聽得一聲響亮。吳映雪便覺得兩手作痛。趕忙要撒戟時。竟自撒不回來。這一次。可把吳映雪給嚇壞了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鐵槍上的紅纓。跟戟上的金錢豹子尾。攪到一處。若是王桓也用力來扯。早已扯斷了。不過王桓要趁此討便宜。所以他並不肯去扯。左手用力挺住槍桿。右手早抽出隨身攜帶的打將鋼鞭。打算要驟馬。去打吳映雪。正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。墨牡丹秦曉霞。已是趕到了。按理說。他這時候。狠可以挺槍去刺王桓。不料他一時急躁。竟沒有想到這裏。偏急於要替畫戟跟鐵槍解圍。舉起自己槍來。使盡生平之力。向槍桿戟桿相並之處。猛的砸了一下。只聽得鏗瑯瑯一聲響亮。兩般器械。登時便分開了。那吳映雪在馬上。來一個躡踵。幾乎掉將下去。那王桓。哇的一聲。吐出一口鮮血。這正是。

似此排紛兼解難。

幾乎兩敗與俱傷。

要知兩邊交戰之事如何。且等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旆轉旌回聯翩晉謁 筵酣酒暢噩報驟來

話說王桓槍上的紅纓。跟吳映雪戟上的金錢豹子尾。兩下裏攪到一處。急切裡却扯不開。只把吳映雪嚇得出了一身冷汗。當時王桓抽出鋼鞭。打算驟馬要下毒手。正當這事機緊迫的時候。可巧秦曉霞戰敗了辛綬。縱馬向前。要來搶功。他一見這個情形。又是急怒。又是氣惱。也無暇思索。便兩手舉起他那柄渾鐵點鋼槍。如同使鐵棍一般。用盡平生之力。掄圓了。向槍桿跟戟相並之處。猛可裡砸將下去。因爲三件鐵器。碰到一處。只聽非常的一聲響亮。那兩般兵器。早已霍的分開。但是使兵器的主人。經不起他這種排紛解難。却都吃了虧了。吳映雪向前一躡。幾乎沒有落下馬去。虧得身體靈便。脚下一按勁。腰裡一挺。方纔沒有墜騎。但是先前吃王桓一磕。後來又被秦曉霞一碰。此刻雖說脫了危險。還覺得兩臂透麻。胸中亂跳。及至定了定神。用眼一看。不禁啊呀了一聲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秦曉霞替吳映雪解了圍。自己却吃了苦子。因爲他那一砸。王桓覺得胸中那口氣。往上一撞。嗓子裡一發

甜。張開了嘴。吐出一口鮮血。身子在馬上。也不由得晃了兩晃。按照王桓的身體和力氣說。本不是秦曉霞的槍。一所能砸得動的。無奈他前幾天受了宋吉一飛鎚。病勢甫愈。內部還沒有恢復原狀。今天又在馬上。跑了一天。業經筋力十分疲倦。此刻又是單手持槍。容易受震。所以便吐了一口血。但是秦曉霞雙手掄槍。向下一砸。力氣使得很猛。兩件兵器分開了。餘勢猶勁。他那匹烏驢馬。不由得向前趕了幾步。恰好從王桓跟吳映雪兩馬中間的空子。鑽了過去。秦曉霞的脊背。早已軒豁呈露的。擺到王桓的面前。那王桓。此時一腔怒氣。都在秦曉霞身上。如今得了這個機會。怎肯輕輕的放過。況且打將鋼鞭。早已持在手內。應用是毫不費事的。說時遲那時快。點鋼槍向下一砸。畫戟跟鐵槍。霍地分開。秦曉霞的馬。向前趕到幾步。還沒有把槍倒過手來。王桓已然是大喝一聲。手起鞭落。只聽得吧的一聲。已是打在秦曉霞的背上。按說王桓這一鞭。敵人是容易擊受的。差不多就要翻身墜馬。不過此時又當別論。一來秦曉霞體格魁梧。氣力強壯。是格外禁得打的。二來王桓剛吐了一口

血氣力自然少差。三來秦曉霞有鎧甲護身。與只穿衣袍者不同。當然可以討些便宜。所以這一鞭。打在背上。秦曉霞喊了一聲。覺得頭暈眼黑。半身作痛。馬又向前趕了幾步。方纔緩一緩氣。疾忙把槍橫担在馬鞍橋上。兜轉過馬頭看時。只見那王桓。早在亂軍叢中。縱馬如飛而去。秦曉霞此時。氣得兩眼冒火。怒沖沖的嚷道。好殺材。竟自打我一鞭。我不趕上去。搠他二十槍。怎解得心中之恨。口中說着。便要縱馬挺槍。去趕王桓。誰想剛挨一鞭。此時要挺那桿渾鐵點鋼槍。兩臂竟自不作主。覺得有些費力。吳映雪却早已催馬趕上前去。攔住他道。賢妹。我勸你不要妄動了。想那王桓。本領高強。實在有驚人的藝業。縱趕得上他。也未必能夠取勝。豈不是畫蛇添足麼。再說我軍業。經佔了上風。官兵已是四散逃潰。遺下的甲仗不少。很可以繳得令了。何必單注重他一個呢。秦曉霞道。依你說。我被他打這一鞭。竟自算了麼。吳映雪道。兩軍衝鋒對壘。受傷本是常事。那也算不了甚麼。再說你那一槍。砸得他口吐鮮血。也就彼此相抵。不算吃虧。我此時勝根。還覺得有些透麻。你又着了傷。兩人趕上。

去也。未必是他一個人的對手。倘若出了參差。反爲不美。依我說。趁風轉舵。就此算了罷。秦曉霞發恨道。我從先的意思。本想把這王鐵槍。或是生擒活捉。或是要了他的性命。也好在衆人面前。誇一誇口。誰想到這個小子。竟自這樣的扎手。憑咱們兩個人。會沒有拚過他一個。真正要把人氣壞了。吳映雪聽了他的話。心中暗道。你是這樣想。誰又不是這樣想呢。可惜心高手軟。敵不過人家就是了。當下二人。這纔要收束軍隊。預備回去報功。原來這一次交仗。王鐵槍雖說吐了一口血。縱算槍震吳映雪。鞭打秦曉霞。力戰二將。並不會輸了一點便宜。但是他手下的軍隊。可吃了虧了。原來這些官軍。跑了一天。差不多都是筋疲力盡。又兼城池失守。一個個心恹意懶。那裡還有甚麼戰鬥之心。如今半道裡。忽然遇見敵兵。不覺得都有些張皇無措。但是事到其間。不得不強打精神。勉爲招架。請想。打仗這件事。本仗着一鼓作氣。凌厲無前。方纔能夠殺敵致果。現在未曾交手。先自把氣餒了。那裏還能夠取勝呢。再說又分了後隊的兵。保護輜重。岔道而去。勢力更形薄弱。所以交鋒以後。工夫不大。

官軍這一邊。早已相形見絀。招架不來。便分向四面逃竄。及至王桓一走。有那眼快的。早已大聲嚷道。主帥已去。我們不走。更待何時。衆兵丁聽了這個話。益發如水赴壑的退下。那些教兵。乘着得勝之威。還向四下趕殺。但是此時天光一黑。追逐究竟有些不便。正在這時候。吳映雪已跟秦曉霞議妥。傳下令來。鳴金收軍。霎時工夫。教兵便都紛紛滾滾。聚攏到一處。因爲時光已晚。不便耽擱。便令疾速整隊歸城。比至將到東門。已在初更以後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二人正並轡而行。一路談着話。猛然向前一看。不禁嚇了一跳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見前面。火光照耀。人喊馬嘶。早紮下一片營寨。秦曉霞向吳映雪道。姐姐。你看這些人馬。從何而來。難道說是官軍發下大隊。前來困城麼。這樣看來。咱們要打算進去。還須殺透重圍。雖說算不了一回事。但是我被王桓那厮。打了一鞭。當時不覺得怎樣。此刻反倒疼得厲害。使起槍來。恐怕不能得心應手。這便如何是好。吳映雪道。你且不要忙。我看這些人馬。未必是官軍前來困城的。我遠遠的望着。那些旂標。似乎。似乎是咱們本教中的軍馬。秦曉霞道。那倒

敢自好咧。但恐怕靠不住罷。吳映雪道。好在相隔不遠。少時便見分曉。話未了。早有小校上前。攔住馬頭。報道。啟稟二位將軍。前面人馬。乃是本教軍隊。方纔回來的。暫時屯紮城外。聽候調遣。衆位統兵將領。就要入城。稟見元帥的。二人聽了。不由得喜形於色。趕忙催馬前進。要與諸將會齊。一同進城。原來這一標人馬。正是賽靈官周士雄。雲中燕子宋吉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一千人等。率領手下人馬。跟官軍隔了一夜的工夫。先後起程。撲奔安陸府的。恰好不先不後。在這個時候。跟吳映雪秦曉霞二人。會到一處。此時衆將。也無暇周旋談話。便都相率進城。一直來到帥府。稟見元帥。回事人傳進話去。那時候。月娘正坐在大廳以上。靜候捷報。聽說諸將會齊。稟見。心中很是高興。便傳下話去。准其立時晉謁。衆將得了這個示下。便隨着引導之人。魚貫而進。來到大廳以上。閃目看時。但見燈燭輝煌。侍從分列。元帥在上面。端然坐着。衆將趕緊排齊。口尊元帥。向前行禮。月娘道。諸位將軍辛苦。兩旁就坐。有話慢談。衆將這纔謝了元帥。一齊歸座。月娘先向吳映

雪秦曉霞問道。本帥命你二人。在中途要截王桓的人馬。不知可曾得手。吳映雪趕忙欠身回道。果然不出元帥所料。王桓的人馬。恰走的是那一條路。我軍出其不意。迎頭痛擊。把敵人殺得大敗虧輸。四散逃竄。但可惜走了王桓。不會把他擒獲。月娘道。即此已足寒敵人之膽。使知我軍的厲害。也就夠了。又何必一定要擒將呢。再者那王桓。聽說他的武藝。很是不弱。自然也不是容易俘獲的。按理說。元帥有這一套話。公事已經算交代過去了。很可以不必再行多說。況且吳映雪。搶着先回。也是怕秦曉霞。措辭不善。貽笑於人。彼此的面子上。都不好看。所以自己趕忙招架過去。也就算完了。誰知秦曉霞的爲人。表裡如一。心裡有甚麼話。嘴裡就要說出來。不然他自己覺得彆的慌。況且今天戰場以上。被王桓打了一鞭。這也是他出世以來。罕有之事。怎能夠不當着大衆。宣布一番呢。所以月娘的話。剛纔說完。他便接口道。回稟元帥。王桓那厮。實在可惡已極。是不能輕易放過的。早晚總得請元帥想法子。把他擒來碎割。也好給我消一消氣。月娘聽了這套話。微笑向他說道。這樣看來。你今天

交仗。是吃了他的虧了。那時吳映雪一邊向秦曉霞丟眼色。是叫他說話留神的意見。因爲在廳諸將都眼巴巴的望着秦曉霞。要聽他說交戰之事。那知不知會他還好。知會了他。越發糟了。他當時眼望着吳映雪。大聲說道。你不用跟我打啞謎。我總是要說出來的。你想。你跟王桓槍戟攪到一處。分拆不開。他抽出鞭來本是要打你的。我偏風是風火是火的。前去救援。你當時脫了乾淨。我却頂了紅兒。豈不是把人家的棺材。拉到自己的門口。這事真從那裡說起。那一鞭。直到此時。還是異常疼痛。像這啞叭虧。我能夠悶在心裡嗎。衆人聽了。都止不住的暗笑。那鑽天鶴金冲。本是尖酸刻薄的人。聽了秦曉霞的話。便趁勢取笑道。如此說來。是吳將軍不是王鐵槍的對手。秦將軍前去策應。反倒被他打了一鞭。兩個竟自敵不過一個。那王桓也未免過於梟勇了。在金冲的意思。以爲秦曉霞不打自招。自己又何妨乘勢取笑。不料秦曉霞。雖說性情粗魯。但像這樣冷譏熱諷。幸災樂禍的話。他却聽得出來。當時眉毛一擰。眼睛一瞪。向金冲厲聲說道。我們的勝敗。干你甚麼事。要你前來多話。你道

我不是王桓的對手。來取笑我。你要曉得。今天若是你去。早已把性命送到那裡。還能想着回來麼。請想這一套話。金冲如何受得。當時面色一變。剛要開口。上面的月娘。早嚴辭正色的說道。你們在本帥面前。竟敢如此放肆。實屬大膽已極。彼此趁早住口。休得多言。可讓秦曉霞把交鋒之事。從實說來。他人不得攙越。金冲聽了。知道元帥意存袒護。只得捺住這股氣。不再開口。但是心中忿忿。十分不悅。秦曉霞此時便把陣上交鋒之。事。述了一遍。月娘點頭道。我不料王桓竟會這般的梟勇。無怪我軍前番屢次失利了。周士雄。姚之富。丁龍等。見元帥說到這裡。便趁着機會。一齊立起身來。自請前次交戰失機之罪。月娘道。勝負兵家之常。將軍們何必如此惶恐。再說那王桓。詭計多端。武藝又好。諸位非其敵手。自無怪屢次失利了。但可惜中將軍殞命沙場。殊堪憫嘆。將來遇着機會。本帥定要設法。替他報讐的。周士雄等。這纔一齊歸座。秦曉霞却又插口道。這樣看起來。別人跟王鐵槍見仗。不但沒有傷損他。一毫一髮。差不多還都吃了虧。我跟他一碰面。雖說被他打了一鞭。却一槍把他砸的。

吐血。這也總算說得過去了。衆將見秦曉霞挨了一鞭。自己說來說去。還以爲是露臉。都忍不住的相視而笑。就中金毛吼苗通。又插言道。秦將軍。你可懂得戰國策上所講。受傷之鳥。聞弦而墜的事情麼。你今天把王鐵槍。砸的吐血。也就是這個道理了。那裡能夠就自居其功呢。秦曉霞瞪着眼。向苗通說道。苗將軍。你有話只管說話。用不着咬文嚼字。甚麼叫作戰國策。我可一概不懂。你到底是怎麼一句話。請你明白的說出來。不要繞灣子。叫人聽了發悶。苗通笑道。我所說不是別的就是說那一槍。把王桓砸的吐血。並非完全由於秦曉霞將軍之力。因爲王桓前幾天。已經受了傷。吐過血的。此時傷痕甫愈。舊創猶在。這一砸。只算得會逢其適罷了。那時在座的人。知曉內中情形的。差不多眼光都望着宋吉。月娘見了。心中已然明白八九。便道。若照苗將軍這樣說來。那王桓前此交戰。是已經受過傷的了。可把當時情形。講與本帥知道。苗通得了元帥的吩咐。便把自己指名挑戰。如何不能取勝。宋吉如何巧設誘敵之計。藏在門旗之下。用飛鎚打了王桓。當時口吐鮮血。伏鞍而走。第二日便

棄寨而逃的話。滔滔不斷的述了一遍。月娘聽了。在座上連連點頭。却還沒有答話。不想那不知進退的金冲。因爲惱恨秦曉霞。斃了一肚皮悶氣。此時得了機會。便又插言道。原來王桓的吐血。不過是舊症復發。並非秦將軍一砸之力。這樣看來。虧得他受傷以後。力氣不十分充足。那一鞭。當然沒有多大的力量。不然的時節。只怕秦將軍此時。未必還能坐在座上。高談闊論呢。請想這一套話。憑秦曉霞火一般性氣的人。如何忍耐得。當時便攘臂而起道。你也不用藉着王桓來裝門面。只咱們兩個人。厮併一番。勝的便是好手。那秦曉霞的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只見元帥在座上。把臉一沉。厲聲喝道。好一個膽大的金冲。本帥已然吩咐過了。怎麼還敢如此肆無忌憚。首先挑釁。難道不曉得本帥言出法隨。決不寬恕麼。口中說着。目光直射到金冲的面。上。此時連秦曉霞也趕忙歸座。不敢開口。衆將見元帥滿面怒氣。知道不好下台。彼此都面面相覷。不敢作聲。那黑煞神丁龍的座位。跟金冲相離切近。便用手一拉他的衣襟。低聲說道。你還不趕快伏地請罪。等元帥發落下來。就不好轉圜了。那金冲。

曉得元帥喜怒不測。不要吃了眼前的虧。還是忍耐一時爲是。當時咬一咬牙根。搶步向前。撩衣跪倒。口中說道。末將金冲。一時鹵莽。還望元帥恕罪。說完了話。俯伏在地上。不敢仰視。作出十分惶恐的樣子。月娘見了。怒氣方纔略平。向金冲說道。本帥念你一時冒昧。格外加恩。姑予免究。以後若再如此。決不寬貸。說完了。喝聲去。金冲這纔立起身形。口稱謝過元帥。滿面羞慚。快快歸座。月娘道。諸位將軍。鞍馬勞頓。可暫行退下安歇。一切軍情。容日再議。說罷。起身回歸後面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也隨着進去了。其餘各將。紛紛而散。這話暫且按下不提。再說那月娘。此次興師動衆。打算要進薄武昌。真個是氣吐虹霓。志吞江漢。若從表面看來。似乎純是一片偉略。倘知曉其中内幕的。實在牽涉着萬縷情絲。因爲武昌跟漢陽。相隔一水。武昌既下。漢陽自在掌握之中。那時按圖索驥。還怕溫馨心頭縈懷寤寐的袁錦章。不能見面麼。這番獨喻而不能共喻的心理。著者在從前。是已經說過了。此次偌大的安陸府。不費吹灰之力。已是取了過來。諸將又復聯翩而回。兵精糧足。各事齊備。正好乘時進取。

如何肯耽擱下來。所以歇了幾天。心中籌畫已定。這一日在廳上。大排筵宴。集會諸將。一來作慶功的筵席。二來就宣布進取省城之議。那時衆將士。一個個衣冠炫爛。劍佩鏗鏘。喜上眉梢。興高采烈。筵上是山珍海臘。水陸畢陳。玉罍金樽。酒香撲鼻。說不盡的富麗繁華。居中的一席。當然是元帥的。緊挨着左右兩席。是吳映雪跟秦曉霞的。其餘各將的筵席。兩邊以次的排開。那些侍從之人。川流不息的。上菜斟酒。廳外作着軍中得勝的樂。壯闊激昂。洋洋盈耳。像這次醺會。雖說不到甚麼君明臣良的話頭。但也不愧是一時的盛集了。彼時在座的人。差不多都十分暢懷。一團高興。只有那身爲元帥的月娘。一面牽望着心上人袁錦章。想到一別數年。杳無音問。不知此刻是凶是吉。又想到生身的老父。把生平武藝。傳授自己。纔能夠獨樹一幟。壓倒羣倫。如今自己轟轟烈烈。大有所爲。老父却已身歸泉下。不能親眼得見。豈不是最痛心的一件事情麼。因此上。思前想後。不免對酒興懷。美猶有憾。除去月娘以外。還有一個人。外面雖也隨聲附和。佯爲歡笑。但時時皺眉蹙額。若有所思。並且還目

射兕光。有時偷覷到元帥的身上。你道這人是誰。便是鑽天鷄金冲。看他那種神情。不問而知是胸懷叵測了。不過當此羣飲雜沓之際。沒人在這些事上注意。當時酒過數巡之後。月娘吩咐停止奏樂。隨向衆人道。本帥此行。本意就是長驅直入。進攻省垣。如今安陸府既經取下。在勢未便久延。恐其日子太多。敵人益發有了準備。適足爲我軍進行之梗。依本帥之見。最好趁此時機。率兵而進。定然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但事總要集思廣益。不知諸位將軍以爲如何。衆將聽了元帥的話。一齊離座。恭身說道。元帥卓見。定然不錯。末將們情願恭聽驅策。月娘見羣衆一心。好生歡喜。便命諸將歸座。還沒有再說甚麼。忽然有人上來稟道。襄陽有緊急的事。差人前來飛報。月娘聽畢。吃了一驚。命將來人速行喚入。那人進廳以後。行過了禮。呈上稟封。月娘接過。親手拆開來看。那知不看猶可。看了後。早已滿腹辛酸。二目滔滔下淚。正是。

方思進展闔南翼。

誰料無端噩報來。

要知襄陽飛報的果屬何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英雌春妍記 第三十一回



第三十二回 獨對密談隔窗有耳 設謀陷害驀地生心

話說月娘正在廳上大宴諸將。宣布尅日進攻武昌。忽然襄陽來了飛報。月娘拆開一看。不由得熱淚直流。你道是甚麼事。能夠叫他這樣的動心。原來不是別的。却是他義父王員外。身染重病。情形很是不好。那軍師劉伯瑜。知道元帥孝思夙篤。那裡敢耽擱不報。便會同了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繕好公文。差人趕赴元帥行營。前去稟報。因爲月娘取了安陸府。日子不多。襄陽這邊。還沒有得着信息。差人沿路探聽。方纔知曉。這一天。到了安陸府。恰好不先不後。正趕上月娘大宴諸將之時。一紙飛來。五中欲裂。這也所謂志不可滿。樂不可極了。那月娘雖說是翻江攪海的英雄。但他却是生有至性。恩怨分明。想到義父母。撫養自己。恩深義重。不啻所生。不幸義母亡故了。如今却又要掄到義父的身上。怎麼會不悲從中來。不能自遏呢。再說自己武藝。雖蒙生父李魁所傳。但不虧義父王員外。給延聘明師。講明各種韜略。自己已有勇無謀。當然也難以濟事。講到飲水思源這一層。此恩此德。又如何可

忘。所以月娘看了稟報以後。便止不住百感交縈。二目下淚。當時衆將士彼此都面相覷。測不出是怎麼一回事。只有吳映雪看了這個情形。也自十分詫異。便站起身形。走到元帥的桌邊。拿過公事一看。方纔知曉個中之事。當卽出言相勸道。元帥何必如此傷懷。老人家。雖說病勢沉重。延醫調治。或者還可以望好。元帥爲三軍司令。總要自己保重纔是。衆將在旁聽了這個話。方纔得知是王翁病重。因爲事不關己。却都一齊放了心。只有雲中燕子宋吉。想到從先相聚一場。不免有些悲感。再說那月娘。因爲看了稟報以後。一時悲愴萬狀。不覺有些忘了形。便坐在上面。一言不發。兀然下淚。及至吳映雪出言相勸。方纔醒悟過來。便對諸將說道。適纔接得稟報。知道本帥義父病體沉重。此刻覺得憂心如焚。未便再譏軍情。至進攻武昌之事。只怕也要暫從緩議。諸位將軍且退。且待本帥的後命說着。便起身歸後。猶自揮淚不止。那時與宴諸將也都起自座間。默默無言。只有秦曉霞嚷道。這個專好打岔的老頭兒。怎麼他早也不病。晚也不病。單在這緊要的時候。忽然害起病來。豈不是有意

要與人爲難麼。他只顧一病不打緊。不但攻打省城的事。要叫他給鬧黃了。令人大掃其興。就是今天的酒。也沒有喝得痛快。這事夠多們討厭呀。衆人聽了他的話。差不多都彼此相視而笑。誰也不肯答腔。只有吳映雪道。你真是糊塗人好說糊塗話。誰可願意得病呢。再說得病的遲早。誰又能夠自主呢。這不過是碰巧罷了。你看元帥悲傷的那個樣子。咱們還不趁早跟到後面。勸解勸解去。秦曉霞道。元帥也忒蝎蝎螫螫的。有些婆子氣。像那麼大的老頭子。縱然死了。也夠歲數了。可哭的是那一門子呢。吳映雪道。你這個傻子。不要多說了。快跟着我走罷。秦曉霞這纔隨着吳映雪。同到後面去。諸將也就紛紛各散。話說那一天的宴會。本來在晚上。又擾攘了這半天的工夫。已經是掌燈以後。吳映雪秦曉霞。來到元帥的屋內。只見月娘一人。坐在燈下。屏去侍從。滿面還是哀戚之色。吳映雪便著實的勸解了一番。那秦曉霞也夾七夾八的。說了些著三不著兩的話。月娘此時。正在滿腹愁腸。壹鬱誰語。今見吳秦二人。前來相勸。便藉端發洩出來。將從先在王翁家中。老夫妻怎樣相待至厚。許

多纖瑣的事。都陳述出來。真有往事重提。不堪回首的樣子。吳映雪聽了。也甚爲嘆息。那秦曉霞。因爲悶着一肚皮不高興。此刻又聽了這些無關緊要的事。覺得十分寡味。坐在旁邊。不住的打哈氣。上嘴唇跟着下嘴唇。合攏不到一處。月娘見他那副神情。很是厭煩。便道。夜色已深。你乏了。只顧睡去罷。不要坐在這裡了。那秦曉霞却倒依實。遵了元帥的吩咐。當即起身而去。月娘把眼送着他的背影。不禁又發聲長嘆。吳映雪道。姐姐。也不要過於牢騷了。聖人說的好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像這樣大事。人那裡能夠作主呢。妹子說一句不中聽的話。姐姐縱然憂壞了身子。却也無濟於事。再者老員外。安樂一生。富貴壽考。滿讓此時有些山高水低。也不算委屈了。姐姐又何必過於煩惱呢。月娘聽了。把頭點了一點。方纔對吳映雪說道。賢妹。你勸解的話。我未常不銘篆五中。但我除替老人家憂傷以外。還另有一件心事。因爲咱們二人。情同親生姊妹。不妨披肝瀝膽。跟你說明。方纔因爲秦曉霞在這裡。他性情鹵莽。口角不嚴。恐其一時洩露出來。於事不便。所以我不肯出口。如今他已去睡。我不

妨跟賢妹訴說衷腸了。月娘講到這裡。却又嘆了一口氣。吳映雪知道事關機密。便不肯羈言。只沉默的望着月娘。靜聽他的傾吐。月娘望着吳映雪道。賢妹。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。那袁錦章。是漢陽的人氏麼。現在齊林那賊子。既經誅戮。我想這一層心願。也未便久懸。但這是一種私情。未便公然宣布。所以我打算進兵武昌。就便直搗漢陽。自然可以跟他會晤。豈不是公事私情。兩得其便。誰想在這個時候。老人家忽然病了。按照天理人情。我當然要回去看視。不過機會錯過。官軍那邊。格外有了準備。於軍事上。便有許多的不利。這也真是沒法子的事了。吳映雪聽了此言。方纔知道他還有這一層心事。便對月娘道。姐姐。你不是憂慮着不能兼顧嗎。依愚妹之見。何不一面派人進兵。一面自己回去看病。以後之事。再行相機辦理。豈不是就可以兩全了麼。月娘搖頭道。你這個法子。聽着似乎可行。其實却是不妥。不然。我怎會想不到呢。你要知道攻打省城。非取尋常之比。一定要多費些力量。多耗些心思。方纔可以得手。前此一個王桓。諸將尙且受制。何況是臨此大敵。我若不躬親指揮。怎

生能夠放心。倘若派人前往。不幸出了失閃。豈非畫虎不成。反類犬麼。賢妹。你想我說的。是也不是。吳映雪聽了這片話。且不回答。一邊只管點首。一邊又不住翻着眼皮想。過了一會。猛然笑道。姐姐。我又有一個計策在這裏了。不知還可以行得去麼。月娘道。你且說來我聽。可否再行斟酌。吳映雪望着月娘笑道。姐姐。你不是打算着。一面攻取省城。一面就可以會晤袁生。因利乘便。兩事並重麼。依愚妹看來。或者前事是後事的起因。後事是前事的結果。比較起來。後者更重於前。也是有的。如今不幸老人家。病勢沉重。在情在禮。姐姐均得轉旆而歸。攻取省城之議。便要因而中止。影響所及。會晤袁生的心願。也要暫行擱淺。但我替姐姐打算。辦事就如同走路的。一般。大道既然走不通。也無妨走偏僻小道。反正能夠到得地頭就是了。姐姐不是打算要會晤袁生麼。就使沒有他事牽掣。前去攻打省城。聲東擊西。先取了漢陽。憑姐姐的勝算。跟衆將士的効命。事情決不至於辦不來的。但勞師動衆。上陣交鋒。也就要大大的費些手脚。何如姐姐寫上一封手書。遣一介之使。喬裝改扮。徑入漢陽。

約袁生前來相聚。那時神不知鬼不覺的事情。就可以辦到。豈非文字之靈。勝於干戈之銳。魚鷹之使。強似熊羆之士麼。姐姐。你看我想的這個主意。是否有採取的價值。月娘道。這個主意。何常不好。我從先也是想到的。不過這其中。也有一層難處。難處是甚麼。就是寄書的人。很難當選了。必須這個人。又有機謀。又有武藝。又須是我心腹。可以與聞機密。方纔能夠勝得此任。倘三者之中。略為有些參差。便不能派他前赴。因為這等事。一走了風。便是非徒無益。而又害之了。我想到寄書之人。實在艱於物色。遂將這層念頭。暗自打消。又因為謀發展教中的勢力。進攻也是必要的。倘使全城既下。又何難索此一人。所以便取這一種一舉兩便的手段了。又誰想到。憑空的出了這麼一個岔子。進兵之議。不得不因而中止呢。吳映雪一邊聽着月娘的話。一邊沉吟思索。忽然又笑着說道。姐姐。你不是因為寄書之人。艱於物色。遂致此願莫償麼。如今我給保薦一個人。去辦此事。管保是非常合式的。月娘道。你保薦的是誰。且說將出來我聽。吳映雪道。愚妹保薦的。不是別人。就是那位宋將軍。綽號

雲中燕子的姐姐請想。他還可以去得麼。月娘點頭道。哦。原來你保薦的。是他。總算是有知人之明的了。我從先何嘗不曾想到。不過因爲自己的私情。派他去充傳書遞柬之使。未免以才受之人。而當小知之任。不但他心內不高興。就是我也覺得不安。所以雖知道他勝任愉快。終有些難於啟齒。故此因而作罷了。不料你今天又想到他的頭上。稱得起所見略同。不謀而合的了。吳映雪道。固然是有姐姐這麼一想。但據我看。也很可以不必的。再說除去宋將軍。也沒有第二個人。可以當得此任。第一件。據姐姐說。他曾幫助老人家。辦理各事。還是姐姐的個長輩。凡前此家門之事。彼此之情。樣樣都知得澄澈澈底。有這等關係深切的人。派他辦理機密之事。當然可以格外放心。第二件。宋將軍長於夜行術的工夫。無人及得上他。此次啣着秘密的使命。正可以藉此防範意外。以備不時之需。第三件。袁生子身遠來。途中恐生不測。有宋將軍這樣智勇足備的人。正可作相當保障。使人格外放心。至於甚麼大受小知的話頭。那是姐姐自生疑忌。我想宋將軍洞達世情。深明局中人的甘苦。決

不能稍存芥蒂的。月娘道：「你這話說得也甚爲有理。如今事處兩難，除去這個法子，也沒有甚麼完全之策。我想老人家病勢沉重，未免耽延，明天就退歸襄陽。這裡姑且派人駐守。至於派宋吉趕赴漢陽的事，我今晚把信修好，明天秘密的對他說明。在公衆之前，只說派他偵察要務去就結了。」吳映雪道：「姐姐籌畫甚好，只便依此而行。夜色已深，姐姐寫信後，還須休息，我也要告辭的了。」月娘道：「賢妹請便。」吳映雪這纔步出屋來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黑雲堆積，星斗全無，半空裏的風，恰似虎吼的一般，聽着令人毛髮森豎。再看院子裏，蠶燈跟牆壁子燈，被風從縫兒裡颺將進去，燈燄也都吹得搖搖不定。那些巡更值夜的人，在黑影子裡來回走着，口中不住的噫氣。吳映雪嘆息道：「今晚的天氣，爲何這般陰慘。明天還止不定怎麼樣呢。看來明日班師，未必趕得上晴天氣了。」說着，便回到自己屋中休息。那吳映雪只知道天氣陰晴靡定，還沒有料到人事休咎無常。他適纔跟月娘秘密商量的一席話，不幸已然被人偷聽了去。要施展陰謀詭計，好去報讐洩憤了。你道偷聽的那人是誰，不是別人，就

是從前少教總齊林的密友。新近又被月娘挫辱的。鑽天鵝金冲。他那性質。本來是陰險反復。不是甚麼光明磊落的人。上次月娘殺了齊林。義釋於他。他不但想着感恩圖報。並且輾轉於心。時時蠢蠢思動。不過苦於無機可乘罷了。近來本教出兵。差不多人人都派了差使。可以得着機會。建功露臉。偏偏就沒有掄到他的頭上。他以爲元帥。懷有成心。不把他放在眼裏。或者疑他靠不住。不肯假以事權。心中便自好生不悅。偏又事情湊巧。那天在大庭廣衆之中。跟秦曉霞談話。彼此翻了面皮。元帥歸過於他。大加申斥。當時虧得了龍提撥他。叫他伏地請罪。方纔免了這場是非。不然的時節。還不知道要怎生發落。衆目觀瞻之下。真個是恨在心頭。羞在面上。說不出那番難過。及至回到自己的寓處。思前想後。愈加惱怒。暗自說。他不過是個青年的丫頭。仗着心地聰明。有些武藝。起先跟教中並沒有甚麼瓜葛。偏那不知死活的齊林。鑽頭覓縫的。必要將他算計到手。誰知老婆沒有娶成。却弄了一個冤家對頭來。據他說。兩人並沒有沾過一次身。只被他頤指氣使。呼來喝去。葉落歸根。還被

他要了性命。這個那裡是夫妻。簡直是前生冤孽了。還有那賢愚不分的。死鬼老教總不知甚麼原故。竟自信任了他。現放着多少積年有功之人。都不肯用。却叫他一個新進的女流。去當參贊。及至事權在手。羽翼已成。便似鵬鳥凌空。鯨魚縱壑。從茲不復可制了。唉。教中創業。何等締造艱難。方纔養成勢力。能夠跟官中興師對壘。如今却平白的。將這等偉業。雙手奉給一個女流。讓他作主。一般英雄自命的人。都低首下心。受其指揮。安然不思反抗。天下不可解的事。還有過於這個的麼。就拿我金冲說。也是教中先進有功之人。無論甚麼事。不會輸過銳氣。先教總在日。凡事都沒有落後。如今他却把我置之閑散。不餉不保。豈不是看我如同無用之人似的。再說他犯了脾氣。就把人呼奴叱狗的一般。任意折辱。我入教以來。又何曾受過這樣的膾膾氣呢。這幾天的工夫。金冲只把這件事。翻來復去的想。不免悶在心頭。愈想愈恨。後來便起了一點殺機。打算要刺死月娘。以解心頭之忿。但是他也知道。事情艱難。不容易下手。可巧那一天。月娘大宴諸將。正在興高采烈。商量進攻省城之時。忽

然接到王員外病重的噩報。當時便匆匆不歡而散。在別人的心理。也都跟着一齊掃興。惟獨那金冲他却另有會心。回到自己寓所以後。心中打算道。我看那個老頭子。病勢沉重。他倒很是關心。今天晚上。必然是要痛哭流涕。十分煩惱的。等到疲倦以後。在理當然是要酣睡。若乘此時刺殺他。豈不是絕好的機會麼。想到這裡。心中一高興。忽又想到待衛守更之人。很是衆多。倘若不幸被他看見。甚而事情說不定。也許被捉獲了。那却如何是好。前此探視齊林被殺的事。豈不是前車之鑒麼。想到這裏。心中又不免有些發怯。盤算了半天。還是去好呢。還是不去好呢。若是不去。怎能報得此讐。若是去。又恐其涉了險。翻來覆去。十分委決不下。便坐在燈下。呆呆的發怔。忽然聽得院中。刷喇一片聲響。却是起了大風。嘆了一口氣。走到外面看時。不禁拊掌說道。此天助我成功也。原來是黑雲如墨。佈滿天空。咫尺之間。伸手不見掌。更兼揚塵簸土。二目難睜。頓時之間。便成了黑暗的世界。金冲心中思量。這樣一來。衛護之人。燈火之光。都要受了天氣的影響。看也看不清。照也照不亮。我是夜行之

人却不在乎這個。這真是機緣天湊。巧不可階。此時不去。更待何時。打算好了。便興匆匆的。回到屋內。脫去長大的衣服。換了夜行的祆褲。拾掇緊襯利便。插了鋼刀。帶好了一切應用之物。這纔吹息了燈。將屋門帶好。來到院中。越牆而出。此時四外漆黑風颳的正緊。街上連一個行人都沒有。那金冲。是擅長夜行術的人。二目神光足滿。看準了方向。一塌腰。便直奔元帥府第而來。工夫不大。已來到元帥府的後面。看了看。四下無人。便擰身越牆而入。那時夜色漸深。更兼着天氣不好。所以府中。便沒有許多人來往。間或有一二辦事的。值吏的。不得已而出。也就寥若晨星。疏疏落落。至於院中的燈光。被風吹的也都淒淒闇闇。不甚光明。那時金冲。聚精會神的。眼觀六路。耳聽八方。驚伏鶴行。避開人的視線以外。一直撲奔正房而來。及至相臨切近。施展燕子飛雲縱的工夫。輕輕飄身上房。將身爬在前坡。作了個夜叉探海的勢子。眼光注射到窗櫺紙上。只見燈光閃爍。略爲聽得屋中。有人在那裏說話。金冲心裡發急道。天到這等時候。居然還談興方豪。倘若通宵不眠。叫人怎生下手。豈不是枉

費心機。白來一趟麼。或者是他命不該絕。所以事情不能順手。也說不定。心中正在盤算着。忽然聽得屋內簾櫳一響。情景是有人出來。趕緊紉起身子。順着瓦櫳。向後一退。定睛向下面觀看。只見出來的那個人。影影綽綽的。是秦曉霞。這位女將軍。向來是性情鹵莽。從不留心細務的。况兼此時。外邊是夜黑風高。心中是睡魔侵襲。恨不得立刻便入黑甜之鄉。所以走出來。頭也不抬的。竟自去了。金冲看着。覺得很是放心。但側耳一聽。屋內依然有喁喁共語。他便知道跟元帥說話的。不問而是吳映雪了。却苦於相隔稍遠。說話的聲音。又不十分高。所以屋內講的是甚麼。他却聽不清楚。心中思忖道。這深夜的工夫。講的一定是機密的話。我總要設法聽他。一聽纔好。但是爬在房上。那是不中用的。總要臨着窻戶。方纔聽的清。但前面有守更值夜之人。難於公然窺伺。只好到後面看一看了。打算已定。便由前坡來到後坡。向四下裡一望。見後面是一條夾道。並不甚寬。黑魃魃的。也沒有點着燈火。當然是沒有守衛的人了。輕輕的飄身下來。抬頭一看。金冲這一喜。真是非同小可。只見後牆恰有

一個二尺見方的風窻。由窗櫺紙上。射出燈光來。他趕緊躡足潛踪。來到相臨切近。將身貼住了牆。用耳音一找。聽得屋內正說道。我除替老人家憂傷以外。還另有一件心事。因爲咱們二人情同親生姊妹。不妨披肝瀝胆。跟你說明。這幾句話。貫入全沖耳中。他益發曉得事情機密。那肯怠慢。便提起全副的精神。甯心靜氣。去聽裡邊的談話。足足在那裡。站了有一點多鐘的工夫。方把月娘跟吳映雪所說的言辭。聽了個澈頭澈尾。一字不漏。但是足足的。站了這半天的工夫。身上覺得很不得勁。及至吳映雪辭了出來。月娘要在燈下寫信。金冲自己思忖道。看來今夜行刺的事。是不易下手的了。他這一封情書。當然是連篇累牘。不知寫到幾時。方纔罷手。等到信寫完了。又弄得心血枯乾。情絲纏繞。那裡能夠安睡。我不要在這裡瞎操心。趁早回去的爲是。好在探聽着這樣機密的事。也總不算白來一趟。他籌算好了。便依然躡房越脊。來到府外。循着舊路而回。及至到了寓所。點上燈燭。換好了衣服。一人坐在燈下。想到方纔之事。心裡說道。這個賤婢。人都以爲他是龍爭虎鬪的英雄。倒海移

山的俊傑了。不得的偉大的人物。那裡知道他。也脫不了婦人的俗套。女子的惡習。在他心坎中。依然也有一個情人蟠踞。鎮日的胡思亂想。打算日久天長。聚在一處。好噓寒送暖。惹草粘花。過那情愛的生活。他既有這一個牽腸罣肚的人。就無怪要將齊林置之死地而後快了。他想到這裡。猛然醒悟道。我真是記性不好。事情說過去。日子一久。便要忘懷。那個袁錦章。死鬼齊林。不是對我說過。還是那賤婢未婚的夫婿嗎。他們兩個人。曾在一塊兒念書。因為容相。脾氣對勁。彼此非常的要好。後來就結了親。自然都是心滿意足。不想那齊林。一心惦念上了他。藉着教中的勢力。生將他們拆散。如今他大權在手。迴波盼舊。這也就無怪其然了。但可惜機緣不巧。我的計畫。今天晚上。不能夠實行。不然的時節。進到屋中。一刀兩斷。豈不將他萬丈情絲。一齊都給解脫了麼。想到這裏。心中甚是懊喪。猛然間又心機一動道。我何不將計就計。另想一個報讐的方法。常言說的好。人死如燈滅。不要說殺他。很是費手。而且自己還要涉險。滿讓乾乾脆脆的。果真把他殺了。但是睡夢裏。挨這一刀。不見

得有甚麼痛苦。再說人死無知。從此擺脫一切。豈不反倒便宜了他麼。最好是作出
一件事來。使他精神上。感受無窮的痛苦。好比身坐針氈。心似油煎。說也說不出。辦
也無法辦。到那時節。看他平夙飛揚的威焰。還向那裡去使。這樣一報讐。豈不比殺
了他。還要痛快十倍。就是法子雖強。若沒有下手之處。也是枉然。偏巧今夜前去行
刺。事情沒辦成。却聽了他要尋取袁錦章的事件。豈非鬼神暗示。授我以柄麼。我若
不因而利用。一洩前此之忿。便屬辜負機緣。簡直是人中的一個笨伯。金冲想到這
裏。面上不禁發出一種慘毒的微笑來。正是。

蛇口蜂針皆有毒。 兩般猶自遜人心。

要知金冲想設甚麼計策。用以洩忿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三回 得告密中途排陷穿 聽私語黑夜脫牢籠

話說鑽天鶴金冲懷讐挾恨。深夜之間。打算要行刺月娘。不想事情沒有辦成。却聽得月娘跟吳映雪一番密談。要派雲中燕子宋吉齋帶月娘親筆書信。潛赴漢陽。尋取袁錦章。前來聚首。那金冲回到寓處。自己心中盤算。要藉着這件事。報讐雪恨。他當時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暗自想道。那袁錦章。既是他未婚的夫婿。並且兩心相許。深情固結。定然是他的心頭一塊肉。喉間一寸氣。看得比甚麼都要貴重。我若設法擺佈了那個小畜生。便好比挖了他的心頭之肉。斷了他的喉間之氣。將他要活活氣死。活活疼死。豈不比別樣報讐。分外覺得淋漓盡致。再說也可以替那死鬼齊林。抵償對命。叫他把不愜意的夫婿殺了。心愛的夫婿。一樣也活不成。這樣一來。真個是大快人心。再好沒有。金冲想到得意之處。止不住自己要發出笑來。忽然又心裡一動道。擺佈那袁錦章。固然是很容易的事。只須把內中的情節。給官府那邊。透個信去。還怕不將他拿辦麼。但是這個信。須要怎樣透法。還須斟酌妥善。方纔不至誤

事。想我教中有名的人。一時也不能離開。若事先請假。騰出工夫去辦。固然未嘗不可。但日後生出事來。兩兩對勘。未免令人生疑。看來這件事。只好假手於人了。好在還有心腹小校。可以担任此事。至於這個信。透到那裡爲是。還須費一層斟酌。若說到省中去報告。不惟道路遙遠。並且那裏局面太大。關防太嚴。倘若到號房裏。將信捺住。頂真的盤問起來。小校脫不得身。豈非倒惹了麻煩。我聽得人說。雲夢縣的縣官。爲人很是精明幹練。我何不將這項好生意。照顧了他。好在那裡相隔不遠。縣衙門投遞文件。又是容易的。只要交到號房。不用等回話。便趕緊給他一走。縣官兒瞧見了信。像這樣上門的好買賣。還愁他不會去做麼。他把前後之事。都思慮週密。也就忘了困倦。那金冲本來是很通文墨的。當時便取過文房四寶。擱在桌案之上。鋪好了紙。磨得墨濃。蘸得筆飽。便把這件事。撮要刪繁。述說的很是明白曉暢。函中又把宋吉的年貌樣子。說了一個詳細。這是因爲他。上次暗探齊林被殺的事。叫宋吉將他盤獲。啣恨在心。想着要藉端報復。若官中將宋吉拿住。還愁不把他跟袁

錦章一齊處斬。這正是一箭雙雕。兩讐並報。再痛快也沒有的了。及至將信寫好。裝在封套裡。外面題籤。只寫內秘函交雲夢縣正堂開拆。下面只署了內詳兩個字。猛一看去。好像是上司官兒。用個人名義。有甚麼秘密交派似的。裝好封固。又加上了火漆。那時的天氣。已經是四更以後。金冲便在榻上。閉目養神。休息了一會。等到五更時分。便起來到隣室中。將一名心腹小校喚醒。叫他跟隨到自己屋內。將信拿着。對他說道。這是一件非常緊要的事。你可找尋一套公差的衣服。備上一匹快馬。趁天亮出了城門。到了僻靜所在。就將衣服換上。一直撲奔雲夢縣。將這封信。到縣署去投遞。跟號房。要一個收到回條。他若叫你等回話。你說可以不必。因爲上頭有交派。一刻也不准耽延。還有許多同樣的信。要分別向各處去投遞呢。這裡有一百兩銀子。你可先拿去使用。等到信送來以後。我再賞你一百兩銀子。你可要知道。這是一件特別機密的事。無論何人面前。也不准走漏風聲。就是回來以後。夥伴有向你盤詰的。你也只說辦一點私事。大概這一天兩天裡頭。元帥的大軍。就要起程。說

不定。我也要跟着回去。等你回來時。我若不在這裡。便趕到襄陽去回話。諸事小心。要緊要緊。囑咐已畢。便把信跟銀子。一齊交付小校。那小校。本是個精細不過的人。聽了這套交派。起初想到教匪向官府通信。或者是金冲。要反正投誠。及至聽了不。等候回話。託故而走的吩咐。覺得猜的又不對。只知道這件事。關係重大就是了。但他忠於所事。叫他怎樣辦。他就怎樣辦。所以便不再思量。當時接過了信。藏在貼身的地方。拿了銀子。鞠躬而去。金冲看着。很覺得放心。後來這個小校。果然按照金冲的吩咐。將這封信。送到雲夢縣的縣署。方纔折身而回。一言表過。辭不多贅。再說雲夢縣的縣官。接到這封信。拆開看了以後。真個是又驚又喜。鬧得爬搔不知癢處。又好比半空裡。忽然掉下一條活龍。歡喜又不是。駭怕又不是。直不知要如何擺佈纔好。定了一會神。方纔慢慢的想道。這不是一條升官的捷徑麼。想那齊王氏。現在正鬧得天翻地覆。兵鋒所指。無人敢當。省中累次派員收剿。盡皆敗覆。如今得了這個巧機緣。真是天假其便。若能將那個袁生拿住。豈非平空得着把柄。或者藉此把他

收伏了。也說不定。那時論功行賞。我豈不是天字第一號大功麼。只是有一件。倘若這封信上所說的。全都靠不住。我若張皇入告。將來這妄報不實之罪。却也担架不起。但是我跟那個投信的。彼此夙味生平。他也犯不上。故設圈套。前來陷害我呀。據我的推測。這投信的人。一定也是白蓮教中主要角色。他必然跟那齊王氏。或者是跟那袁生。彼此有甚麼深讐夙憾。所以假手於我。借此前來報復。我覺着這一猜。不中也還不遠。不過天下的事。奇奇幻幻。或者其中。另有甚麼委曲。也是保不住的。他想到這裡。不由得又有些狼顧躊躇。假使當時把這封信燬了。只當沒有這麼一回事。固然可以得失皆蠲。利害悉泯。那縣官。也不是見不到的。不過他那種盼望升官的心。如同火一般熱。那裡容得他自甘淡泊起來。所以葉落歸根。終究被那貪心戰勝了。他自己將膝蓋一拍道。俗語說得好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我豁出担處分去。也不能把這升官的機會錯過了。當時他既打定了主意。便一刻也不肯怠慢。那知縣。本是個吏員出身。公事的筆墨。是好的。他因為鄭重其事。將來加官紀錄。都要靠

在這個上頭。所以並不假手幕府。親自動手起稿。將這件事情。說的苦心孤詣。多方鉤距。方纔探聽得來。爲的是自己佔地步。好邀這個首功。稿底打好以後。再行斟酌盡善。立刻便派人繕清。當即加了封套。用加緊馬遞。向省中飛報。再說此時省中。正鬧得一團糟。因爲王桓跟俞人傑。合兵回省以後。將上項戰事。報告當局。當局聽了大驚。因爲此次勞師動衆。糜耗國帑。不但襄陽沒有收復。倒把安陸府失陷了。這個齊王氏。實在了不得。當即專摺奏聞。請派天兵征討。將俞人傑。擬了個革職。並帶罪立功的處分。這個摺子。拜發了沒有幾天。便接到了雲夢縣的公事。當時本省中的大員。上而督撫。下而藩臬。正愁着這個齊王氏。沒法擺佈。如今平空裡。得了這麼一個巧機緣。直喜得心花怒放。以爲是天公相助。便一面飛飭漢陽府。捉拿袁錦章。二面給各州縣下了公事。兜獲宋吉。在當道心中。自以爲是囊中捉鼈。手到成擒。誰知事不由人。中間又出了差誤。若問是怎樣一回事。且等慢慢叙來。再說安陸府那邊。月娘自筵前接得噩報。夜中與吳映雪密談之後。到了第二日。號召諸將。升廳傳令。

派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率兵鎮守安陸府。其餘諸將士。俱跟本帥歸襄陽。就中又派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率兵三千。作爲開路先鋒。即於本日午後。先行起程。本帥明天早晨。卽行率兵前進。諸將齊稱遵令。退廳以後。又特將雲中燕子宋吉。喚到後面去。諸將不知元帥。另有甚麼交派。便多在廳前廝候。指望宋吉出來。好問一個明白。誰知等了很大的工夫。還是杳無消息。衆人都猜測不出。只得各自散去。內中只有鑽天鷄金沖。心內冰清雪亮。他見衆人亂猜。止不住暗暗好笑。但外面不露痕跡。也隨聲附和的。幫幾句腔。免得叫別人看出破綻。及至午餐已過。苗通韓康二人。已然率兵起程。金沖便約會周士雄姚之富等。前去探望宋吉。打聽元帥吩咐的是甚麼事。到了宋吉的寓處。只見他滿臉上都是不高興的神氣。見得衆人到來。只得強勉讓坐。內中姚之富是個急性子的人。他那裡沉得住氣。剛一坐下。便向宋吉詢問。元帥單把你一人喚進去。有甚麼機密事情吩咐。可否說將出來。讓大家都知道。宋吉皺着眉道。咱們都是一家人。有甚麼說不得的事。此次元帥喚我進去。是

要派我出一趟外差。因爲原議打算要攻武昌。如今既已中途作罷。但不知省中大吏對我們教中。要作怎樣的應付。不可不探聽仔細。先事預防。因此上元帥派我巧扮私行。到省中走一番。藉以偵查虛實。這便是今天喚我進去的原故了。衆人聽完了這套話。都說這件事太險。替宋吉担心。內中只有金冲知道他所說的。是一片搪塞的話。嘴裡也隨着衆人敷衍。心中却暗自說道。你且少要撒謊罷。那裡是叫你去當間諜。不過去作傳書遞柬穿針引線之人罷咧。看你的神情。大概也是不樂意去。你還不知道。前面早已撒下天羅地網。只怕你有去的路。却沒有回的路了。他心裡想着。不禁十分得意。那時衆人見宋吉無精打采。以爲他這趟差使煩心。便都不肯久坐。一齊起身告辭。他將衆人送走。心中兀自悶悶不樂。在宋吉的心理。很不以月娘這次舉動爲然的。本來各人有各人的觀念。那裡都能夠互相諒解。宋吉是個老輩英雄。早把兒女私情。看得雪淡。根本的見解。自然就跟月娘不同了。他以爲現在教中正當軍事旁午。諸務蝟集之時。月娘身爲主帥。自應規畫遠大。那裡有閒工夫。

顧到這些私情的事。但他心中。雖然這樣想。無如說將出來。却覺得有些碍口。只得悶在肚裏。勉強答應。接了那封信。快快的出來。請想他既不以這件事爲然。却又不能不去。面上如何會有好神氣。所以衆人來訪他。就顯得無精打采的了。當時他見衆人詰問。便編了一套話。敷衍過去。還自以爲事機甚密。無人知曉。那裡料到那個金冲。已然知得清清楚楚。並且在前途。早給他布下網羅。只等他騰身而入了。到得第二日清晨。月娘率領將士兵丁。起程回襄陽而去。守將姚之富。丁龍。在城外排隊恭送。宋吉却沒去。又過了一天。他纔改扮行裝。只作一個行路商人的模樣。携了個隨身包袱。上了馬匹。離却安陸府。順着大道走將下來。於路行程。非只一日。曉行夜宿。飢餐渴飲。照例之事。也無庸多表。看看離着漢陽已近。這一日天將傍晚。宋吉的馬。正走到一個很熱鬧的街市。忽然間。有兩個短裝的人。從後面跟將下來。彼此遞了眼色。脚底下一按勁。直比箭頭子還快。趕過了宋吉的馬去。掉轉了身軀。四隻眼睛。只顧在宋吉的面上。骨碌碌的滾來滾去。那宋吉。是何等精細的人。況且久在外

邊。老練閱歷。他見這兩個不認識的人。趕過馬頭。着緊的打量自己。實在來得有些尷尬。心中一動。早已不由自主的。要格外留神。及至那馬走了一程回頭看時。但見那兩個人。還在遠遠的跟着。宋吉心中道。莫非這兩個。人是江湖上開黑店。探盤子的小夥計麼。但他何以不上前來兜攬。倘若果然是這樣。稱得起是狗來咬狼。錯打了主意了。按理說。很可以藉此爲由。跟他們開個玩笑。不過事情在身上。那裏有這些閒心。只等他攏近身時。跟他講幾句行話。自然就掃興而去。那時讓他悟到。自己錯翻了眼皮。也就很夠他受的了。宋吉一邊想着。一邊向前走。看看將到了大街的盡頭。忽然見一個客店門前。有幾個夥計站着。點手向自己說到。行路的客官。在我們這店裡歇下罷。再向前去。可沒有好店房了。而且我們這裏。房屋乾淨。吃食便宜。樣樣都是方便的。客官還是就此住下罷。他們嘴裡說着。早已搶過一個人來。伸手就給接馬。那時宋吉。見天光已然黑下來。本要打算尋店住宿的。聽見他們這樣一說。當下便勒住了馬。抬頭看時。只見店門上。那塊匾。寫的是永順客店。匾上的金字。因

爲年深日久。顏色都有些發烏了。宋吉點了一點頭。知道這是一個老店房。便翻身下了馬。自己提着包袱。將韁繩交到夥計的手裡。一齊進了店門。夥計說。正房的房間。差不多都住滿了。將宋吉引到一個跨院的小上房裡。宋吉看着。很是合式。當下淨過了面。沏上茶來喝着。便吩咐酒飯下去。夥計伺候的很是殷勤。宋吉喝過了幾碗茶。在屋中悶坐無聊。便從跨院裏。踱到正院閒步。信着腳兒走去。打算到店門外去看看。剛打櫃房門口經過。不經意向裏一看。可把宋吉嚇了一跳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櫃房裡。正坐着一個人。在那裡指手畫腳的講話。有幾個店中人。圍着來聽。一個個都是愁眉苦臉。如同遇了怪物似的。那講話的人。一瞥眼看見宋吉。登時便默住不講。恰好宋吉的眼光。也正射到他面上。心中雖然一跳。外面却裝作沒有那回事。依然順着步兒。向店外走去。要問那講話的是誰。能叫宋吉嚇了一跳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就是在路上。趕過馬頭去。着緊打量宋吉的兩個人中的一個。宋吉走到店門外。站在那裡。作向街市上閒眺。那時候。各鋪戶都已上了燈。街心的行人。還是憧

懂的往來不斷。但是這些眼前的景物。他差不多如同沒有看見。因爲心中正在思忖。覺得今晚遇的事。太已的奇蹺。若憑這個老店房。決然不像是個黑店。但是那個賊頭賊腦的人。如何也會跑到這裏來呢。再說看適纔說話的神情。跟店中人。又不像是夥通一氣。他們在路上。既然着緊的看我。如今又跟到店中。不用說。是跟我身上注意了。莫非事情走了風。他們是捕快官人。打算要拿我麼。反正今天晚上。總要格外的留神。不可落了人家的圈套。打算好了。仍然踱進店中。再向櫃房裡看時。那個人。早已隱藏不見。心中益發覺得所猜不錯。及至回到跨院的上房。店人已經給掌上了燈燭。坐下不大工夫。夥計便給送上酒菜。宋吉看那夥計時。夥計也正看宋吉。兩邊眼光一碰。夥計趕緊低下頭去。那份神情。看着很是不對。宋吉便搭訕着問他姓氏里居。以及店中生意好壞。夥計一邊擺酒菜。一邊隨問隨答。多一句話也不說。酒菜擺齊。趕快出去。跟剛一進店的神情。迥乎兩樣。宋吉越發明白。其中是有了事了。等到夥計出去以後。便提起酒壺。向杯子裏斟上了酒。恐怕其中下了藥品。拿

到燈前仔細一看。見酒色並不發渾。用鼻子聞了聞。也沒有別的氣味。這纔將酒杯放下。又用筷子。將煎炒各菜。都蘸些汁水。嘗了一嘗。也都沒有異味。方纔就座。吃喝起來。他因爲有事在心。本來是不肯多喝酒的。但一者爲免得他們起疑。再者可以叫他們放心。便故意的。多要了好多壺的酒。其實等到夥計出去以後。酒都潑到匠洞裡去了。吃喝已畢。撤去傢俱。夥計又給送上茶來。問還有甚麼吩咐沒有。宋吉裝着醉了的樣子說道。你們店中的酒菜。太已的好。我今晚有些喝多了。心裡覺得有點迷糊。再過一會。就要安歇。沒有甚麼事情了。夥計聽罷。點了一點頭。一聲兒也不言語。轉身向外便走。及至到了房門外。嘴裡不知嘟囔了兩句甚麼。便一徑去了。宋吉心中暗想。他們這時不動手。一定是等我睡熟了以後。伸手捉老實的。只可惜他們作夢還沒有作醒呢。這裡是南門大街。回來若是逃走時。出城倒很方便。但是到底。是怎麼一回事。我總要知道一個明白。不能糊裡糊塗一走。常言說的好。欲知其內事。須聽暗中言。少時待我探聽一番。必然可以得着頭緒。那時可行則行。可止則

止再行定奪。想罷。便取出折鐵鋼刀。放在身旁。以防不測。那時約摸將近二更天氣。他便吹滅了燈。坐在匠上。閉目養神。起初還聽得住店客人談笑的声音。後來便漸漸沉寂。知道衆人都已就寢。又過了一會。心中暗道。是時候了。起身下來。將衣服拾掇得緊襯利便。把刀帶好。輕輕的出了房門。四面一望。俱是黑魃魃的。原來那時候。正是月黑天。當時宋吉脚尖點地。聲息皆無。一直撲奔了正院。用眼一看。各屋盡皆漆黑。只有櫃房裡。隔着窗櫺紙。燈光閃閃。躡足到了窗前。先用耳音一聽。裡面正在說着話呢。但都噤噤喳喳。不敢高聲。恐怕是走漏了消息。一人道。我看這時候。儘可動手了。何必讓他在那裡睡覺。我們只管耗着呢。一人道。忙的是甚麼。還是等到後半夜。動手牢靠。不要忙中生錯。把他拿跳了。你可知道這個姓宋的。是教匪中出了名的人物。手下一定利害。倘若風吹草動。讓他知曉。彼此動起手來。咱們一二十人。未必拿得住他。總是捺着性兒。等他睡沉了。再行下手爲是。又有一個人說道。不知這個姓宋的。跑到這裡來作甚麼。一人道。這可說不清。只知前兩天。漢陽拿了一個

姓袁的已經解往省中。大概跟這件事許有關係。並且這一兩天內。聽說隣縣裡。拿錯了好幾次人。大概也是這回事。活該咱們弟兄走運。他便撞到網裡來。我看這一次。定然沒有失閃。不但他的年齡面貌。跟上頭交派下來的。很是相符。並且他那眼光跟神色。也決然不像個商人的樣子。再說不帶甚麼行李。一人騎馬長行。行跡就非常可疑的了。咱們把他拿住。一行訊實。管保縣裡也有賞。省裏也有賞。弟兄們。還不發個小財麼。一人接口道。大哥。除去縣裡省裡。你還少算了一處。難道咱們從這店裡。拿了教匪去。店主人就不請大家。喝一鍾酒。買一雙鞋麼。一人道。是呀。我想他們作生意的人。也不至於不懂官事。若連這一點小場面都沒有。只好請他們東家跟掌櫃的。自己到堂上去回話。咱們可犯不上給他担這個干係。這不是掌櫃的在這裏麼。很可趁早說明。免得臨時費話。遂聽見一人道。在下早跟敝東商議過了。按理說。本應多送上差幾個錢。無奈近來店中。生意蕭條。多了實在辦不到。暫封五十兩銀子。略表人心。請諸位喝鍾酒罷。一人笑着說道。好啊。憑你這永順老店天字號

大掌櫃的這五十兩銀子的話，也真說得出口來。這可應了俗語所說的。瓜子敬客。沾唇不到嘴了。你想我們弟兄們。倒有一二十人。這一點子數目。大家分潤起來。真個是吃飯不飽。喝酒不醉。難道說叫我們買一包子臭蟲藥去吃麼。依我勸你。趁早打正經主意。不要吃了燈草的灰。說這樣輕巧的話兒。當時屋內諸人。聽了這一套俏皮話。不禁都鬨堂大笑起來。外面的宋吉。起先聽衆人議論。怎樣要拿自己。怎樣在漢陽捉了一個姓袁的。已經解往省中。心中很是驚異。以爲這樣機密事。如何竟會走了風。便沉住了氣。往下去聽。或者還可以得着甚麼緊要消息。誰知裡面說的話。竟自拐了灣。這些公差。要藉事生風。向店中敲詐錢財。彼此講起數目來了。宋吉知道這事麻煩。決非三言五語。所能就緒的。不要儘管耽擱工夫。還是趁早走的爲是。主意打好。回身便行。誰知事情湊巧。應當出亂子。宋吉剛一撒步。方纔轉過身形。可巧房上一個貓。恰登下一塊瓦來。吧搭一聲。落在地上。屋裡的人。正在笑着。聽見了響聲。便有好幾個人問道。是甚麼。隨即聽得門響。是有人出來查看。這時宋吉正

走在院中。也不管人家看見沒看見。便頭也不回。一直撲奔了跨院。搶到屋中。伸手摸着包袱解開扣兒。斜簽着背在身上。拿過折鐵鋼刀。心中略一躊躇。暗自想道。袁錦章已然被拿。漢陽儘可不必再去。看來只好回去報告。請元帥自行定奪。此時還以早走爲是。免得生出枝節。馬是不能要的了。主意方纔打好。還沒有動身。猛聽得一片吶喊之聲道。姓宋的。你的事情犯了。要是好朋友。趁早出來自行投案。免得叫我們弟兄們費手。在這喊聲中。燈籠火把之光。已然把窻戶紙照得通紅。宋吉心中有根。任憑這羣人。在外邊搗亂。他心中一點也不著慌。騰身來到匠上。右手將刀一順。左手將窗子一推。用了個燕子朝水的工夫。恰似流星一般。已然竄到廂房的房脊上。那些捕快官人。雖然在外面竭力的喊。但誰也不敢先進去。及至宋吉出來。有眼尖的嚷道。已經竄到房上去了。老哥兒們。拿呀。內中有略會高來高去的。將白蠟竿子一柱。也要縱上房來。不想腳還沒有站穩。早被宋吉飛起一脚。踢在肋上。只聽撲通一聲。早已滾下房來。大家一齊吶喊。說好厲害的賊匪。千萬不要走了他。但舉

起燈籠。再向房上看時。已然踪跡不見。正是。

魚脫鈎餌搖頭去。鳥出樊籠展翅飛。

要知宋吉怎樣脫險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返襄陽雲中燕報命 救夫婿女元帥興師

話說雲中燕子宋吉住在店中。潛身出去。聽了公差們背地裡的私議。趕快回到屋內。收拾好了。剛要起身。不料人家已然持械掌燈。將屋子圍上。宋吉不慌不忙。從窗戶躡到廂房上去。當時有一個人。一柱白蠟竿子。跟將上來。却被他一脚踢下。當即施展夜行術的工夫。躡房躍脊。如履平地。竟把這一帶鋪戶的房。作了他通行的小路。真個似駕輕就熟。絕塵而馳。轉眼工夫。踪跡不見。假如他若沒有這樣的本事。怎麼會得了雲中燕子的綽號呢。只可笑那一羣公差們。不要說無從追趕。簡直連他怎麼走的。都說不清楚。只好自認晦氣。苦害那店家去罷了。再說宋吉。在這黑夜之中。仗着他銳利眼光。跟夜術的工夫。一直奔到南門。那城。因爲年久失修。靠裏這一面。坡陀起伏的地方很多。上去固然是很容易。就是外一面。城牆的磚。差不多都似一韃一韃的。步履輕捷的人。要爬也是不算一回事。不過憑宋吉的藝業。用不到這樣費手的。當時他站在城上。取了一塊小小的磚頭。扔將下去。聽了聽。並沒有異樣。

的聲音。當即輕輕的躡身一跳。早像從半空裏墜下的風箏。飄然落到城外。他認準了方向。從來路折將回去。這半夜的工夫。竟自沒有住脚。約摸走了百十來里路。直到天光發曉。方纔解開包裹。換了長大衣服。免得叫人看了生疑。心中有了準備。在路上。更自格外的小心。一直撲奔襄陽。預備向元帥報告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月娘。率領人馬。回到襄陽。不想他義父王翁。因為病勢增重。已於日前逝世。回來時。只見得一口棺柩。停在中堂。月娘孽踊哀號。自不必說。當派專員。籌辦喪儀。一切皆從隆重。及至司禮官擇好了日子。定期出殯。月娘親自披麻掛孝。送到塋地。跟他義母王安人去合葬。衆將士。自然也都親身去送。真個喪儀之盛。冠絕一時。等到事情辦完。月娘傳下令來。自己暫時守孝。一不操閱人馬。二不醮饗將士。至於一切例行的公事。只委軍師劉伯瑜去辦。自己只在帥府中靜坐。諸將都罕於接見。只爲吳映雪秦曉霞二人。在旁陪侍閑話。藉遣悶懷。這一天。月娘在用過晚飯以後。跟吳映雪秦曉霞坐着閑談。忽有人進來稟道。現有宋將軍。在外面見請元帥示下。月娘聽了。心中

不由得一動道。可是宋吉麼。稟事的人回道。正是月娘此時。感情益發激動得厲害了。便接口問道。他前來稟見。可還同着別人麼。稟事的人道。只有宋將軍一人。並無別人。月娘聽得這話。登時把雙眉一皺。臉上的顏色。變得很是難看。厲聲說道。傳我的話。命他進來。稟事人喏喏退出。吳映雪。是知道此事原委的。假使宋吉尋到袁錦章。必然一同前來。如今單身稟見。大概是出了岔故。見元帥滿面不高興。便也不敢多言。那秦曉霞的爲人。從來是不善觀風色的。再說這件事。他又不知底細。無怪要妄發議論了。當時他便插口說道。怨得這些日子。沒有看見他。原是出差去了。姐姐問他同着別人沒有。莫非是派他去尋人麼。但不知尋的是誰。值得姐姐這般牢念。據我看。那人一定性情乖張。有點不知好歹。要是不然。這樣殷勤勤的去找他。怎麼竟自不來呢。他嘴裡叨念着。把眼看月娘時。只見面色沉沉。不發一語。再看吳映雪時。也把眼望了別處。不肯答腔。他自己覺得。也沒有趣味。剛要再發話時。只見宋吉已然到來。這纔把話止住。當時宋吉進到屋中。向月娘行過了禮。又與吳秦二人

見過了。月娘命他在旁坐下。宋吉却暫不就座。從懷中把月娘交給他的原信取出。恭敬的放在案上。月娘看了信。又把眼光射到宋吉面上。口內雖然不言。但那一種驚愕的顏色。却已經呈露無遺。宋吉恭身說道。元帥且不要忙。聽我慢慢的細稟。他這纔歸了座。將途中所遇之事。從頭至尾詳細陳述了一番。月娘聽畢。把眼向在座的三人一望。似乎從眸裡。射出如火的光芒。口中說道。這件機密事。定然有人從中洩漏。不然。官中安有如此安排。說時。滿面怒氣。宋吉道。固然有此一說。但或者官中有甚麼精細的間諜。被他探聽了去。也未可知。月娘一邊沉思。一邊搖着首。似乎不以宋吉所說爲然。宋吉看了。便又說道。即使元帥所料中肯。但此等之事。要調查主名。也甚爲不易。依末將之見。儘可置之不論。以安反側之心。倘若遇事誅求。恐其累及無辜。起了內鬨。那時反倒難於收拾。凡事總要看到後來。不可逞一時意氣。末將既經見到。不得不言。還望元帥推情詳察。月娘聽了這套話。不禁點了一點頭。面上的顏色。倒鎮靜了許多。吳映雪便也乘勢勸道。宋將軍所言。深爲有理。還望元帥採

納爲是。再說事有緩急。辦起來。自然也有遲速之分。按現在的情勢。當然以趕快設法。拔救袁生要緊。那訪查奸宄的事。不妨遲諸異日。畢竟有水落石出的那天。再者事說不定。或者其中另有甚麼情節。也未可知。元帥不可逞一時之怒。激動人心。那時反爲不美。秦曉霞在旁。已然把這一回事。聽了一個清楚。此時月娘。是一臉的怒氣。他却滿面的笑容。心中暗道。鬧了半天。原來找的是他呀。怪道這樣的關心呢。及至宋吉跟吳映雪。勸了一番。他便也從旁揷嘴道。姐姐。你先不要生氣。聽我告訴你。說。那個姓袁的。除去姐姐認得他。其餘咱們教中人。跟他俱無一面之識。稱得起是往日無冤。近日無讐。井水犯不着河水。誰那樣無事生風的。前去陷害他呀。再說姐姐辦這件事。總算十分機密。就連我。整日的耳鬢廝磨。還沒有得着一點風聲。別人又沒有耳報神。那裏能夠知道。我勸姐姐。很可以不必多此一想。況且彰明較著的。查辦這件事。衆將或者前來請示。問這個姓袁的。跟元帥有甚麼瓜葛。值得尋根覓底。這樣子翻騰。那時姐姐。却怎樣對答他們呀。依我勸你。還是悄悄聲兒的。趕快想

法子把那姓袁的救出來。算是正當辦法。不要睡多了夢長。叫他頭項分了家。那時縱讓查出洩漏機密的人。給他抵償對命。反正也當不了姓袁的再活。總然後悔也就晚了。我所說的話。都是爲你。姐姐請想對不對呀。宋吉跟吳映雪。聽了這番言語。心中暗自納罕。說看不透他這個粗人。今天說的話。竟自很有見識。且錯非是他。誰也不肯這樣掰瓜露子的去說。可見傻人自有傻見識。這句話原是不錯的。不過說的太欠委婉。恐怕元帥是要動氣的。二人心中一樣的想着。再向元帥面上看時。還喜得並不曾發怒。只哼了一聲。望着秦曉霞道。凡事我自有主張。用不着你來多口。秦曉霞碰了個釘子。他見元帥神色。不比往日。也不敢往下再說。宋吉跟吳映雪。都是有分寸的人。既經諫過言。便也不肯過於饒舌。當下月娘。獨自沉思一回。纔向宋吉跟吳映雪說道。你們講的也是這件事。怎生洩漏的。暫且姑置不究。免得自起紛亂。不過袁生既陷縲紲。如今要去拔救他。勢必興師動衆。決非幾個人。秘密中所能去辦的。況我義父甫亡。我已經宣布過了。暫時守孝。不理軍事。此刻忽然急如星火。

長驅而進。似此等出爾反爾。衆將士當然要起猜疑。更兼事到臨頭。也未必能夠終於保守秘密。必須怎樣辦。方能夠師出有名。立言得體。這件事。倒覺得煞費躊躇。難於擺佈。我此刻有些神智昏迷。用不上心思來。你們若想得甚麼主意時。不妨說將出來。從長計議。月娘這一套話。本是向着宋吉跟吳映雪說的。不料二人還沒有答言。那個魯莽的秦曉霞。竟又搶着說道。依我看。這件事情。也沒有甚麼難處。既然秘密辦不了。自然就得說清。俗語講的好。要吃烤肉。莫怕燙的慌。如今打算去救袁錦章。免不得要舊事重提。現出底裏。況且姐姐跟他那段姻緣。是奉父母之命。光明正大。也沒有甚麼說不出口來的。至於齊林賊子。蠱惑教總。設謀陷害。也是人人曉得的。並且據姐姐說。他本是你家中的一個家奴。因爲懷了叵測之心。方纔拐欸私逃。投身入教。若把這詳情宣布出來。我想公道自在人心。大家益發把他痛恨了。現在齊林既死。大讐已報。姐姐掌握教中大權。事情也都辦的順手。麾下衆將士。盡皆心悅誠服。總算是皇天有眼。賊子徒勞。遇難呈祥。逢凶化吉。但是有一件。姐姐無論怎

樣英雄。到底是個女流。難道說就這樣過一世不成。趁着這個機會。把已往的深讐宿憾。統通宣布一番。憑着天理人情。誰也不能道一個不字。等到設法把袁錦章救出來。跟姐姐匹配百年姻眷。真個是錦上添花。再好沒有。依我想。這是一定的辦法。用不着甚麼躊躇。姐姐倘若覺得說着礙口時。我不妨去替你說。準保叫大家贊成。決然沒有失閃。當時秦曉霞這片話。如四爆豆兒似的。滔滔滾滾。說的非常順溜。宋吉跟吳映雪。都把眼望着他。替他担着一把心。不料月娘竟自沒有生氣。直等他把手話說完了。方纔把面容一沉道。秦曉霞。你在本帥面前。何得信口亂講。況且你頭腦簡單。智慮有限。這樣機密事。也不是你所能參預的。姑且在旁靜默着。不要再爲多口。秦曉霞聽了。把舌頭一伸道。我自說在背地裡。隨便談話。誰知道又拿出元帥的欸兒來。我可不敢多嘴了。提防動不動的就要軍法從事。我可受不了呀。他說完把嘴一撇。一聲兒也不言語了。月娘只作沒有聽見。却把眼望着吳映雪。鬚髯是叫他上個條陳的意思。其實吳映雪。也沒有想出甚麼高明的主意。若是想得出來。早就

搶着說了。還等到這時。但見月娘眼巴巴的望着他自己。倒覺得局促不帶。難安緘默。便慢吞吞的說道。元帥既不以秦曉霞之言爲然。而此事又難於終保秘密。事處兩難。無從兼顧。在我智慮淺短。實在想不出甚麼善法。可以仰副元帥之間。自己真正愧得很。在他交代過這套話。便算搪塞了差使。免得元帥只管把眼釘着他。倒覺得難爲情。不過當時月娘聽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話。心中却有點不大舒服。他因爲主張派人去尋袁錦章。是吳映雪給他出的主意。如今不幸出了岔子。連袁錦章是死是活。此刻都說不定。真個是。來說是非者。便是是非人。縱讓我不肯抱怨他。他也應該想想。這場禍事。從何而起。按理說。會放火就得會收火。現在事情鬧出來。他就應該想法子。前去補救。纔是正理。如今我又不是去叫他赴湯蹈火。不過叫他想一個穿插。怎麼可以師出有名。立言得體。誰知他。竟自一點心思不用。只把智慮淺短四個字。推脫得乾乾淨淨。這也就未免太難了。在事後以成敗論人。固然也有月娘這麼一想。但是略跡原心。吳映雪從先給他出主意。本是一片熱心。十分誠意。萬

沒料到會出這樣的失閃。按照二人夙日情誼說。月娘就該不要抱怨他纔是。無如親者厚。厚者偏。這兩句話。是再也不會錯的。於月娘跟吳映雪。論起交誼來。固然是情同姊妹。契合非常。但若跟袁錦章比較。却又另當別論。這不但姊妹之情。比不上夫妻。就是同性之愛。當然也敵不上異性之愛了。此次吳映雪。借箸代籌。不幸出了失閃。袁錦章不但沒有找到。並且還給斷送了。無論月娘怎樣休休有容。也難免存着不悅之意。所以吳映雪。剛把那套話說完。月娘只把眼睛瞪着他。口中不由得哼了一聲。却早已神傳阿堵。意在言外。那吳映雪。是何等精細的人。見了月娘這種神色。心中一動。恍然大悟。知道這禍端。因他而肇。月娘心中。很存着抱怨的意思。當時說不出來的一種難過。不覺忽的變了顏色。幾乎連脖頸都漲紅了。正在這不可開交的時候。幸虧宋吉在旁說道。元帥在上。末將倒想了一個措辭之法。不知可還行得。月娘聽了此言。方纔轉過臉來。望着宋吉道。將軍有何計策。不妨說將出來。再行斟酌。宋吉道。欲救袁錦章。勢必興師動衆。而興師的命意所在。亦且終於不能掩藏。

倘若將真相說將出來。不惟有些礙口。兼恐搖動軍心。依末將之見。不如撇去婚姻一層。只就師弟的關係去說。自不難立言得體。因爲那袁錦章的父親。袁端袁老先生。不是元帥的業師麼。就是那袁錦章也。跟元帥同過學。如今事隔這些年。大概那袁老先生。已經不在人世。身後蕭條。僅此一子。不幸陷在縲絏之內。元帥要報業師之恩。顧同門之誼。當然有搭救的必要。況且可以說。袁錦章此次被拿。實由官中密訪。知道他跟元帥同學而起。這樣一說。便見他此次被禍。是由受咱們教中的罣礙。怎能夠坐視不救呢。這麼一措辭。自然師出有名。可以杜得衆人之口。不至叫人家興訛造訛。這是末將一點見解。不知是否可採。還望元帥鈞裁。月娘聽了。不住的連點頭。當向宋吉說道。這片言辭。倒還冠冕堂皇。可以說得下去。我看就是這樣辦罷。若要再想比這個好的。恐怕也沒有了。至於袁錦章被拿到官的話。明天你於晉見之時。可以當着大衆。聲述一番。我便計議出師。藉此掩却痕跡。免得叫衆將生疑。宋吉聽了。唯唯稱是。吳映雪在旁。聽得宋吉代爲畫策。元帥已然首肯。自己覺得如

釋重負。心中暢快了許多。那時秦曉霞却又插嘴道。放着直捷痛快的不辦。却要繞許多灣子。我真不懂得。是甚麼用意。他自己叨唸着。却沒有人去理他。宋吉見事情已經議妥。便起身告辭而去。到了第二日。月娘升廳。召集諸將。宋吉便把預先安排好了的話。當着大衆。報告一番。月娘也把前定之辭。向衆宣述。不過於搭救袁錦章。用報師恩之外。還聲明這攻取省城。本是預定的計畫。但因爲夾着這件事。日期移前了一些。總望諸人齊心努力。早早收功爲是。衆將聽了。自然喏喏連聲。無甚說得。就中只有一個鑽天鵝金沖。心中暗暗的好笑。說讓你們掩耳盜鈴去罷。好在袁錦章。既然就擒。總是死多活少。幾時袁錦章死耗一到。叫你心痛如剗。走頭無路。方洩得我胸中之忿。再說省垣之地。大兵雲集。攻取甚難。也決不是垂手可取。容易成功的。就讓那袁錦章不死。下在監獄之中。看你有甚麼奇謀勝算。可以救得他出來。如今我只裝作糊塗。把冷眼看着就是了。不提金沖。心中打算。再說月娘。出兵計畫已定。便派賽靈官周士雄。跟軍師劉伯瑜。鎮守襄陽。仍派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率

兵三千。爲開路先鋒。自己統率着雲中燕子宋吉。鑽天鶴金冲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一千將佐。率領大軍繼續出發。比及到得安陸府。早有守城的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會同着先鋒首通韓康。迎接元帥進城。暫行歇馬。月娘到得城中。升坐大廳。與諸將會話。早有丁龍。在座上欠身稟道。元帥來得正好。因爲昨天上午。得的密報。知道省中已經派兵前來。下午苗韓二位將軍來到。末將等已然會商過一次。等到元帥駕臨。好籌應付之法。月娘點頭道。你們這裡得信。當然是早的。但不知領兵主將。却是何人。此時姚之富。却搶着說道。那個領兵的。聽說是總督的中軍官。喚作甚麼貴成。是個旗人。最奇怪的那廝營中傳出的消息。說此行是招降我們教中的人馬。不費吹灰之力。就可以成功的。他們營中。押着一個姓袁的囚犯。說跟元帥有甚麼瓜葛。定然要救他的。元帥請想。這個話。來得奇怪不奇怪。月娘聽了此言。不由得緊鎖雙眉。勃然變色。正是

本欲興師援鳳侶

誰知挾質困蛾眉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奉憲札漢陽府拿人 開秘審畢制軍問案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的是雲中燕子宋吉。探得袁錦章。已被官中拿獲。趕回襄陽報信。月娘得耗之後。費了一番斟酌。遂以報答師恩。拯救同學爲名。向諸將宣布了一番。當即率領大軍。直指武昌而來。不想兵至安陸府。被姚之富丁龍等。迎入城中。報告省中。已派大兵前來。領兵的主將。是個旗人。係總督的中軍官。喚作貴成。此行帶了一個姓袁的。意主招降。不問而知。便是袁錦章了。說到這裏。只好暫且把白蓮教的事。放在一邊。把官中捕獲袁錦章。打算要招降白蓮教的情形。翻回頭來補述。好叫事情接縫鬪筭。前後融成一片。話說省中大憲。按到雲夢縣的密稟。當即札飭漢陽府。捕拿袁錦章。那知府接到了公事。拆開一看。見上面措辭。嚴厲異常。知道事關重大。那敢怠慢。也不敢要長官的牌子。札飭縣裏去辦。當即把城中地保。一齊喚來。在後堂面諭。問這城中。有一個袁錦章。住在那裡。內中有一個地保。回道。這事小的盡知。這袁錦章是個讀書的人。住在某巷。刻下正在家中。並未外出。知府聽得這個話。

心內方纔一鬆，又恐怕走漏了消息，便將各地保，暫時都拘留署中，不准出外。延到夜深，知府親身緝案，點齊了快壯皂三班，還有許多衛兵，掌上燈籠火把，叫那個地保作眼線。知府騎馬，另外備了一輛車，出得衙署，一窩蜂兒似的，撲奔某巷而來。看那種嚴重的情形，鬚鬚是捕拿江湖大盜的一樣。及至到了某巷，知府下了馬，衆人簇擁着，由地保指明，是那一個門，便有人上前敲打，等了半天工夫，有一個小童出來開門。那小厮提着燈籠，舉眼向外一看，見了這個勢派，把他嚇昏了，以爲是一班強盜。前來打劫，燈籠扔在地下，只顧索索的抖，要喊也喊不出，要跑也跑不動。衆衛役還要吆喝他，却被知府攔住，問他主人可在家麼。此時那小厮，已是真魂出竅，那裡還答得出話來。知府見了這個情形，也不再問，便命人將他也暫且帶起來。等事後再行釋放。自己率領着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一直來到院內，但見小小的院落，只有一進房，上屋窗櫺紙，燈光閃閃，恍惚還聽得讀書之聲。知府一點頭，心中很是嘆息，因爲他是科甲出身，很知讀書人的甘苦，暗想這個姓袁的，淡泊自安，而且

很是好學。如今不知因爲甚麼事情。被上峯嚴密查拿。看來罪名一定是不輕的了。他一邊想着。一邊便慢慢的踱入房中。那些差役們。向來辦案。都是如狼如虎慣了的。不過今天。跟着本府大人前來。見上官這樣慢條斯理兒。也不敢狐假虎威。一個個躡足潛踪。悄默聲兒的跟在後面。知府進入中堂。揭開軟簾。走到屋內。燈光之下。只見椅上坐着一人。手裏拿着一本書。還在曼聲吟哦。因爲他面衝着牆。脊背對着房門口。看書看的出了神。所以有人進來。他竟會茫然不覺。知府緩步來到他的身後。眼光向書上一照。見所拿那本書。却是明文才調集。這是知府芸窗攻苦。曾經讀熟了過的。不禁暗自嘆息道。你還要揣摩時尙之學。來博取皇家的科名麼。不知而今已是罪人了。因他看得出神。忘其所以。只得說道。你這工夫。倒真純得很。那人聽了此言。方纔如夢初醒。放下書本。站起身形。回過頭來一看。只見前面站着一員官。後面跟着無數差役。簾子扯掉。連堂屋裡都站滿了。登時也嚇得驚惶失色。罔知措辭。知府看那人時。只見他年紀不過二十多歲。細條條身軀。白生生面皮。眉清目

秀齒白唇紅。滿面都是書氣。知府便道：你不要害怕。我便是漢陽府的知府。你可喚作袁錦章麼。那人定了一定神。方纔向知府長揖至地。口中說道：生員便是袁錦章。不知公祖深夜至此。所爲何事。知府道：你先跟我到衙門。回頭我再告訴你。知府剛說完了這兩句話。早搶過兩名差役。手持鐵練。便要給犯人帶上。知府把手一擺道：念他是一個怯弱書生。暫時免帶刑具。只叫他坐在車中。你們有兩個人。坐在車沿就是了。袁錦章至此。方曉得自已已然成了罪犯。臉上的顏色。煞是難看。幾乎連路都走不上來。早有兩人上前。將他攙架着。走到外面。知府吩咐。將房屋暫行封鎖。一句話交代過。自然有人辦理。當時知府上了馬。袁錦章坐了車。衆多人役。前護後擁。一直回了府衙。知府進內。不大工夫。便將袁錦章喚進去。却是隨便的問。並未坐堂。袁錦章早已撲的跪在地下。知府道：袁生員。聽我告訴你說。我雖然把你拿來。却不知道你犯的是甚麼罪名。因爲我奉的是制軍的公事。我只知照辦別的事。一概不曉得。明天便把你解到省裡去。有甚麼下情。等制軍問下來。你再向那裡去分訴。我

念你是個文人。決不苦害你。你暫且下去就是了。袁錦章叩了一個頭。用袖子拭着額上汗說道。多謝公祖體諒。生員感激不淺。知府便向左右吩咐道。將他帶到單身房裡。去住一夜。茶水吃食。都不要缺了他的。須知這是省裡提的人犯。倘若一夜工夫。把他折磨出病來。提防你們的狗腿。左右連聲答應。將袁錦章帶下。到了次日。知府因爲鄭重其事。便親自押解袁錦章。渡江來到省裡。去稟見制軍。將照例的門儀送上。回事人自不耽擱他。立刻給他回將上去。那制軍畢沅。心中正自攔着這回事。聽說漢陽知府來到。立時傳見。上去行禮之後。斜簽着坐在一旁。知府便回道。卑府奉到大人的公事。連夜把袁錦章捕到。刻已解到轅門聽審。制軍點頭道。貴府作事倒還勤敏。當即吩咐左右。傳話到外邊。將漢陽府帶來的人犯。接收過來。左右聽了。即行傳出話。制軍又向知府說道。地方公務要緊。貴府還是趕快回去罷。知府唯唯稱是。制軍隨卽端茶送客。知府退將出來。自行回任不提。再說那位制軍。本來是一個很有智謀的人。因爲他統轄的地面。匪勢鴟張。心中非常的焦慮。就中的齊王氏。

連陷城池。聲勢浩大。尤其是一個巨患。如今忽然得到這麼一個機緣。很想借着這個把柄。來降伏齊王氏。因爲他也是一個情場閱歷的人物。所以深明此中的關竅。以己度人。會心不遠。當然會想到這個路數。據聞這位畢制軍。少年科甲。很是風流倜儻的人。他在京師時。曾眷一個歌者李郎。兩個人真是鸚鵡。形影弗離。到乾隆二十五年上。捷了南宮。廷試時。閱卷大臣。把他卷子。列在第四。逮至進呈御覽。乾隆帝擢爲第一。當時報捷賀喜的人。都跑到李郎家裡去。所以當時袁子才。會有幾句詩。紀述這件事道。「果然驢唱遍天中。人在蓬萊第一峯。內侍盡携郎手揖。泥箋翻向李家紅。若從內助論勳伐。合使夫人讓誥封。」一時膾炙人口。傳爲佳話。人都把李郎稱作狀元夫人。就此看起來。這位畢制軍。於情之一字。當然很有心得。他想到逢場作戲。同性相憐。尙且如此。何況是夫婦之情。異性之愛。自然更要深切十倍。無怪他借此游絲。想着去縛鴟鵂之翅了。當日晚間。到了掌燈後。他把各種緊要公事。俱已料理清楚。便坐在內花廳上。命幾個親信人。在旁伺候。其餘人等。一概不得

闌入。命將袁錦章提將上來。親自秘密。當時袁錦章由應差人技掖着。上得廳來。將他項上的鐵練一拉。早已雙膝點地。俯伏不敢仰視。口尊大人在上。帶罪生員袁錦章參見。願大人推情憐憫。筆下超生。說罷。叩了一個頭。依然以面向地。制軍吩咐左右。撤去鐵練。隨命袁生抬起頭來。袁錦章至此。方纔喘了一口氣。定了定神。慢慢的將頭抬起。只見上面坐的那位長官。年紀已有六十來歲。儀容甚偉。鬚髮蒼然。這便是昔日欽點狀元。今日實授湖廣總督的畢秋帆了。制軍向下看時。只見那個袁錦章。面如冠玉。眉目清揚。不愧是一個風流俊俏的人物。回想到自己少年時的事。倒很動了些憐憫之意。又想到我要問他的。並非公事。却是私情。若照尋常訊案一般。過於威重。他必不敢盡情傾吐。不若叫他起來。坐在一旁。照進見說話似的。他自然氣展神舒。不存畏懼。那時我再慢慢的盤問他。不怕他不把真情吐露。想到這裡。便命左右將他扶將起來。給預備一個座兒。伺候的人聽了。不勝詫異。暗想。他不過是個罪人。怎麼大人竟自紆尊降貴。要跟他分庭抗禮起來。真是意料不到的事。心中

雖然納悶。但是上命差遣。却不敢不照辦。座兒搬好了。隨即過來攙扶袁錦章。袁錦章此時。却是受寵若驚。雖然勉強起來。那裡敢公然就座。當即恭身稟道。大人在上。那裏有生員的座位。再說生員身犯何罪。尚且不知其詳。若與大人對坐。豈不有違朝廷制度。生員天膽。却也不敢制軍道。如此足見你小心謹慎。但我既然有話。你儘可不必拘泥。再說你也並沒有甚麼罪。不過有一點事情。我要問一問你。或者還許有借重你的地方。也說不定。如今跟你說明了。只管坐下。彼此也好講話。袁錦章聽了制軍的話。真正應了俗語所說丈六的和尚。摸不着頭腦。不過心中此時。倒覺輕鬆了許多。知道自己身上。並沒有担着多大的罪名。如今制軍既然這樣說。若再不就坐。倒顯得有意違抗。當時便向上深深的打了一恭。謝過了座。斜簽着坐在一旁。眼觀着鼻子。靜候上頭問話。制軍道。你的父母。可還在堂。袁錦章道。生員的父母。均已下世。制軍道。可曾完過婚。沒有。袁錦章道。生員並未完婚。制軍道。雖然沒有完婚。可曾定過親事。袁錦章見制軍把家庭之事。問得如此仔細。不曉得是甚麼意思。不

由得呆了一呆。還沒答出話來。制軍却早已笑着說道。你何必發怔。你那未婚的妻
子。已然是通國皆知。大名鼎鼎。也算是當世一個有名的人物。雖說是獲罪朝廷。身
爲叛逆。但憑着一個女子。能作出這樣的事來。總稱得起。才能過人。從來不經見的
了。袁錦章聽了這個話。兩眼望着制軍。越發呆得厲害了。制軍道。你當真還不明白
嗎。我說的不是別人。就是白蓮教中的首領。現在蟠踞襄陽的那個齊王氏呀。制軍
說到這裏。自己又把頭點了一點。繼續着說道。我說齊王氏。或者你還不知道。我也
曾經查訪過。他就是襄陽王家村的人。閨名喚作王玉英。你不是幼時曾跟他一同
讀過書。後來定的親事麼。袁錦章聽到這裏。方纔領悟過制軍的意思。當卽向上回
道。啟稟大人得知。那個白蓮教中匪首齊王氏。並不是生員的……他這句話。還
沒有說完。制軍早把手一擺。給截住道。你何必推諉。這件事我已考查得明明白白
在這裏了。況且他不過是你一個未婚妻。尙未發生親族的關係。他總然犯了叛逆
的罪。也牽連不到你的身上。再說據拿住的教匪供稱。他身入邪教。陷於叛逆。也是

受人暗算。不得已的事情。如今勢成騎虎。無法挽回。只得倒行逆施。暫顧目前。並非他有心違棄舊盟。忘了從前的婚約。你又何必不承認他呢。我今天索興把內幕的隱情。統通告訴你。你自然也就無辭可遁。你想。我早不拿你。晚不拿你。單在這時候。前來拿你。其中一定有個原故。這個原故是甚麼。就是你那未婚妻齊王氏。派人賚了書信。前來請你相聚。偏巧走漏消息。詳情被我查知。方曉得你是他的未婚婿。致有今日這重公案。不幸那投書的人。中途逃脫。不曾拿獲。不然。倒是個絕好的證據。據此看來。他總算是有情之人。很肯殷殷念舊。較之古人搜求故劍。也不多讓。你怎好還不承認他呢。制軍說到這裡。不禁拈鬚微笑。錦袁章聽完了制軍的話。却又回道。大人在上。生員並不敢意存推諉。實在那個齊王氏。並不是……當時話還沒說完。制軍早把臉一沉道。且住。本部堂何等開導於你。你偏執迷不悟。一定要隱匿真情。意在欺哄。也未免太不知進退了。難道說必定叫本部堂承認把你錯拿了麼。制軍說到這裡。鼻孔裏又哼了一聲。此時把那個袁錦章。嚇得滿頭是汗。連大氣

兒都不敢出。制軍又道：「你不肯承認這件事，無非出於畏罪之心。按照情理說，未嘗不可原諒。不過我既經把話說明，決不吹毛求疵。將罪名牽連到你的身上。本部堂身爲大員，一言既出，有如法律。難道你還信不及嗎？」袁生負我勸你及早據實陳述。不要畏罪反行取罪。自干未便。若惹得本部堂翻轉面皮，那時懊悔也就遲了。當時袁錦章聽了制軍這套話，知道再不承認那齊王氏是自己未嫁之妻，說不定制軍一怒就要身受拷打。再說要分訴這件事，也很不易辯別清楚。不要叫他說我託辭卸罪，倒自招了麻煩。況且他口口聲聲，屢次申明，決不把罪名牽涉到我的身上。看着很是由衷之言，決不至再行翻悔。不如姑且承認了，以解目前之危。袁錦章籌思了一番。這纔要在制軍面前，姑且承認起來。著者寫到這裡，不免要隨着申明幾句。我想閱者此時，一定要疑疑惑惑，說那個袁錦章到底還是真的呢？還是假的呢？無論怎樣說，都覺得有些矛盾。我勸諸君不要忙，等到後文，自有分曉。且說當時袁錦章主意打定，這纔起身離座。又在制軍面前，跪下說道：「蒙大人網開一面，不肯將罪

名牽涉到我的身上。生員實在感激涕零。那匪首齊王氏。從先曾跟生員同塾讀書。是生員的父親教授。彼時不過是園中弱女。萬不料後日。會如此胡行。所以彼此定了婚約。現在他既失身匪人。甘爲叛逆。已經跟生員恩斷義絕。有如陌路之人。還望大人推情明察。曲賜矜全。不再追咎既往之事。生員就恩戴二天。沒齒難忘了。說罷。向上叩頭。俯伏不起。制軍聽了這個話。方纔笑逐顏開。口中說道。這不結了嗎。大丈夫作事。本當磊磊落落。是者自是。非者自非。何必本來是這麼一回事。却屢次三番。不肯承認呢。隨吩咐左右。將袁生員扶將起來。伺候的人。忙將袁錦章扶起就座。制軍道。話既然說開了。你只管放心。我決不是誑誘供辭。要辦你的罪名。不過這其中。還另有一層曲折。我尙不會對你說明。曲折是甚麼呢。就是我方纔所說要藉重你的話了。制軍說到這裡。想着自己所出的奇謀勝算。心中很是得意。不禁手拈鬚鬚。微微含笑。袁錦章在旁聽着。猜不出制軍是甚麼用意。只把驚愕的眼光。望到制軍面上。制軍看了他的顏色。已然猜到他的心事。便道。你不要詫異。等我把話說出。你

自然明白了。那個齊王氏。雖跟你未曾成婚。但究屬有夫婦的名義。再說你兩個人。從先既然同過學。必然是年貌相當。兩心相許。彼此纔定的親事。據我想。那個齊王氏。對你必是非常的契合。世上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。不然。他據有這等的勢派。就是要置面首三十人。也很是容易。何必道路迢迢。特意派人來找你呢。足見是情有獨鍾。舉世莫易。你方纔還要極力推諉。不承認他是你的妻子。也未免太負心了。制軍說着。不由得哈哈大笑。却把那個袁錦章。羞的滿面緋紅。心中抱着說不出來的苦。制軍却又接着說道。瞧不出他這樣一個叱咤風雲的魔女。却是個深情固結的嬌娃。老夫別有會心。得此真堪藉手。所以就要利用此點。來收克復之功。我想這樣一說。大概你已經明白了罷。袁錦章道。大人神謀獨運。智慮超絕。生員井底之蛙。何能仰測萬一。還望大人明白宣示爲幸。制軍點頭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就直捷痛快的。對你說了罷。那個齊王氏。倡逆以來。現在已嘯聚有數萬之衆。屢陷堅城。勢如拉朽。兵鋒所指。無人敢當。我這裡派員進剿。也竟自輸了銳氣。現已奏聞朝廷。準備請天兵。

征討。雖然說潢池弄兵。無關大局。天兵一到。不難立刻盪平。但究屬塗炭生靈。耗費國帑。非朝廷撫綏萬方。息事甯人的至意。今幸天誘其衷。他竟眷念前情。人惟求舊。以致機謀洩漏。本部堂得洞悉一切。我想那個齊王氏。飛揚跋扈。勢不可當。簡直好比一條孽龍。今天竟自把你尋來。不啻覓到禹王的金釘。從來一怪有一寶。可降一敵。有一人可燬。其間反用正用。務在因事制宜。我看貴生員。正是不假干戈。可以降伏齊王氏的利器了。兵法云。攻心爲上。你如今確是他的心上人。當然不忍置之死地。無論受何委屈。觀在你的面上。都要承認了。我所以想着。要藉這個關鍵。將那齊王氏。招致投降。望大裡說替國家培養元氣。免得禍結兵連。望小裡說。替你們撮合姻緣。省得花殘月缺。豈不是一件公私兩裨。非常美滿的事嗎。袁錦章聽到這裡。方纔明白制軍的意思。是要把他當作釣餌。前去釣取鰲魚。不禁暗自着急道。這可糟了。我這個釣餌。是不中用的。但是剛纔承認。如何再能翻悔。心裡一着急。外面不免露出局促的情形。制軍道。這事你也犯不上爲難呀。我的意思。是派一個得用的將

官率領士卒。仍以進剿爲名。却叫你隨在營中。相機辦理。到了緊要關頭。或在陣上。答一答話。或是遣人通一通書信。總要敷陳大義。曉以利害。並拿他是否投降。關係你生死的話。來打動他。我想他跟你。既然一往情深。事到無可如何之時。也就不能不委曲就範了。袁錦章此時也。只唯唯稱是。制軍又道。你儘管放心。我這決不是欺哄之計。等到事情辦成。我總要設法奏聞朝廷。豁免罪名。使你們團聚。說完了。便叫過兩個巡捕官兒。吩咐道。這個袁生員。暫時交付你二人。好好的照應他。一切留心。不可怠慢。倘有參差。惟你們二人是問。巡捕官喏喏連聲。同着袁錦章下去不提。到了第二天。制軍又開了一次會議。召集各大員。宣布自己的意見。衆人自是十分贊許。散議之後。便斟酌要派人前往。不料有個武員。想着鑽謀這個差使。以爲這是奇功一件。他萬不曾料到後來。竟會出了失閃。正是。

自謂掘坑能捉虎。誰知歧路又亡羊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六回 挾重質賞中軍出兵 設奇謀女元帥捉將

話說畢制軍將那袁錦章審訊明白。又把自己的意見統通對他說了。後來又與各當道會議。打算派一名得力將官。率領士卒。伴以進勦爲名。其實是假借袁錦章作一個重質。彼此不以兵戎相見。只憑書信口舌之力。要招致白蓮教。使其束手投降。想那齊王氏。既跟袁錦章義重情深。不忍見其一死事到無可如何。也不怕他不落這個圈套。當那招降之時。儘可甘言哄騙。許其怎樣的優待。及至受撫之後。收沒器械。遣散隊伍。那時大權在我。可以任意處置。還怕他反顏相抗麼。在他這個打算。固然很好。却沒想到那廣有幹略的齊王氏。焉肯這樣的甘心受縛。不料當時有一名將弁。他的思想見解。竟與畢制軍。是一鼻孔出氣。他以爲得到這個袁錦章。再去降伏齊王氏。就好比帶着卞莊子。前去刺虎。携着支離益。前去屠龍。是沒有不成功的了。事情辦成。紅旗報捷。那大人的加官紀錄。簡直是握在掌中。像這樣的美差。真個是生平難遇。煮熟了的肥鴨子。是不能眼睜睜的。看着。叫別人吞下肚去的。因此

上。他便要獨當一面。慷慨請纓。去負那削平白蓮教。收伏齊王氏的重責了。你道此人是誰。竟會抱負着這樣大志。原來是個旗員。名喚貴成。湖北候補副將。現任督署的中軍官。若論他的資格。真是天字號第一的腳色。無人能夠跟他相抗的。所以不但儕輩之中。人人遜讓他三分。就是赫赫的湖廣制軍。也要刮目相待。但是有一宗。諸位可不要錯會了。意以爲他的資格老。腳色高。一定是剿過著名的盜匪。立過汗馬的功勞。所以遐邇馳名。人人景仰。就連上憲。也要敬重他。若這樣一猜。可就去題太遠了。原來他老人家。是世胄相承。得官甚易。不惟沒有立過功。並且沒有打過仗。他在湖北官界上。却有三件事。足以虎得佳人。第一件。朝廷上的某王爺。是他一個大靠山。第二件。荊州駐防將軍。是他的叔伯姐夫。第三件。湖北的巡撫惠齡。跟他也有瓜葛之親。有這樣的大金字招牌。單在頭上。還愁上峯不優待。同寅不推重的嗎。他如今既把袁錦章。看作奇貨可居。又把收伏齊王氏。當作了升官的捷徑。自己想了想。憑着種種的護符。若在制台面前。說出這句話來。他一定不好意思駁面子。凡

事先下手的爲強。不要讓別人搶了去。主意打定。乘着制台。在籤押房裡辦公事。便上去將這番意思陳明。說完了以後。又請了一個安。說多求大帥栽培。標下終身感戴。制軍萬沒想到他自己跑來。討這差使。很覺得左右爲難。若說派他去罷。憑着他的才幹歷練。難免有些不放心的。若說不派他去罷。又關礙着各方的情面。想他剛到省中來時。王爺曾帶過口諭。將軍也給寫過信。中丞又再三的當面託過。都請我格外的看顧他。我派了他這中軍的差使。總算是十二分的關照。中丞那方面。倒還罷了。聽說王爺跟將軍。還是不十分滿意。如今他既把這件事。當作美差。自己向我來張口。若是不答應了他。將來消息透出。各方面都難保不說閑話。我豈不是無故的招怨麼。再說人心難測。倘因此小小之故。樹起敵來。豈非大大的不值麼。若說派他前去。一來他才幹有限。武藝平常。設若事情弄糟。則前此機謀。悉成畫餅。未免可惜。二來兵凶戰危。難保有不測之事。倘或他官星不照。厄運當頭。功勞立不成。反倒送了命。那時他那幾個大靠山。不說他自己願去。反抱怨我葬送了他。豈不是百口難

於分訴麼。制軍左思右想。簡直沒有方法擺佈。貴成站在旁邊。見制軍皺着眉頭。半晌也沒有一句話。心中想道。這個老頭子。大半是不放心。不要等他說出口來。把事情鬧黃了。當時便趕前一步。低聲說道。回大帥的話。這件事情。標下自問。一定可以辦得成功。請大帥只管放心。就是。制軍聽了。方纔對他說道。那個齊王氏。雖說是個女流。却很不容易對付。屢次交仗的事。諒來你也耳有所聞。如今雖說捉着姓袁的。作個把柄。打算前去招降他。但也要相機應付。因事制宜。不要用計不成。反倒落了他的圈套。那時畫虎類犬。豈不貽人笑柄麼。如今你慷慨請行。固然見得任事之勇。但事情能否辦得成功。未必就見得準有把握罷。制軍一邊說着。一邊不住的搖頭。貴成聽了。趕緊回道。標下若蒙派了這個差使。固然要請大帥指示機宜。面授方略。但標下自己。却也想了兩個主意。是否可行。還要求大帥的教訓。制軍見他已有成算在胸。覺得很是稀罕。便道。如此甚好。你不妨說出來我聽。貴成道。辦事總要有個主宰。行軍也是這樣。此行既拿那袁錦章作招降爲之計。自然不以攻殺爲上。所以

標下的計策。純是就姓袁的身上著想的。他說到這裡。望一望制軍。只見制軍不住的點頭。他便接着說道。標下的兩個主意。一個是勸誘之法。一個是威嚇之法。那勸誘之法。又可稱作借口傳話之法。那威嚇之法。又可稱作開弓不放箭之法。這兩個主意。並非標下自出心裁。實在是瞧古人的行事。悟會出來的。他此時。又望一望制軍。只見制軍瞑目拈鬚。聽得很是入神。更自滿心歡喜。接着說道。標下記得三國演義上說。徐庶幫助劉備。累次立功破敵。後被曹操訪知。便誑了他的母親。仿照筆跡。給徐庶去了一封信。徐庶便自謂方寸已亂。難以再圖大事。於是就棄了劉備。投奔曹操。標下此行。第一要摹仿這個主意。叫那姓袁的。給匪首齊王氏去信。總要寫的動聽。足以打入他的心坎。大帥請想。那袁錦章的性命。已是在人掌握。叫他怎樣寫。他敢不怎樣的寫嗎。像這一封信。不過是借他的口。傳咱們的話。還愁沒有十二分的力量麼。想那齊王氏。夫妻情重。比着母子。更自不同。或者見信之後。幡然來歸。就跟徐庶進曹營的一般。也說不定。他說到這裡。自覺得意非凡。不肯往下再說。把兩

眼瞧着制軍。是盼望稱讚他的意思。制軍道。你倒是說呀。不是第一計不成。還有第二條計策嗎。索興痛痛快快的。把他說完了。可等的是甚麼呢。貴成聽了。只得又往下說道。設若寫了信去。還不成功。標下還有那威嚇之法。這個法子。是標下聽人講究過。從先楚漢爭鋒。楚霸王後來不是漢高祖的對手。却捉到他的父親劉太公。細到兩軍陣前。支起大鍋。點上劈柴。把油熬的翻滾。要將太公活活烹死。爲的是叫高祖害怕。好趕緊退兵。到得後來。太公却並不會烹死。就好比拉開了弓。始終不會放箭。無非是恐嚇對面。好叫他服從我的意思。標下悟到這一層。很可取他個榜樣。想那袁錦章。既然是齊王氏嫡親的夫婿。定然痛癢相關。決不能視同秦越。假使寫了信去。還不發生效力。便可仿照楚霸王處置劉太公的法子。將那袁錦章。綁到陣前。假作要殺要剮。齊王氏見了。不怕他不入目驚心。低首就範。這便是標下第二條計策。像這兩種辦法。或柔或剛。交相爲用。滿讓那齊王氏怎樣跳梁。至此也總可把他降伏。這是標下搜索枯腸。預定出來的計畫。是否有當。還求大帥的訓示。制軍聽完。

了。心中暗自思忖道。看不出他這個人來。居然也留心往事。預定辦事的步驟。可見他還是鹵莽滅裂的人。那第一條計策。是我想到的。至於第二條計策。我還沒有思慮及此。也總算難能可貴的了。如此看來。這個差使便派了他。大概也許不至於出得甚麼失閃。不過事情難測。不可不有萬一之慮。莫若叫他補進一張自告奮勇稟請剿匪的軍狀。事情辦好了。固然可以八面見光。就讓出了舛錯。也可以說他自己要去的。免得受人的抱怨。再說已經奏請派兵剿辦。早就伏下了根基。假如託上蒼的庇佑。朝廷的洪福。事情辦得順手。大患就此救平。我固然可以居功。就使不幸失敗。不怕不有人任此艱鉅。我又何必鯁鯁過慮呢。想到這裏。心思便活動了許多。望着貴成說道。難爲你想的計策。倒還可用。這樣看來。你一定想着去了。貴成聽了這個話。心中無限歡喜。趕緊又請了一個安。口中說道。總望大帥栽培。制軍此時。又想在他跟前。賣一個情。便道。實告訴你說罷。這個差使。好比是一腔肥羊。想望到口的人太多。面求的面。託人的託人。我真有點窮於應付了。本來是升官得意。

穩穩的握在手中。誰不想着去呢。不過你平常日子。差使當得很勤。我又關係着幾個人的面子。如今既然跟我張了一回口。怎好意思叫你碰出去。但是也總要想個法子。壓一壓外面的口風。免得叫人說我作上司的。有偏有向。你說這話是不是。我的意思。你出去以後。趕快補進一張自告奮勇稟請勦匪的軍狀來。我據此給你下札子。別人也就沒得說了。這我格外關照你。你可要心裡明白。貴成聽了。立刻爬伏就地。給制軍磕了一個大頭。感激涕零的說道。大帥的恩典。標下終身感戴不盡。制軍只在座上。呵了一呵腰。用手一扶道。你何必如此。有話起來好說。貴成這纔站起身形。靜候吩咐。制軍道。那袁錦章。是此次行軍的樞紐。並且他自己身上。也沒有甚麼過犯。你帶他前往時。總要格外的優待。不可把他當作罪犯似的好。叫他感恩圖報。盡心竭力的幫助你。再說教匪那邊。就算他有意投誠。也必然要求幾種條件。凡事可以委曲遷就的。當時只顧答應了他。俟等大局底定。那時再從長計議。孟子云。大人者。言不必信。行不必果。惟義所在。這正是我們作事的好準則。萬不可拘執鮮

通。孰誤大事。致令九仞之功。虧於一簣。這是我贈的幾句言。你須要牢牢記在心上。貴成聽了。也有懂得的。也有不懂得。只含糊答應道。大帥的教訓。標下謹當銘心。刻骨。決不敢忘。制軍道。如此甚好。你便下去補公事罷。不要只管耽擱了。貴成這纔。唯唯退出。制軍思量了一番。終覺派他前去。有些不放心。暗自籌畫道。我何不再派一個智勇足備的人。相隨一同前往。也可以作個臂助。心中一動。便想到王桓的身上。一來他打過教匪。情形熟悉。二來此人胆大心細。武藝絕倫。有他前往。是可以放得心的。想好了。便傳下話去。召王桓進見。工夫不大。王桓到來。制軍便把這件事。大概的對他說了。末後方纔說明自己的意思。打算叫他協助貴成。一同前往。王桓聽了。心中盤算道。那個寶貝。豈是可與共事之人。況且他爲主將。我作助手。事情辦成了。讓他居功。事情辦糟了。我得替他分謗。這件事。實在有些划算不來。況且憑我王鐵槍的威名。怎可居此紈袴之下。就是顏面上。也覺得丟人。這件差使。請他照顧別人罷。心裏想好了。便向制軍推說。自從前次受傷之後。舊疾時發時愈。精神有些不

振恐其貽誤軍事。獲罪非輕。請大人另委別人罷。制軍見他推諉。也猜到他有差伍絳灌之意。既然不願去。也只好罷休。到得晚上。貴成稟請勦匪的公事。已經進來。制軍隨即吩咐幕府。擬稿畫行。標朱用印。夜裡就將札子送出去。所有督署中軍一缺。自然另委他人暫署。到了第二天。貴成早來到轅上。謝委稟辭。進見以後。制軍提起來。要派人幫助他的話。貴成道。此事已有成算。標下儘可獨當一面。請大帥不必費心。言下很有怕人分功的意思。制軍見他這等勇於自信。也只好憑他去了。又問他此行須帶多少人馬。貴成道。標下仰託大帥的威靈。只帶五千人馬。準管可以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制軍道。如此甚好。隨卽端茶送客。貴成便辭了出來。至於交付袁錦章。那是秘密的事。不能從事聲張。早有人暗地裡去辦了。那貴成又調了一個參將。名喚博凌阿的。帮他辦理軍務之事。那個博凌阿也是旗人。跟貴成是聯盟的弟兄。在貴成以爲此行。報捷升官。是十拿九穩。所以特意照應老盟弟。藉此提挈他。那博凌阿當然是感激不盡。至於其餘的都守千把。還有多員。也就無庸細述。那貴成既

把袁錦章當作奇貨。此行取勝的樞紐都繫在他一人的身上。並且又受了制軍的囑咐。叫加意優待他。所以竟自禮如賓客。優渥非常。除去不得自由行動外。其餘一切的事。都是很舒服的。那袁錦章此時。恰似在雲霧裡過日子。連自己都莫名其妙。若說是囚犯罷。沒有這樣安逸囚犯。若說不是囚犯罷。不但束縛自由。並且難題還在後面。思想起來。有如芒刺在背。無如事到其間。也只好硬了頭皮。往後再說。當時貴成率軍前進。得意非凡。自不必說。但是俗語講得好。要得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他此次進兵。名爲剿除教匪。實是携帶袁錦章。意在招降齊王氏。這一番計畫。他左右親信的人。自然是知得很清楚的。這些個人的嘴。那裡懂得甚麼。叫作保守秘密。遇着高興的時候。便不由的說將出來。由是一傳十。十傳百。播揚的非常迅速。過了沒有幾天的工夫。這個挾質招降的軍情。差不離是有口皆碑。人人盡曉。那些軍士。得到這個消息。也都歡欣鼓舞。高興的了不得。因爲好生惡死。本是人之常情。此行可以不必拚命作戰。那裡會有不高興的。因而軍士跟軍士。彼此見了面。幾乎都把這

件事當作唯一談話的資料。恰似可以遣悶消愁似的。却不提防被安陸府那邊派來探事的人。假扮作隨營趕趁鬻賣食物的小販。竟自把這件事。探得明明白白。立刻晝夜趕程。回去報告。所以白蓮教的大軍。一到安陸府。姚之富丁龍便將元帥接入城內。把探得的事。陳述了一番。當下月娘聽了這番報告。感情非常的興奮。覺得五中以內。一時萬緒千頭。不知從何抽起。第一件。於路行來。時刻提心弔胆。不知那袁錦章性命。生死如何。今天得到這個消息。好比是一塊石頭落了地。知道那寤寐縈思的人物。形骸無恙。尚在人間。並且他向我這邊來。我向他那邊走。接近非遙。丰采恍然在目。回想多年睽隔。一旦相逢。往事重提。舊游似昨。真個是啼笑皆非。憂喜相半。無如他此際。已同鳥困於籠。獸繫於檻。身如傀儡。播弄由人。彼此雖是肝胆之親。此時乃同秦越。想起來。兀的不令人五中如沸。第二件。官軍那面。既然挾以爲質。意在招降。明明是洞曉隱情。攻我所必救。不啻古來梟雄。行那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法。使人不得不俯首唯命。但我自問。是個獨往獨來的人物。豈能自縛手足。投入陷

穿。作那從井救人的愚夫。必須設一相當的法子。破了他這連環之計纔是。第三件。我此次提師而來。雖將拔救袁錦章一事。曾向諸將聲明。但當時所說的。不過一片託辭。並非其中真相。如今官軍既然大張旗鼓。挾質招降。兩軍陣前。保不定說出甚麼言語。不惟有礙我的顏面。並且淆惑軍心。貽爲口實。于事大大的不便。最好須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。出其不意。反掌成功。方能擺脫罣礙。免去是非。但說來雖不過如此。行去却煞是不易。怎生叫人不滿腹牢騷。難於自遣呢。月娘此時。思前想後。一霎時。方寸之中。儼如萬馬奔馳。非常擾亂。不由得雙眉緊皺。勃然變色。呆呆的發起怔來。諸將見了。以爲元帥籌畫軍事。一時忘形。還不以爲怪。只有鑽天鷓金冲。曉得其中底裡。知道這個難題。要把月娘困住。心中得意非凡。當時冷眼旁觀。暗暗好笑。幸虧玉芙蓉吳映雪。心中機警。知道元帥胸懷擾亂。一時失了常度。但在大廳以上。諸將之前。一個作主帥的。儘管發起怔來。一句話也沒有。未免太不像事。便從旁故意提撥道。元帥。諒此區區之輩。焉足抗我大軍。至於有挾而來。意在招降。更見黔驢

之技。不過如此。迎而擊之。破敵必矣。何勞元帥。這樣的費心思索。當時吳映雪。是有意提醒月娘。所以說的話。非常的響亮清澈。月娘此時。如夢初覺。知道自己一時刺激過甚。有些忘了神。吳映雪恐其有失觀瞻。所以藉話來指點。便趕忙定了一定心。方纔開言說道。本帥並非以此區區小敵。放在心上。實因他們此次前來。不循交戰的常軌。非以勇爲先。而挾質爲重。我若用力去尅服他。未免有犯投鼠忌器之戒。必須出其不意。以智破之。方纔能夠兩全。因此難免有些躊躇。月娘說到這裡。又特意對姚之富丁龍二人。把袁錦章跟自己的關係宣布了一番。當然還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話。甚麼報答師恩咧。甚麼拯救同學咧。也就無庸再述。隨又詢問官軍那邊所取的路向。是否經過安陸府。可曾探得明白。姚丁二人回稱。此事已經探明。彼軍確是取道安陸府。因爲有挾而來。所以如此胆大。但他們行軍。過於疲緩。每日只走得數十里路程。大約還須過兩三天的工夫。方能來到這裡。月娘聽罷。點頭說道。如此還好。有兩三天的工夫。本帥不難從容佈置。設一簡易破敵之法。勿令其恣爲要挾。

任意驕張。說罷。傳令退廳。當時諸將各自散去。月娘回到後面。屏去侍從。一人坐在屋內。名爲休息。實在此時他却累的了不得。因爲聽說貴成。此次率兵前來。意在招降。不問而知是藉着袁錦章。前來相窺。應則墮其術中。否則於袁錦章性命有礙。回想自己從起事以來。稱得起是一帆風順。無往不利。沒想到今日。會遇到這樣的一個難題。致令舉手投足。皆成罣碍。若說憑自己。強兵猛將。攻戰得法。區區數千官軍。不難使之立成齏粉。但是這樣一來。便難免火炎峴岡。玉石俱焚。只怕那袁錦章。也要化作蟲沙。無從覓取。豈不是這數千的生靈。也敵不了袁錦章一人的性命。由此看來。對此事之法。只有智取。決然不可力敵。並且這個智取。還與尋常交戰的智取不同。因爲尋常交戰的智取。或者是以寡勝衆。或者是以弱勝強。要在出其不意。攻其無備。能把敵人制服。就算我的目的已達。至於此次的事。却又另當別論。假使智取的結果。不能把袁錦章。不傷毫髮的拯救出來。則所謂智取者。又有甚麼可貴。所以這件事。要言不煩的講來。並不是破敵爲難。實在是要把他挾以爲重的人。安安

穩穩的救出敵人的掌握。方纔算得大功告成。所事已畢。但是說來很易。辦去就煞是煩難。憑着那足智多謀的月娘。遇到這個難關。也覺得大爲棘手。但此事。既爲袁錦章生死所係。又爲自己榮辱所關。說不得縱讓嘔心血。絞腦筋。也總要想出一個適當的辦法。得着圓滿的解決。幸虧他聰明出衆。智慮過人。沉思了半晌。恍若神明來告。居然悟出一條妙策來。不禁附掌笑道。是了。正是這個辦法。所謂即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再好也沒有的。月娘既然想出辦法。因爲時機緊促。一刻也不肯耽擱。便立時傳話。召宋吉進見。及至宋吉到來。月娘便將自己想出的計策。如此這般的對宋吉說了。命其多派人役。連夜都工趕辦。不得稍有耽延。怕的是敵軍到來。佈置未妥。誤了大事。宋吉又請示。在那一門外動手。月娘道。只在西門外預備。決無錯誤。此是敵軍順路。必然從此而來。這一層。倒很可無須顧慮。況且事先還有誘敵的手續。鈎餌備妥。不怕他不趕上前來。宋吉聽了。點頭稱是。隨卽辭別元帥。照令施行。心中暗自佩服這條計策。真個是以子之矛。刺子之盾。再犀利也沒有了。果然衆

擊易舉。不到一天一夜的工夫。已然諸事辦理妥貼。早有探馬報稱。官軍離此不過百里遠近。大約明日一准可到。月娘此時。早把派去誘敵的人。想算好了。你道此人。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就是上文書所講。一賺保康縣。再賺安陸府。能言善辨。封爲英哲校尉馮傑的。便是。月娘這次派他前去。總算是量才器用。用得其人。當時將馮傑喚入。月娘把自己的計畫。以及派他前去的使命。統通的對他說了。馮傑一。心領神會。月娘又吩咐他。此次隻身前往。設辭誘敵。所係甚重。千萬不可疏忽。馮傑道。元帥儘管放心。末將決不辱命。月娘又道。彼軍此次。既然有挾而來。見了你面時。或者張皇其辭。或者故神其說。那都是題中應有之義。你只顧順口答音。隨意敷衍。但期於事有濟。不必作那無謂的折辯。那馮傑。不亞是玻璃人兒一般。這幾天的工夫。早已影影綽綽的。聽得有人談論。說官軍所帶那個姓袁的。是元帥入教以前。未婚的夫婿。據自己猜度。這話也未必無因。今天聽元帥的吩咐。益發若有所悟。當卽唯唯稱是而退。他到了下面。換好衣服。選上一匹快馬。出得城門。順着大道。沿途採訪。迎

着官軍而來。他起程時候。已是天交過午。又兼沿途訪問。恐其跟官軍所行的路線走岔了。不免要耽擱工夫。所以直到天光薄暮。走了有七八十里的路程。方纔見着官軍的營寨。因爲貴成此行。有所恃而不恐。故此貪圖安逸。行軍行得晚。收軍收得早。在這個時候。早已棄去鞍馬的勞頓。從事休息了。那馮傑。既然望見營寨。便催坐下馬。一直撲奔營門口而來。彼時官軍成羣搭夥。鬧鬧嚷嚷。在營門口的。實在不少。忽然看見對面。潑風也似的一騎馬。大家多喊道。弟兄們。看哪。那邊的一騎馬。是奔咱們營裏來的。不知有甚麼事。莫非省裡又追下來甚麼公事嗎。就中有人說道。這話恐怕不對。遠遠望去。這人的打扮。似乎有點奇蹊。未必是上面派來的委員。又有一人喊道。怪呀。我看那馬上的人。簡直是個教匪。怎麼他單身匹馬。直叩大營。豈不是耗子找貓。自來尋死麼。彼時馮傑的馬。已然相隔不遠。大家齊聲嚷道。是教匪。是教匪。咱們拿住他。咱們拿住他。便一窩蜂兒似的。迎將上來。在這喧鬧之中。馮傑的馬。已然來到面前。登時衆人團團圍住。一個個揎拳捋袖。就要動手。幸虧馮傑

見機。一瞧這來派。趕緊一面用手攏住絲繩。一面高聲喊道。諸位休得囉唆。我是奉了上命。來見你們主帥的。倘有參差。彼此都屬不便。況且既來之。則安之。我既特意來到這裡。還能逃跑嗎。有勞諸位。替我在主帥跟前。回稟一聲。就是他口中說着。已然是翻身下馬。官軍聽了這套話。方纔不來動手。內中有人問道。你叫甚麼名字。從何處而來。奉了何人之命。來見我們大人的。馮傑道。我叫馮傑。從安陸府到此。奉了我們教中元帥之命。來見你們大人。有事面陳。又有兵士問道。你們元帥。不是在襄陽麼。怎麼說從安陸府動身呢。馮傑道。現在已不駐紮襄陽了。此時又有好多兵士。嘻嘻哈哈說道。你們想。他們那位女元帥。怎麼能夠不來。現放着他那嫡親的老公。拴在我們營內。還怕他不趕上前來麼。這就如同貓兒叫春。狗子起興一樣。母的自熱要找公的了。說罷。都大笑起來。馮傑此時。只得忍住了氣。陪着笑臉。向眾人說道。諸位休得儘自取笑。請分神跟大人面前。給回稟一聲。不要只管耽擱了。說着又連連的拱手。那些兵士裡面。有一兩個性情和平的。方纔說道。朋友你等一等罷。我們

到裡面給你傳進話去。不然你就是站到明天。管保也見不着大人的面。馮傑又連聲道謝。那人這纔進去了。工夫不大。走將出來。向馮傑說道。我已經把你的話。告訴回事的人。他答應給回稟上去。你先在這裡等着罷。馮傑聽了。口中稱是。只得站在那裡。靜候消息。那時許多軍士們。都把兩隻眼睛。骨碌碌望到馮傑的面上。滿嘴七亂八糟。所講的。無非是糟踐白蓮教的話。馮傑此時。在人矮簷下。不敢不低頭。只裝作沒有聽見。心中却暗自說道。小子們。不要只顧嘴損。早晚有你們一個樂子。那時叫你知道白蓮教的厲害。心裡想着。兩腿覺得痠痛非常。便暫時坐在地下。等來等去。足有一點鐘的工夫。天光已黑。軍士們多半進去。營中已然掌上燈火。馮傑暗道。好大的官派。真正難見的很。正在十分焦急。忽然從營裏面。走出兩個親兵模樣的。人大聲說道。那個是白蓮教中的人。大人傳他進見呢。馮傑聽了。只得連忙起身答應。又陪着笑臉。將自己的馬匹。託付一個親兵。請他吩咐隨營的馬夫。暫時妥爲安置。這纔隨着進了營門。及至到了中軍帳時。又有親隨人。在那裡等着。親兵交帶過

了。那親隨人又把馮傑身上搜查了一回。見沒有暗藏軍器。方把他領入帳中。燈光之下。馮傑閃目觀看。打量那個領兵的官兒。是怎樣的一個人物。只見他坐在上面。年紀不過只有三十多歲。青虛虛的一張面皮。沒有甚麼面色。自來就帶着三分病容。稀疏的幾根眉毛。眈眈的一雙眼睛。塌鼻梁兒。薄片子嘴。再配上一對招風的耳朵。看他那副尊容。簡直是乞丐的班頭。病夫的領袖。那裡像一個領兵的大員。馮傑一見。止不住心中暗暗好笑道。偌大的湖北省。怎麼會這樣的人才缺乏。憑着軍旅大事。竟自派出這樣的一個寶貝來。若不虧帶着個救苦救難的護符。得以藉此苟延殘喘。管保他兩軍一見。立刻就是一個熱決。只是活該我晦氣。奉了這個差使。還要在他面前。卑躬屈節。真真從那裡說起。但是事到其間。却也無可如何。當時只得趕行幾步。一恭到地。口中說道。大人在上。來人這邊有禮了。在馮傑心裡想。以爲自己抱着萬分的委屈。那知道人家說他。大大的不敬。在上面竟自炸了。只見那官兒把兩個小眼珠兒一瞪。撇出滿口的京腔。嬌聲嬌氣的喝道。哇。好一個膽大的教匪。

見了你家大人。竟敢這等大模大樣。難道說你那兩隻磕膝蓋。都是生鐵鑄成的。竟不能灣下去麼。據你這般的狂妄。就無怪投身教匪。甘爲叛逆了。但是這話可又說回來啦。你眼睛中。既然沒有皇上家的王法。還瞧得起我嗎。不過是在你們的巢穴裡。自家窠兒裏擺酒。要怎麼反。就怎麼反。我也管不了許多。如今既然啣着葱蒜往爐裡跑。來到我的大營。可就不能容你這般的放肆。實告訴你說。大人一瞪眼睛你就吃不住。叫你站着死。你不能坐着死。依我勸你。趁早把心眼放明白些。不要貪小便宜吃大虧。在我的面前。玩那個象屎大勁兒的。我的話。現在是說完了。你再摸摸你的脖子上。哼。哼。上面可有個腦袋。喝。這位貴大人的一套話。不亞如倒了核桃車子。說了個滔滔不斷。並且裡邊。夾着無數的俏皮話。馮傑也有聽得懂的。也有聽不懂的。不過他的命意所在。却早已十分了然。只因爲見他。沒有下跪。故此大發雷霆。但是他的話。竟如善於作文的人。只在空際盤旋。始終沒有把題點破。靜待觀者。自去領悟就是了。那馮傑本是個能言巧辯。善觀風色的人。適纔見了他那副尊容。

已然是瞧他不起。如今又聽他這一套吹五詐六的話。完全是旗官的惡習。越發不把他放在心上。當時不慌不忙。恭身含笑說道。大人不是怒我不曾下跪麼。請暫時不要生氣。容我慢慢的聲說。我這沒有下跪。却有兩層道理在內。馮傑說到這裡。貴成早用話攔住道。好呵。原來你不下跪。敢自還有道理。這樣看來。是我怪你的。沒有道理了。不想本大人今天却要聽你的教訓。馮傑忙道。話不是這樣說法。請大人不要性急。容我把話講明。再評一評所說的對不對。我所謂第一層道理。因為我們白蓮教中。向來諸事務從簡略。不照官場。專講甚麼下跪磕頭儀節。所以我們教中的將士。見了本教的首領。也只是長揖不拜。習慣成了自然。禮節何能遽改。今天見了大人。這一恭到地。在大人眼中看着。以為是簡略不恭。但在我自己想。已經覺得隆重無比了。再說第二層道理。我在教中。雖算不得甚麼重要的人物。但是此行。一來代表本教。二來代表我們的元帥。雖與大人尊卑不同。却立在對等的地位。倘若卑躬屈節。下跪磕頭。豈不有辱使命。失去派我前來之意。所以我這不下跪。不單為保

全自己的面子。實在要顧惜本教及敝元帥的面子。還請大人推情原諒。況且於這兩層道理之外。還有幾句話。要跟大人說。想大人是勳閥貴胄。不比那起自草莽的武官。甚麼道理見不透的。若把我當作來使看待。自然要有相當的敬重。就不該讓我下跪的。若是把我看作一名教匪。這下跪不下跪。又儘可不必爭的。因為大人身居顯職。統率三軍。稱得起是令行禁止。威無不加。任憑甚麼人。誰敢不仰承大人的鼻息。真是巍巍蕩蕩。其大難名。譽之不能有所增。毀之不能有所損。又何必跟一個區區的教匪爭這無謂的禮節。豈不是有些受尊麼。大人請想。我說的話。是也不是。那馮傑。嘴裡一邊說着。却一邊把眼看着那貴成。只見先前剖析那兩層道理。他的面目上。很有些不以爲然。及至後來。高高的將他一抬。說了無數的恭維話。立刻見他一種得意的微笑。從嘴唇的角兒上。一直的上了眉梢。不住的點頭搖腦。好像把馮傑那些捧場的話。當作檳榔嚼。要細細咂尋滋味似的。他這個樣子。到了馮傑的眼中。早已心領神會。暗說。這個小子。原來喜歡把炭篋子。戴在腦袋上。我心裏越

發有了主意。大概這一套話。合了他的脾胃。不至於再跟我翻臉了罷。果然馮傑這一猜。被他猜對了。只見那貴成。把嘴一咧。笑着說道。姓馮的。我告訴你說。你講的甚麼兩層道理。我聽着倒很是稀鬆。不過後頭說的話。倒還通達時務。有些見解。本來我一個作大人的。何必跟你這樣人。講究場面過節。不過有一件。鼓不打不鳴。木不鑽不透。我若不把這話。對你說知。明白的呢。說我大仁大義。不在乎這個。糊塗的呢。就許反把我看小了。所以我不能不把話點一點你。馮傑聽了。趕忙說道。大人的高才。實在教人佩服無地。像這一點小事。都能夠辦的。八面玲瓏。大事就更不用說了。無怪制軍。拔諸稠人。託以重任。足見像大人。這才識宏通。在湖北省中。找不出第二個來了。這一套馬屁拍的。只把那貴成。喜歡得眉花眼笑。望着馮傑說道。你這個人。剛一見面時。似乎看着你的心眼。不大透亮似的。誰知論起事來。却這樣聰明得很。無怪你們教中。特意派你來了。左右給他搬過一個座兒來。坐下也好講話。伺候的人聽了。趕忙答應一聲。掇了一把椅兒。放在下面。馮傑暗道。好呀。座兒也來了。這可

讓我摸準了你的脾氣了。只要你不怕罡風。我可以把你恭維到雲眼兒裏去。這可又費了我的甚麼呢。當即向貴成謝了座。回身坐下。貴成道。我聽說你叫馮傑。但不知你在白蓮教中。是個甚麼位置。馮傑道。敝元帥封我作英哲校尉。貴成道。哦。原來你們白蓮教。竟自也有官職。並且這個名兒。還很透着新鮮。我聽說你是從安陸府動身。奉了你們元帥之命來的。這話可是麼。馮傑道。大人說的是。貴成又問道。你此行。可帶着你們元帥的書信沒有。可以呈上來我看。馮傑道。書信却沒有帶。因爲形諸筆墨。稱呼有許多不便。所以來見大人的意思。統通由我代達。貴成點頭道。這話也說得是。但不知你們元帥。特意派你前來。迎頭兒見我。却是甚麼意思。那貴成口裡。雖然是這麼說着。但滿臉上。却露着洋洋得意之色。大有明知故問的樣子。那馮傑是個狡猾不過的人。看了他的顏色。已然知道他的肺腑。心中暗道。你跟我裝傻。我樂得還給你灌米湯。看咱們兩人。誰鬧的過誰。主意打好了。便在座上躬身說道。大人若問我。奉命而來。所爲何事。實在因爲我們元帥。聽說省中特派大人。統兵前

來。一者懷大人之德。二者畏大人之威。以爲彼此很沒有交鋒的必要。所以派我恭至麾下。悔罪輸誠。並磋商議降的條件。想大人仁厚存心。神武不殺。定能格外矜全的。先時貴成心中。雖說是有把握的。究之事體未經證實。不免有些猶豫。及至聽了馮傑這片話。好比一塊石頭落了地。說不出心中那一份快活來。暗想虧得自己眼明手快。這一份美差。搶在別人的頭裡。如今果然不出所料。那赫赫有名的齊王氏。已然是望風而降。那紅旗報捷。越級高遷。不是已經穩穩的捏在掌中麼。想到這裏。連週身的汗毛。都覺得異常鬆快。但是他那爲人。向來是不肯說老實話的。得了便宜。還要賣乖。好透着他格外的機靈。當時便笑着向馮傑說道。哦。原來是你們元帥。派你來議降的。我聽了。實在高興得很。但是我要問你。官軍前來。也不止一次了。怎麼你們元帥。早也不降。晚也不降。單等我來纔要降呢。這其中。恐怕還有別的原故罷。說着。眼望馮傑。發出一種詭笑。在他的意思。無非要從馮傑口中。擠對出要搭救袁錦章的話來。誰知那馮傑。比他還透着老練。暗說。好小子。你不用擠對我。看咱們

兩個人。誰綳的過誰。當下便答道。固然是有大人這麼一問。但是人跟人不同。豈能一概而論。從來文的要憑才藝驚人。武的要仗威望壓衆。像從先那些統兵的將領。慢講我們元帥。就是區區的我。也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。不要說不肯在他們手內投降。就是肯時。請問他們。可擔得起這個責成麼。假如把這千觔担子。放在他們肩。上。他們竟自担不起來。豈非畫虎不成。反類犬。這是我們教中。禍福所關。豈能冒昧從事。那裡能夠像大人。是制台前站得起來的紅人。說一是一。說二是二。如今既然統兵前來。我們教中。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。去虎口而就慈母。焉有不傾心願降之理。再說大人。堂堂貴冑。赫赫名家。中外具瞻。誰人不曉。我們降在大人手內。豈不比降在別人手內。名聲還好聽一點麼。常言說得好。識時務者爲俊傑。我們元帥。雖說是個女流。却善能通權達變。審勢揆時。可行則行。可止則止。這就是不降別人。特意來降大人的原故了。這一套話。更把那喜歡奉承的貴戚。說得心癢難搔。異常受用。一時得意忘形。便也不論甚麼官體不官體。用手將馮傑一指道。老馮。我真信服

你憑你這張嘴。真可以說的叫活老鴿下樹。死漢子翻身。但是我要告訴你。你跟貴大人面前使乖。你還差一著呢。如今我且問你。我要不把那個姓袁的帶來。你們元帥。能夠乖乖的。派你前來投降嗎。他說到這裡。不禁哈哈大笑。馮傑暗說。到底從你口中供出來了。咱們兩個人中。反正有一個差一著兒的。可不知道是誰。當即含笑說道。大人所說那個姓袁的。莫非就是袁錦章麼。貴成道。除去他。還有誰跟你們元帥。那樣連心呢。馮傑道。那袁錦章。是我們元帥的同學。並且他父親。就是我們元帥的業師。現在老人家故去。身後只此一子。論起報答師恩。當然有搭救的必要。但是教中歸誠。却不純在乎此。請大人不要想左了。貴成道。呸。你不要跟我裝糊塗。拿話替你們元帥蓋羞啦。現放着是嫡親的丈夫。又說的是甚麼同學。如今這個年頭兒。就連親弟兄。還是誰都不顧誰。那同學的情分。還算的了一回事。除非是老婆漢子。彼此還有一點索連。我勸你實話實說。不用替別人假撇清兒啦。馮傑道。大人說的是。丈夫也罷。同學也罷。我決不跟大人作這無謂的爭執。好在我們元帥派我前來。

是跟大人議降。不是跟大人吵嘴。等到議降的事情辦好了。就連教中的一兵一卒。也都是皇家的子民。大清的百姓。決沒有追咎既往。再加罪名之理。何況說那個姓袁的。是隨同大人前來。身未入白蓮教。手未拒大清兵。無論是誰的丈夫。誰的同學。還能無原無故的。把他殺了。鬪了嗎。我又何必急急忙忙的。替他爭辯甚麼名分呢。貴成聽了。哈哈笑道。真有自己的。你總算能說就結了。如今咱們。且不談這個。把你們元帥議降的條件說一說罷。馮傑當時。便提出許多的條款。甚麼豁免罪名啦。補發錢糧啦。安插兵卒啦。應有盡有。說了一個天花亂墜。倒像誠心實意的歸降。確有其事似的。貴成聽了以後。竟自不假思索。公然的答應下來。他因為臨行之時。制軍曾經面授機宜。說教匪雖然投降。必然要求幾種條件。無論如何。當時儘管應下來。俟等大局抵定。再行從長計較。他既有這個成竹在胸。所以樂得這般慷慨。當下馮傑說道。承大人如此體諒。實在令人感激不盡。但是我所說的。不過是個大綱。至於詳細的節目。還須俟等明日。大人到得安陸府。跟我們元帥觀面商訂。方能諸事一一

就緒。貴成道。這是自然的。還用得着你說嗎。諸事總要跟你們元帥說過。方算妥洽。不過你來這一趟。我心裡就都有準備了。如今這件議降大事。總算藉重了你。作了個穿針引線之人。稱得起是奇功一件。等到諸事辦妥以後。我必要回明了制台。特別的提拔你。馮傑道。多謝大人的栽培。實在叫人感激不盡。但這事却是後話。而且我自問命小福薄。對於作官的興致也不很濃。雖承大人的另眼看待。我自己却不在于這個。現在倒有一件事非常緊要。總求大人施恩纔好。貴成道。甚麼事情。值得這樣着急呢。你只管說罷。只要我辦得到的。沒有不行。馮傑道。也沒有別的。我自從安陸府動身。馬不停蹄的跑到這裡。差不離已是多半天。還加着半夜一點兒水米。不會沾牙。又跟大人談了半晌的話。我的肚子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。貴成聽了。不禁大笑道。喝。我當是甚麼呢。原來是把你餓慌了。這個事情好辦。用不着說甚麼施恩的話。當即吩咐左右。快給預備酒飯。就叫他在我這裡吃。我還要跟他談話呢。他說到這裏。又把眼望着馮傑道。你這人實在有趣的很。我跟你的脾氣倒很是投緣。

將來保你一個前程。你就跟着我當差罷。馮傑口中稱謝。心裡暗道。這真是渾蟲。拿着奸細當好人。明天到得安陸府。管保有你一個樂子。還要妄想攀高呢。少時酒菜已備。馮傑便毫不客氣。放開了量。大吃大喝起來。貴成趁他喝着酒。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問開了這位女元帥。容貌長的怎樣咧。武藝到底如何咧。他從先怎麼入的教。你們大家怎樣就會賓服他咧。馮傑見他這樣絮絮叨叨的問。便也一答一合的跟他說。但所說的話。都有分寸。總要替自家元帥。佔住了面子。幾乎沒有把月娘捧到雲眼兒裏去。貴成聽着不住的點頭咂嘴。忽然他用手將磕膝蓋一拍道。想不到那個姓袁的。竟會有這樣一個文武全才十分美貌的好老婆。並且跟他恩深義重。不忘前情。將來投降以後。或者沾了妻子的光。弄個一官半職。這小子的樂兒可就大了。馮傑聽了。心中一動。便向貴成說道。聽說那個姓袁的就在大人的營內。可否把他叫到面前。讓我看上一看。貴成道。鬧了半天。你還是不放心呀。我說你們元帥是爲姓袁的投降。你還不肯承認。到而今。你也要見一見他的面了。本來是千里燒香。

虔誠不過。既經到了山門。那有不見佛面之理。隨即吩咐左右。把袁錦章帶將上來。左右答應下去。那時馮傑已經吃喝完畢。心裏盤算着。那個姓袁的倒是怎樣的一個人物。工夫不大。袁錦章已然帶到。只見他向貴成打了一恭。口中說道。不知大人深夜見喚。有何吩咐。馮傑閃目看時。見來人是個怯弱的書生。面目確是十分韶秀。並且衣履整潔。倒不像是個囚犯的樣子。貴成道。袁錦章。我告訴你。你那白蓮教的夫人。已經派人前來議降了。這就是那派來的人。他要見見你。也是不放心的意思。你自己要掏心窩子說。我這一路可沒把你錯待呀。他又望着馮傑道。你看。這就是他。回去也好先告訴你們元帥說。我這裡是貨真價實。不誤主顧的。況且我也不是稿情。這一路之上。好茶好飯。待承的非常週到。半星兒也沒有難爲他。你要不信時。只管去問。千萬見了你們元帥。要把這話說知。不可淹沒了我這一片好心呀。馮傑躬身答道。大人寬宏大量。樣樣事想得週全。將來見了我們元帥。定要將這一番好意代達的。貴成聽了。含笑點頭。再看那袁錦章時。只見他面色緋紅。露出踴促不

安的神情來。也不知道他是見了馮傑有些不好意思。也不知道他是另有別的爲難情形。貴成望着他笑道。一個男子漢。可害的是那門子臊呢。早晚你們夫妻團圓。我還得喝你們一鍾喜酒哪。袁錦章被他這麼一說。更覺得坐立莫知所可。便啞啞的說道。生員今天晚上。身體覺得不大爽快。本來是已經睡覺的了。因爲大人呼喚。不得不來。若是沒有甚麼事情時。生員還要告假休息的。貴成道。你看。坐都坐不住了。別是喜歡的罷。回去休息也好。明天預備打起精神。好跟你夫人相會。又向馮傑道。你可有甚麼話問他沒有。有時趁早的說。馮傑道。我不過要見一見就是了。可有甚麼話可問呢。袁先生既然身體不爽。儘可回去休息就是。袁錦章這纔辭了出去。那時天氣。已過午夜。貴成方命人預備床帳。領馮傑前去安歇。貴成此時不用說是一肚皮高興。好比押寶的下孤注。恰巧押着了紅心。唱戲的打炮。得了碰頭的好兒。那一份歡喜。不由得過了勁。鬧的睜着兩隻大眼。乾着急。却睡不了覺。直到天光將要發曉。方纔朦朧的睡去。比及一夢醒來。已經過了已牌時分。合營將士。早都齊臻。

臻的。只伺候大帥起床。他見天光這樣的晚。却毫不在意。以爲大功已然告成。可忙的是那一家子呢。當時慢條斯理兒起來。盥漱已畢。喝過了茶。這纔命人預備酒飯。席間又找了兩個陪客。一個是他的盟弟博凌阿。一個便是馮傑了。他一邊喝着酒。一邊說着話。如同畫眉鳥兒似的。咕咕呱呱的吵個不住。並且酒到杯乾。喝的非常有興。馮傑怕他喝醉了不能起程。就誤了事。便勸道。大人少喝一鍾罷。等到得安陸府。把事情辦完。那時再放量暢飲。豈不好麼。博凌阿在旁也是這樣說。貴成這纔止酒進飯。飯畢。天光已然過午。貴成問馮傑。奔安陸府那一門好。馮傑道。走西門是順路。並且我們元帥預備在西門外跟大人會話的。貴成點頭。當即傳下令去。拔隊起程。那軍士是早預備好的了。一言令下。全隊出發。浩浩蕩蕩。直奔安陸府而來。那些軍士們是早得了白蓮教投降的消息。以爲這一去只是擊功受賞。用不着打仗交鋒。當然人人喜悅。個個歡欣。恨不得立刻到安陸府。所以這不到百里的路程。約摸天將傍晚的時候。已然趕到。那貴成騎着高頭駿馬。在帥字旗下。左有博凌阿。右有

馮傑緊緊跟隨。後面無數親兵擁衛。如飛的向前行。他此時是一腔歡喜。遍體輕鬆。所以一路行來。並不覺得甚麼鞍馬勞頓。便看到得安陸府西門以外。遠遠望去。只見黑壓壓的一片。在那裡蠕動。知是人馬屯集。貴成在馬上。向馮傑問道。你們教中既然投降。彼此用不着交仗。又何必在那裡晾隊呢。馮傑道。大人今天初到。理應擺隊相迎。大概我們元帥。也是一番恭敬之意。貴成笑道。這樣說來。你們元帥也未免太客氣了。馮傑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是昨天我到大人那裡去。事情辦得怎樣。還是一概不接頭。我須得趕上前去。把話回明。免得兩邊軍隊接觸。彼此生出誤會來。那是却於驕降的前途。大大有裨。大人請想。我說的可還對麼。貴成聽了。連連點頭道。這話很對。你便趕快的去罷。不要鬧出岔子來。可不是玩的。馮傑應了一聲。便把坐下的馬。加了一鞭。越過官軍的大隊。如飛向這邊趕來。馮傑去後。博凌阿向貴成道。大哥。我有句話要跟你說。我看那個姓馮的。太已的滑頭。他說的話可靠得住嗎。還要小心一點纔是。不要上了人家的當呵。貴成笑道。老弟。你不要瞎小心了。現放

着擰包兒的人。在咱們這裡。還担的是那一門子的心呢。好便好。不好便把袁錦章綁到陣前。將那潑風兒也似的鋼刀。攔到他的脖子上。無論那齊王氏怎樣的萬惡滔天。看見他那心愛的人兒。被人這樣的收拾。也得乖乖兒說好的。老弟。你放下心罷。淨等着跟哥哥升官就是了。那博凌阿聽了老盟兄的話。也覺得深爲有理。心中便寬鬆了許多。當時一邊談着話。一邊走着路。看看跟白蓮教的隊伍已然相隔的沒有十分遠。貴成便傳下號令。將隊伍紮住。他因爲聽了馮傑的話。恐怕軍隊接觸。彼此生出誤會。將事情鬧壞了。所以格外的爲此小心。當下勒住了馬。向對面觀瞧。雖然看不清楚。但是隱隱約約的。也可望見規模。只見旌旗招展。隊伍森列。人馬猶如潮水的一般。軍容非常壯闊。若拿自己軍隊跟人家比起來。不用交仗。已然是勝負攸分了。那貴成心中想道。虧得我有這護身符兒。來作保障。不然。豈不是拿着雞蛋來撞鵝卵石麼。如今有袁錦章一個人。在我手內。不亞如十萬雄兵。足可以保得泰山之穩。想到這裏。得意非凡。兩眼兀自放光。望着對面。工夫不大。已見馮傑一騎

馬似弩箭離弦的一般趕來。貴成望着博凌阿道。你看。那不是馮傑已經回來了麼。大概事情就緒。沒有甚麼參差的了。博凌阿點頭稱是。少時馮傑已到攏住了馬。向貴成言道。我已把一切的事都向我們元帥稟過了。我們元帥對於大人這一番體恤。非常的感激。不過關於議降。有幾句要緊的話。須當面跟大人談一談。俟等規定已後。便迎接大人率軍進城。我們元帥又怕大人或有信不及的意思。所以叫我代達。彼此在陣上會談之時。我們元帥只是一人一騎。並且不帶軍器。大人若還不放。心儘可多帶護衛。本來是主客異勢。易啟猜疑。不能不替大人想到了。貴成聽罷。大聲嚷道。你們把我當作甚麼人。值得如此小氣。陣上會幾句話。算得甚麼。你們元帥既然開誠布公。難道我專以小人待人嗎。走走。我便跟你一同前去。博凌阿道。且慢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是大人乃是三軍司令。豈可如此托大。還是派人隨同保護爲是。貴成道。你倒說得好。人家一個女人。還這樣大大方方的。憑我一個男子漢。難道是破鼻烟壺兒。拿不出手去嗎。再說人家是一人一騎。我可帶一大幫人去。在咱們固

然是放心了。難道人家就不許多疑嗎。凡事總要從兩面想。不能只顧一面。貴成這一套話。倒把博凌阿問的張口結舌。答不上碴兒來。倒是馮傑從旁解勸道。誰能像大人這樣聖明呢。但是博大人的話。也是一番好意。多少帶幾個人去。也不妨事的。以後說來說去。算是隨帶十名親兵。一同前往。當時兩邊軍隊。都鴉鵲無聲。靜候彼此。主將會話。那貴成隨着馮傑。縱馬而來。眼看着他到了兩軍對峙的居中地方。那馮傑兜住了馬。仔細將地勢望了一望。向貴成道。大人不勞前進。請在這裡略候一候。待我去請我們元帥。來與大人答話。貴成點頭。勒馬立定。那十名親兵。自然也就一齊的站住了。馮傑便縱馬向對面跑去。貴成瞪着兩隻眼。呆呆向前面望着。一霎的工夫。只見一騎馬。電掣星飛而至。遠遠望去。恰似卿雲晝現。皓月當空。幾乎沒有把人的眼睛耀花。及至定了一定神。細細看時。只見馬上那個人。頭帶爛銀冠。身穿白緞袍。蛾眉淡掃。滿面英風。於秀美之中。隱着一團煞氣。這正是那鼎鼎大名擾亂湖北的齊王氏。那貴成看了。也不知是羨慕。也不知是讚嘆。也不知是恐懼。也不知

是驚惶。但覺得一片神光。將他罩住。登時目定口呆。有些罔知所措起來。就是那十名親兵。看見來的那員女將。這等的威嚴。這等的氣派。也都駭愕異常。彼此搖頭吐舌。暗說憑着一個女子。居然能號召大軍。攻城奪邑。平日聽去。兀自叫人難信。今天見着這個人。果然名不虛傳。勝強男子百倍。不信若跟我們貴大人比較起來。豈不是一頭撞見獅子了麼。那貴成跟親兵的感想。不過只在一眨眼的工夫。而那騎馬已然似流星一般的趕到。相隔約在四五丈遠。那女將便將坐下馬勒住。又把眼光向地下看了一眼。恰似辨別甚麼似的。方纔抬起頭來。向對面望去。眼光射到貴成的面上。猶如閃電一般。將他懾住了。那貴成本打算要說話的。無奈這時候心中好比十五個吊桶打水。七上八下。臉也漲紅了。汗也出來了。口中吃吃的。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耳輪中猛聽得對面喝道。來的那員將官。可就是貴成麼。他掙了半天。方掙出一個是字。只見那女將微笑。也不再跟他說話。只把手中的馬鞭。向上方一擡。只聽得白蓮教陣中。一個信砲。起到半空裏。恰似晴天的霹靂。那貴成雖說神

智昏亂。却也覺得消息不好。想着撥轉馬頭要走。不想說遲遲。那時快。信炮方纔起。到空裡。馬蹄下忽然呼隆隆一聲響亮。不亞如山崩地裂。但見塵土漲天。人馬皆陷。正是。

方駭雷聲鳴耳內。

忽驚足下又山崩。

欲知月娘巧擒敵將。却是怎般的設策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英雌奪婿記 第三十六回



第三十七回 擒主帥彈指破連環 晤舊侶驚心成臚鼎

話說那貴成信了馮傑之言。抱着一腔高興。統領官軍。奔到安陸府。前來受降。居然順水行舟。事情安安穩穩的辦到。白蓮教的主將。請到陣前答話。並且那邊只是一人一騎。並且不攜帶軍器。他若不放心時。還可帶人護衛。按照情理說。這樣開誠布公。定然是沒有失閃的。所以他把這件事。看作輕似鷄毛。毫不介意。隨隨便便的。帶了十名親兵。直臨陣前。誰想事到臨期。他心中懸想的齊王氏。竟與目中所見的齊王氏。大不相同。見對面來的那員女將。一片神威。十分煞氣。不由得心攝目眩。有些張惶失措起來。那邊問他可是貴成。他答應出一個是字。當時月娘把馬鞭向上一招。原來是一個暗號。只聽得白蓮教隊中。起了一個信炮。貴成跟那十名親兵。打算要回馬時。已經是來不及。在貴成的料度。是怕教中的人馬。掩殺過來。誰知人家早安排好了地網天羅。用不着這樣的費事。信炮一響。當時他們四十個馬蹄之下。一齊覺得天旋地轉。就如同鳥兒落在滾籠上面一般。不知不覺的。連人帶馬。一並陷

入坑塹之內。話說到這裡。須將往事補述一番。好讓貴成的被捉。近情近理。不然怎麼這個陷坑。早也不陷。晚也不陷。單等信砲一響。他纔平空自陷。難道這個坑是活的嗎。不知坑雖不是活的。裡面却有活人在內。原來這一片陷坑。上面都安的是翻板。造好以後。用浮土蓋平了。望去就如同平地一般。下面安有滑車千斤索。擎天柱各種的機關。擎天柱把翻板支好了。是安安穩穩。決然不會下陷的。裡面埋伏了兵丁。藏在四週。窺圈以內。單聽着信礮一響。拚出力氣去拉那千斤索。那些千斤索。是分繫在各擎天柱上的。索子一拉。柱子一倒。翻板不勝上面人馬的重量。還有不翻滾下來的嗎。這便是月娘在前夜晚間。吩咐雲中燕子宋吉。率領兵丁。連夜趕辦。在西門外佈置的了。他因爲貴成這一趟來。身邊帶着一個袁錦章。無論怎樣的對付他。終怕有投鼠忌器之懼。欲求萬安之法。只有叫官軍那邊。雙手將袁錦章奉獻出來。方纔保得沒有失閃。但是不用武力解決。他怎能這樣的俯首聽命呢。想來想去。忽然悟到叫官軍奉獻袁錦章。只有把他主將擒來。彼此對換的一法。事情果然辦

成不怕他不甘心就範。但是要拿他主將。只能智取。不可力擒。而且這件事情。必須籌畫的千妥萬當。倘或一有失閃。就怕於袁錦章身上。生出大大的不利。假使不爲顧全這個。不用說月娘。就無論派那一員將去。在陣上跟貴成走上三合兩趟。不愁不把他活捉來麼。但設若官軍一到。他自恃把柄在手。便不肯跟你交鋒。一見面兒。就把袁錦章。綁到兩軍陣前。到那時。請問你如何對付。所以月娘籌策之時。一面要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。一面又須保得萬無一失。方纔能把這個難題解決。因爲官軍此行。早已定出一個目標。意在招降。他便將計就計。用這誘敵之法。將他誑到安陸府城外。叫他站在陷阱。茫然不知。一聲砲響。地面皆翻。無論你怎樣的好滑。事到其間。也脫不了這個圈套。這便是月娘。爲搭救袁錦章起見。搜腸挖肝。想出來的計策了。道理既然表明。方纔把話歸到本題。再說當時翻板一滾。十一個人。十一匹馬。全都掉入陷阱之內。月娘的馬。原立在翻板的界限以外。當然是沒有事的。彼時官軍那邊。看見主將出馬。跟人家答話。大家自然都眼巴巴的望着。但因爲相隔甚遠。

說話當然聽不着的。只望見兩邊會面以後。那邊女將。猛可將馬鞭向上一招。白蓮教隊中。隨即起了一聲號炮。如同張手雷似的。幾要疑惑那女將。使的是甚麼魔術。大家不由得呆了一呆。在這一霎工夫。耳輪中。忽又聽得呼隆隆一聲響亮。塵土冒起多高。恍惚見得主將跟十名親兵。已然是踪跡不見。那些官兵。眼見這種異事。就如同青天白日。看變戲法兒似的。也不知道是驚奇。也不知道是害怕。大家面面相覷。竟自忘了前去援救。還是參將博凌阿。他跟貴成是盟兄弟。到底有些痛癢相關。不照大家那般的漠視。況且除去貴成軍中的職位。就屬他大了。如今出了亂子。他當然要擔負責任。指揮一切。所以略爲定了一定神。便高聲傳令。命全隊奮勇進撲。好前去救援主將。官軍得了這個號令。方纔如夢初醒。吶喊向前。誰知早已遲了。人家白蓮教那邊。是早就有了預備的。然那信砲一響。翻板一滾。人馬已經是雲催霧透的。趕上前來。步隊將翻板一圍。馬隊在前面紮住。教中幾員大將。如雲中燕子。宋吉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等。盡皆手執軍械。立馬

陣前預備敵擋官軍。當時步兵吶一聲喊。將翻板一律支開。裡面埋伏的人。早用撓鈎套索。將十一個人。盡皆擒捉細綁。一一的俘將上來。那十一匹馬。也都設法弄上來了。白蓮教這一邊。差不多諸事已經就緒。官軍那一邊。方纔吶喊趕到。參將博凌阿。一馬當先。他雖說救盟兄的心盛。但自己武藝苦不甚高。如今事到無可如何。也只得硬着頭皮。闖上前去。當時他催坐下馬。挺手中槍。抬頭向對面觀看。只見白蓮教的大兵。密密層層。猶如潮水一般的洶湧。押陣的幾員大將。一個個器械鮮明。身軀魁偉。橫眉怒目的。坐在馬上。恰似兇神惡煞。在那裡磨牙吮血。將要擇肥而噬的一般。博凌阿看在眼里。怕在心裡。幾乎連週身三百六十骨節。一齊都酥了。暗說。我這不是要送命麼。貴大哥被他們拿住。大概是活不成。我也就死在眼前。我們這一趟差使。心心念念。本打算要升官的。如今看來。只好先到關王殿那裡去掛號了。心中暗叫一聲。貴大哥呀。小弟今天。陪你走了死路。交朋友。總算不含糊。至於救你不成。只怨我本事不濟。咱們哥兒兩個。到鬼門關去見面罷。想到這裡。把心一橫。滿打

算閉着眼睛。向上就闖。不提防對面一聲喝喊。便把他給噤住了。只得勒住了馬。聽時。只聽得人家說道。兀那領兵的將官聽着。你們主將已經被擒。我們並無意來殺害他。知時務的。趁早將那袁錦章交出。我們便將你們主將放還。彼此在陣前對換。或願或否。趕快把主意打好。我們這裏。還要立聽回話。這一片話。打入博凌阿耳中。方纔喘過一口氣來。覺得有了更生之望。坐在馬上。自己沉吟道。原來他們費了偌大的心機。捉去了我們的主將。爲的是當作押包。好來掉換袁錦章。這一步棋。怎麼方纔我竟自沒有想到呢。但那袁錦章。乃是制台捉來要藉此爲由。降伏齊王氏的。如今齊王氏沒有降伏成。却把我貴大哥斷送了。人家現在黜名兒。要彼此對換。罷。怕將來制台不答應。不換罷。又怕貴大哥的性命難保。真個事處兩難。叫人怎生辦理。猛可裡忽然醒悟道。眼看着白蓮教。兵強將勇。勢派太大。若要跟他交鋒對壘。只怕要滾湯滾棗。一窩都是死。如今事已至此。說不得只顧目前。一面跟他換人。一面要求暫時停戰。這樣一辦。一來保全了貴大哥的性命。二來也穩住了我自己。

的頭顱。三來也免得叫這五千人馬。同罹浩劫。豈不是一舉而三善備麼。至於制台的答應不答應。只好往後再說。還是暫解目前之危要緊。我想制台聽了這事。雖然不高興。但未必因爲一個袁錦章。就把誰殺了副了。況且我那貴大哥。腰把子很硬。是大大有根基的人。不照尋常的武官。專指當差使混飯吃。據我所知的。甚麼王爺咧。將軍咧。中丞咧。都跟他有關係。俗語說得好。不看僧面看佛面。我想制台。看在這幾個人的分上。縱然有了一差二錯。也不好意思。翻轉面皮。公事公辦啊。他想到這裏。方纔主意打好。精神一振。預備向對面答話。原來先前教中發話的。是雲中燕子宋吉。說完了以後。見對面領兵的將官。坐在馬上。呆呆的發起怔來。知道他是心中盤算。一時拿不准主意。便也暫時不去驚擾他。過了一會工夫。方見他舒眉展眼的。昂起頭來。知道是主意已經打定了。便精神貫注。聽他怎樣的回答。只見那將官。高聲說道。對面白蓮教的將士聽真。你們既然願意把我們主將放還。去換那袁錦章。這事我已經認可。不過還有幾句話。彼此要預先聲明。第一。你們教中。善用詭計。所以

我們主將。此次身入牢籠。如今既然講明。彼此對換。須要以誠相見。不得再有欺詐行爲。第二。今天的事。實在出人意料之外。我們這一邊。主將既已受驚。軍卒亦皆懈氣。看來這仗是打不成的了。或戰或否。須俟緩天再議。你們那一邊。却不可乘機討巧。於換將之後。忽行掩襲。殺一個湊手不及。那就大大的不對了。我所要求的事。你自問是否可以担任得起來。須要說那由衷之言。不可一時搪塞。宋吉聽了。微微一笑。把馬向前一催。高聲說道。兀那將官聽了。本教前此用計。那是兵不厭詐。各自爲謀。只能怪你們主將。眼睛不真。不能怪我們教中心腸太譎。如今既然當面講明。彼此對換。真個是一言既出。不亞如白染皂。其中豈有欺詐之理。至於暫時休戰之說。既出自你們的口中。本教決當體貼人情。不爲己甚。況且強者自強。弱者自弱。自甚光明磊落。一決雌雄。又何用乘機取巧。今天我儘可代表我們元帥。應允了你的要求。倘還有信不及時。不妨當面折箭爲誓。博凌阿道。既是足下可以代表你們元帥處理一切。我也沒有甚麼信不及的。那折箭爲誓的話。儘可不必。不過那袁錦章。

還在後面輜重隊裡。我當即命人往取，請略候一候罷。宋吉點頭道：「很好。我也去稟明元帥，好放還你們的主將。」不提博凌阿派人往取袁錦章。單說宋吉撥轉馬頭，去見月娘。到了面前，將跟敵將交涉彼此換人的話，陳述了一遍。月娘聽罷，知道自己一番謀畫，業經成功。眼看着那中心窒念的袁錦章，霎時之間，就可以在陣前換過。也不知是悲感，也不知是歡喜。但覺心頭另有一股滋味。直是描畫不出。假使這件事擱在旁人的身上，感情既然這樣衝動，理智當然就低弱了。一心要見袁錦章，自以交換爲急務。這慮得到別的事情麼？不過月娘心細如髮的人，忙中也不至有錯。他自想身爲一軍之主，若將陣前換人之事，躬親辦理，未免有褻尊嚴。況且此次親提大軍，救援袁錦章，已經是人言嘖嘖。倘再躬臨陣前，監視着去換人，露出那迫不及待的樣子，豈不是更要資人口實麼？看來這件事，只有委派旁人去辦的了。但是自己用計，去誑別人，也要防備別人用計來誑自己。那時候天色已然是昏黑的了。倘若倉猝之時，人家用一個李代桃僵之計，一時辨認不清，便已鑄成大錯。縱讓萬

分後悔。亦復於事無濟。這樣看來。那監視換人的差使。確是很重要的。從先宋吉。雖說見過幾次袁錦章。但是事隔多年。未必還能記憶清楚。要打算這件事。不出舛誤。最好是派馮傑。因爲他稟過。曾經面見袁錦章。昨夜看過的人。今天前去監視交換。當然不能朦混於他。這事準可保得萬無一失了。當時月娘算計已定。恰好馮傑正在旁邊。便對他說道。馮校尉。你可同宋將軍前往。辦理換人之事。須要看得仔細。不可出了舛錯。切記吾言。勿得有誤。馮傑口稱遵令。隨即向宋吉道。將軍請在這裡少待。等我去將貴成押來。再隨將軍一同前往。宋吉道。如此甚好。校尉多多偏勞了。馮傑當即催馬。親身去提貴成。再說那位中軍貴大人。萬沒想到白蓮教跟他開這麼大的玩笑。好端端坐在馬背上。也沒跟人動手交鋒。忽然覺着有點不得勁。竟自頭重腳輕。似斷了線的風箏一般。跌落陷坑以內。霎時間。鼻青臉腫。腰腿疼痛難禁。兩手上的皮。也都擦破了。滿嘴裡噙的都是塵土。還沒有喘過這一口氣來。已經被鈎子搭住。立時繩細二臂。作了俘囚。及至出得陷坑。那裡還站得住。早已一窩兒癱在

地上不成模樣了。那貴成雖說是個武官。但平日養尊處優。從不曾受過半點委屈。如今忽經着這種險惡的風浪。早把他一個十成的活人。弄得三成尙在人間。七成已同死去。坐在那裏。如癡如醉。只剩下鼻涕眼淚。一齊向下流了。白蓮教的兵卒。看了他這個樣子。一個個多說俏皮話兒。拿他來開心。因爲上頭沒有吩咐。怎樣的發落他。只好暫時監守着。過了一會工夫。方見馮傑一馬到來。口傳元帥之令。提他前去。那監守的頭目。連忙高聲答應。早有衆兵卒七手八腳。將那半死不活的貴成。從地上攙架起來。連他十名被獲的親兵。以及馬匹等項。一齊隨同前往。那貴成正當三魂渺渺。七魄悠悠之際。忽覺有人前來攙架他。以爲必是要開刀問斬。那股酸痛。從心頭湧起。真不亞如利刃攢心。滾油澆頂。說不出的難受。但是事不由己。身子早已虛飄飄的。被人架起來。勉強睜眼看時。只見坐在馬上的不是別人。正是萬劫難忘的冤家。一生獨一的對頭。將他驅來送死的那個馮傑。這時貴成心中。又是氣。又是恨。又是怕。又是悔。不由得哇的一聲。哭出來道。姓馮的。你可把我害苦了。陽世三

間我不能把你怎樣。等我身死之後。到地府陰曹。告你一狀。咱們兩個人有話到森羅殿上去說罷。嘴裡說着話。那兩行眼淚。往下直流。馮傑看了他這份可憐的樣子。不由得哈哈大笑道。貴大人。對不住得很。實在叫你多多的受驚了。前此誑哄於你。那是出於上命差遣。概不由己。你總要原諒我纔是呀。我念咱們兩個人。雖然相處一晚上。但是你的心腸兒。總算不錯。成全我這一趟差使。我很不忍見你項上餐刀。所以在我們元帥面前。再三的央懇。說就是將你殺了。亦復於事無濟。不如化無用爲有用。將你跟袁錦章調換過來。倒是個善策。我出這個主意。實在爲的是你貴大人。幸虧我們元帥居然允我所請。此次前來提你。就是到陣上前去交換。你貴大人的性命是可以保全的了。放寬了心腸。不要哭罷。貴成聽了這片話。真覺得是從九死之中。忽然又逃出性命。別的事情。一概慮不到。只知道自己是活了。從先把馮傑看作是一個要命鬼。此刻又把馮傑看作一個救命的大恩人。口中嗚咽着說道。馮大哥。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好心。我這一條性命。總算讓你給救出來了。別的話我也

不說。咱們是青山不改。綠水長流。他年相見。後會有期。倘若有甚麼事情。掄到我貴成的頭上。我決忘不了你今天的好處。馮傑在馬上點頭道。咱們後話暫且慢說。趕快去見元帥。好辦理交換的事。你不見天色已經黑下來嗎。此時貴成精神陡長。連渾身的疼痛也都忘了。並不用人攙架。隨在馮傑的馬後。穿過軍隊。一直來到月娘的馬前。當由馮傑向前稟明。貴成已經提到。元帥是否還問他甚麼話。那十名被獲的親兵。請示怎樣發落。月娘道。本帥並無甚麼話問他。那十名親兵。也隨着一同放去罷。因爲不是陣上擒來的。殺之囚之。令其心不甘服。你即會同宋將軍趕快辦理。就是馮傑口稱得令。這纔當着元帥面前。將貴成綑綁撤去。隨即會同宋吉。帶領數十名健軍。押着這十一個人。以及馬匹等物。穿過大隊。來到陣前。抬頭向對面看時。原來官軍那邊。博凌阿已派人把袁錦章取到了。因爲對面陣上。看不見宋吉出來。所以還在觀望風色。及至這時候。隱隱的見着一簇人。越陣而前。博凌阿曉得是到了。隨即統率親軍。押着袁錦章趕奔前來。及至兩邊相隔不遠。第一個開口的便是

貴成。因爲他瞪着兩隻大眼。好容易看見自己的老盟弟。真覺得死裡逃生。悲喜交集。那裡還按捺得住。便高聲嚷道。老弟呀。想不到還見得着你。愚兄真是兩世爲人了。那說話的聲音。是非常的慘戚。博凌阿聽着。心中也着實的難受。定睛向對面看時。哎呀。這一會的工夫。他那位赫赫盟兄的貴大人。已經弄得不成個樣子。帽子也落了。頂珠也沒了。翎子也折了。衣服扯得一團糟。這邊飄一塊。那邊蕩一塊。不但鼻青臉腫。而且因爲滿面的塵土。又被他一哭。腮頰上一條一縷的。如同勾了花臉一般。據他渾身上下。恰似乞兒喬裝。活鬼出現。無論何人看見。也都要忍俊不禁。不過博凌阿。一來跟他有統屬的關係。二來跟他有聯盟的情分。三來兇死狐悲。物傷其類。他瞧見貴成這般模樣。想到自己身上。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。幸虧彼此約定換人。不再交兵打仗。不然的時節。自己還不知要落到那一步天地。想到這裡。真是悲感不禁。但又無話可說。只得唉了一聲道。大哥。不要提了。有話回頭再說罷。隨即指着袁錦章。對宋吉馮傑說道。這個人便是那姓袁的了。請你們領去。把我們的人放

過來罷。那馮傑的性情。本來是精細不過的。何況又有元帥的吩咐。當然更要格外留心聽了博凌阿的話。當下把馬一拍。又向前趕了幾步。乘那蒼然的暮色。兩隻眼睛。釘到袁錦章的面上。看清了的。的確確是昨天晚上所見的那個人。並無絲毫差謬。纔把一顆猶疑顧慮的心。輕輕的放將下來。不過當時心中却有一宗詫異的事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那袁錦章的面上。並無一點喜悅之色。反倒濃濃的罩上了一層愁雲。揣摩他的心理。髣髴脫離官軍的大營。來到白蓮教的城內。如同逃出龍潭。又入虎穴的樣子。這邊跟那邊恰似八兩半斤。並沒有甚麼差別。據他這一份憂鬱的神氣。跟耳中所聞的。心中所猜的。真個事成兩橛。迥不相符。憑馮傑那樣精細的人。怎生不要疑疑惑惑。但是他想開了。只要人不錯。便是我的責任已盡。別的事情。却管不着。當時含笑對袁錦章說道。恭喜袁先生。如今已然脫得羈絆。無恙歸來。實在令人可賀。那袁錦章聽了。頭也不抬。只在臊子中。含糊答應一句。那宋吉始終就把這件事看得雪淡。從前雖然見過袁錦章。却並沒有把他放在心上。現在費若許的

力量。耗了無限的心機。方纔將他救出。宋吉却沒有先覩爲快之心。眼光並未會向他身上注射。不過因爲月娘是教中的主宰。他有命令。不能不服從他的指揮。如今馮傑卽然認清。事情已算辦妥。自己儘可無須勞心費話了。當卽吩咐軍卒。將貴成並十名親軍。以及馬匹等物。一概放還。那袁錦章。已經是過來的了。一霎之間。總算彼此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那貴成博凌阿滿懷懊喪。收軍而回。這話暫且慢表。單說白蓮教這一邊。總算所計已售。得意洋洋。給袁錦章騰出一匹馬來。請他跨將上去。大家簇擁着。向回裏走。不啻載寶而歸的一樣。彼時教中。一千大小將校。對於袁錦章這個人。大半都是耳有所聞。將疑將信。現在經元帥巧設奇計。把他換將回來。大家夥兒。如同要看希罕物兒一般。彼此都想着擴一擴眼界。無奈天光已然昏黑下來。有些看不清楚。但見左右有宋吉。右有馮傑。中間馬上那個人。身體瘦弱。面目白晳。大概望去。是一個風流俊俏的人物。大家看了以後。都止不住心領神會。暗暗點頭。自己估計說。憑這一個人。若是聰慧的女子。自幼跟他接近。朝夕相共。耳鬢廝磨。無

怪念念不忘。務必拯之而後快了。不提衆將心中猜度。單說宋吉馮傑暫令衆健軍。守衛着袁錦章。自己撥馬。來到陣中央。面見元帥。稟明一切。月娘聽袁錦章已經換到。心中當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興。按常情說。他們兩個人是鴛盟久證。勞燕忽分。闊別多年。相逢一旦。其間又經過了許多的波折。許多的委曲。好容易盼到。能夠掃除種種障礙。彼此見得一面。真個是一刻千金。片晌也不能猶豫。雖則戰陣之上。不便暢叙幽情。但是見一見面兒。說上一兩句話兒。然後並轡而歸。藉以稍慰數載相思之苦。於事也未爲不可。只是月娘爲人何等英明幹練。決不肯因爲小不忍。亂了大謀。對於這件事。心中早已盤算過。決定不在陣上。跟袁錦章晤面。他一者怕袁錦章感情激動。說出甚麼不防頭的話來。二者也怕自己一時忘形。語言容色之間。露出甚麼破綻。這些事。倘落在一般將校兵卒的眼內。不但貽人笑柄。且足爲前途辦事之梗。所以宋吉馮傑二人。把話回明之後。月娘便吩咐。將袁錦章暫歸宋吉管領。俟本帥回城後。再行傳見。這份差使。宋吉雖然覺得有些討厭。但是元帥之命。不

敢違拗。只得喏喏應聲而退。隨即撥轉馬頭。前去照料袁錦章。省得出了差錯。自己耽架不起。月娘當即頒下收兵的號令。隊伍便撲奔城門而來。到得西門。早有留下守城的將官。鑽天鶴金冲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率領守城的軍士。迎接元帥進來。那金冲早已得到報告。知道元帥巧設計謀。擒得官軍主將。已然把那袁錦章換回。心中暗自思忖道。這個丫頭。畢竟不凡。我費了無量的計算。方將他心上人陷於縲紲之中。本意要窘他一窘。料想不把他急死。也要急壞。誰知他竟有鬼神不測之機。運用從心之妙。對於這個難題。居然應付裕如。輕輕的見了一陣。未傷一兵。未折一矢。已把姓袁的小畜生安然無恙的弄將回來。豈不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還不值他的一笑麼。好在日子長得很。向後遇有恰巧的機緣。再行設法擺佈他。以洩胸中之憤。也不算晚。不提金冲心中暗自盤算。再說月娘。回到元帥府以後。軍隊已經各歸汛地。諸將都在外廂伺候。少時傳下令來。命諸將各自回去休息。不必等候謁見。諸將這纔各自去了。那時天氣已是掌燈時分。月娘退到後面。換過

裝束。有吳映雪秦曉霞二人。陪侍談話。忙碌了這半日。當然先要進些飲食。吳秦二人。也就同桌而食。自不必說。那吳映雪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。他想月娘費盡心機。方把袁錦章拯出敵人之手。論情論理。自然要急於一見。陣上不肯跟他相會。必然是爲避着嫌疑。如今回到府中。儘可私室延接。偏又慢條斯理兒的吃飯喝酒。把這話提也不提。豈不是過於矯揉造作麼。或者他雖然英武蓋世。論到兒女私情。終脫不了女兒常態。覺得羞羞澀澀。難以開口。這也是在情理之中。我既然看到這裡。便不可不代爲提撥。於是親自執起酒壺。立起身來。給月娘把酒斟滿。月娘道。賢妹何須如此客氣。吳映雪滿面春風。笑着說道。姐姐。我今天斟酒。是有道理的一來慶賀師出有功。二來喜得袁先生無恙而歸。這都由姐姐才大心細。應付得法。方能兵不血刃。建此奇勳。這一杯酒。是特給姐姐作賀的。月娘道。話雖如此說。但一半也由敵人過於驚鈍。方纔成功如此之易。何勞賢妹過獎。不料月娘的話。還沒有說完。那個鹵莽的秦曉霞又在旁答腔說道。彼此都是自家人。用不着說這些客套的話。我也

來敬姐姐。一個成雙的杯兒罷。說着笑嘻嘻的。站起身來。也給月娘斟酒。月娘道。你說話須要仔細着。外邊耳目衆多。休要叫人聞之不雅。吳映雪道。這話很是。但袁先生既然救出。似宜將他召至府中。面詢一切。也不辜負了姐姐一番苦心。況且這是燕私之見。諸將皆不在座。與教中大事無關。儘可不必存甚麼避嫌之見。這是愚妹的妄議。姐姐請想。是也不是。月娘聽罷。已猜到他的心思。便笑着說道。賢妹。你不要錯疑惑了。我既然對衆明白宣示。親提大軍。前來援救於他。如今託天之佑。事情已經辦成。還有甚麼不好意思。跟他相見麼。這暫時從緩。不肯過於急迫。實出於一番體恤之心。並無他意存乎其內。你想他一路隨着官軍而來。走了好幾十里路程。風塵鞍馬。勞頓非常。況且在陣上。又受了許多的驚惶。若急急的將他召來。不容片刻休息。名爲欲速。實屬不情。何若咱們暫且用些酒飯。也讓他休息一會。吃點東西。然後再召他相見。這豈不是彼此兩便麼。吳映雪聽了點頭道。姐姐真是揣摩人情體貼入微。像我秉性粗疏的人。實在想不到這樣精細。秦曉霞插口道。本來是姐姐不

體貼他。還有誰體貼他。好容易把他弄回來。倘若餓壞了。累壞了。那都不是事呀。秦曉霞沒有說完。吳映雪趕忙攔住道。你少說話罷。倘若惹得姐姐生氣。你這頓飯。休想吃塌實了。秦曉霞道。啊呀。既然這樣。我只吃菜喝酒。不再多嘴了。說着。果然低下了頭。一聲兒不言語。只顧把酒菜往嘴裡送。月娘與吳映雪看他這個樣子。都止不住的好笑。少時飯畢。撤下器具。月娘這纔傳下話去。派人到宋吉那裏。喚袁錦章進見。那吳映雪何等乖覺。看見已然去喚袁錦章。便推說身體疲倦。要藉端躲開。月娘道。賢妹何必如此。我與袁錦章相會。光明磊落。並無避人之處。正要藉重你們。在旁作個証人。若存猥瑣之見。便是不肖待我了。吳映雪聽了這個話。便不敢往下再說。秦曉霞道。本來姐姐跟那姓袁的。已經是數年不見面了。一旦陌陌生生的聚到一處。彼此說話。都要覺得有些不得勁兒。有咱們在旁。正可以作一個調和雙方的人物。你爲何反倒要躲開呢。吳映雪聽他這幾句話。說的很冠冕堂皇。不禁笑道。瞧不出你這個人。居然也能夠說出幾句立言得體的話來。我從今以後。倒要刮目相

待了。秦曉霞聽罷。將身子向吳映雪那邊偏了一偏。低聲笑着說道。我實告訴你說罷。方纔在陣上。天色昏黑。那個姓袁的面目如何。我並沒有看清楚。如今借着光兒。倒看一看這位姐夫。是怎般的一個人物。值得姐姐牽腸掛肚。這般的惦記着他。說完了。他又撲哧一笑。吳映雪道。剛說着正經話。你又胡噠來了。一邊說着。一邊偷眼望月娘時。只見他坐在那裏。呆呆發怔。鬚髯他們兩人所說的話。始終並沒有聽見似的。吳映雪曉得月娘。是心有所念。一時出了神。便向秦曉霞努了一努嘴兒。擺了一擺手兒。秦曉霞會意。便也不言語了。工夫不大。有人進來稟稱。袁錦章業經喚到。月娘此時面色。不禁變了一變。隨道。請進來。稟事人應諾退出。少時。聞得院中步履之聲。吳映雪秦曉霞看月娘時。只見他面上的顏色。變得更厲害了。隨即有人打起簾櫳。高聲說道。袁先生進見。當時燈光雪亮之下。照着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。從外面踽踽的走進來。那時月娘感情興奮。已達極點。呼吸都覺得緊促了。只得勉強把心神捺定。慢慢立起身來。口中說道。袁兄闊別多年。一向可好。不料今日……月娘

口中說着話。眼光已射到來人的面上。誰知這句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忽的變了一副驚雷激電面孔。回身坐下。厲聲喝道。好一個胆大的狂徒。竟敢欺瞞本帥。前來冒充。左右與我綁去砍了。外邊侍衛的人。似暴雷般應了一聲。便要前來動手。正是。

自謂當前逢舊侶。誰知驀地遇生人。

要知這假袁錦章果是何人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八回 舊事重提花薦月泣 疑團驟釋霧散雲開

話說月娘。嘔盡心血。設下巧計牢籠。方纔把袁錦章拯出敵人之手。滿指望一旦相逢。細談別後衷曲。誰知當夜晚上。燈光之下。走進的那一個人。遠遠望去。似乎便是前度劉郎。那時月娘。感情興奮極了。心中腦中。真有說不出來的一種衝動。趕忙起身離座。迎將上去。口中說了幾句客情的話。那也是當着別人的面前。不得不爾。及至眼光落到那人的面上。彼此已相離較近。不禁心中碎的一跳。立時怒火上攻。朱顏陡變。一雙神目之內。幾乎要迸出火光。那一霎中的變態。真不亞如白日青天。忽然放出奔雷激電。列位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月娘眼中。已經看出面前立定的。另是一個人。並非寤寐縈思的人物。假使這件事攔在尋常人的身上。一定似泰山頂上失脚。揚子江心翻船。抱着一百二十分的失望。雖不說放聲痛哭。也要急出兩行痛淚。這本是勢所必至。理有固然的。但月娘却是人中俊傑。矯矯不羣。豈有落那世俗常套之理。所有此時。只是一腔憤怒。並沒有甚麼悲哀。第一件事。便是要殺假袁

錦章。其次再治宋吉馮傑疏忽之罪。然後親統大軍。趕上官兵。殺他一個乾乾淨淨。方出得這一口怨氣。當時回身坐定。厲聲喝道。好一個大膽的狂徒。竟敢欺瞞本帥。前來冒充。左右與我綁去砍了。彼時吳映雪奏曉霞。以及左右親隨。外邊侍衛人等。都眼巴巴的。要看元帥怎樣會晤舊交。傾心談話。不料元帥怒氣勃發。傳下殺人的將令。好比晴天放出一個霹靂。把大家都有些嚇昏了。但是一言既出。山岳動搖。侍衛人等。應了一聲。便要上來動手。只見那真假未辨的袁錦章。雖然面色雪白。渾身抖顫。現出十分恐懼的樣子。但還似臨刑羊豕。作那最後的哀鳴。當時發出悲顫的聲音。高聲說道。元帥暫息雷霆之怒。容我有下情上稟。俟等陳述之後。可恕則恕。否則領刑未晚。月娘道。既然如此。你便據實陳將上來。倘有半句虛言。須防罪上加罪。那袁錦章此時。雖然性命呼吸。身居奇險。却喜心中清楚。還能夠一絲不亂。當時把眼光向四下裏看了看。只見伺候侍衛的人。林林總總。都鵠立在外面。要聽他的陳述。立時心中一動。暗想。我所說的話。被衆人聽着。有許多不方便的。事到臨時。說也

不好。不說也不好。豈不進退兩難。莫知所可。何若預先陳明。免得再生阻碍。想罷。便又向上回道。啟稟元帥。我所說的話。有許多事關機密。似未便叫多人一概與聞。可否屏退左右。再行陳述。月娘此時。怒氣稍息。聽了這番話。暗自想道。我是從來仔細的。此番盛怒之下。竟自失於檢點。虧得此人提醒。不然豈不要洩漏機密麼。當即吩咐衆人。一律退下。只有吳映雪。秦曉霞二人在旁。當時那少年。舉目一望。只見外廂已是空落落的。俏無一人。所有侍衛儀從。盡皆退到院外。遠遠的伺候。不敢存那竊聽之心。恐其致干未便。屋子以內。除去那位英姿颯爽。不弁而釵的元帥外。還有兩個女將。一個是豔如桃李。一個是猛若熊羆。並且那長得美的。容貌舉止。恰與元帥相仿。就如學生的姊妹一般。不問而知這兩個女將。都是手下最親信的人。無庸迴避的了。那少年定了一定神。又向案前走了兩步。叉手當胸。方纔斂眉低聲的說道。元帥在上。小生確係姓袁。名叫瑾章。但瑾乃瑾瑜之瑾。非錦繡之錦。所謂袁錦章者。乃是我的堂兄。不想被官中誤拿。因而至此。至於元帥與家兄的關係。我也略曉得。

一二的。他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口，不肯往下再說。那時坐在上邊的月娘，聽了這番解釋，心中方纔恍然大悟，暗道：原來今天這件事，既非敵人的欺謾，也非馮傑的疏忽，却有這般意外的情節，稱得起是非人所能逆料了。從先我還疑惑此人，面貌骨格，何以跟袁錦章有許多相像的地方。誰料他們共出一系，乃同堂兄弟之親。這也就無怪其然了。但他何以甘心去打這罣誤官司，自己不行聲明呢？想到這裡，方纔要向他追問列位。現在這個啞謎，既經打破，便可以還他本來面目。老老實實的，叫他袁瑾章不必張冠李戴，再弄狡獪了。當下月娘，便把面上的顏色，放和藹了許多。向袁瑾章問道：你既被官中誤拿，何以不自行聲明，脫去干係，却竟自冒險担驚，甘爲嘗試。這却是甚麼道理。當月娘問話的時候，那吳映雪、秦曉霞二人，也一面自己驚奇，一面替月娘懊惱。想不到竟會有這樣陰錯陽差的事。此番心血氣力，總算白用了。但心中却也很怪這個袁瑾章，何以甘作官中的傀儡，去冒充那個袁錦章。急於要聽他的解釋，所以四隻眼光，不約而同的，都注到他的身上。只見他，不慌不忙。

躬身說道。元帥這一番推問。當然是有的。我却不敢沽那仗義的美名。說甘心替家兄去打官司。不過是事出無奈。迫不得已罷了。想當初漢陽府知府拿我之時。乘着夤夜之間。率領人役。急如星火。就把我捉到官裏去。當時那知府待我很是不錯。他對我說。本府念你是個讀書的人。並不難爲你。至於今天前來逮捕。我是奉制台公事照辦的。若問我你犯的是甚麼罪名。連我也都不知道。你若有些甚麼冤枉。可等見制台時候。說出情由。再行稟訴就是了。請想這等葫蘆提的官司。叫人從那裡分辨。等到第二天。將我押赴省垣。去見制台。那時我只好跪伏在地。口稱戴罪生員袁璣。章參見。願大人推情憐憫。筆下超生。我想那位制台。耳輪中聽到袁璣章三字。便以爲千妥萬當。決無差誤。却那裡想到。音同字異。彼此都另是一個人呢。當時想不到。制台竟肯紆尊降貴。命我坐在一旁。先和顏悅色的。問了幾句家常話。我都據實答覆。後來提到婚姻的事。我回說。並不會娶妻。制台又問。雖然未曾娶過。可曾定下親事。沒有。當時我聽這話。問得奇蹊。不免有些發怔。制台却笑着向我道。你那未婚妻

子。乃係人中俊傑。通國皆知。你又何必故爲隱諱呢。我聽了他這話。益發茫然不知所謂。制台却又向我下了一番解釋。袁瑾章說到這裏。口鋒頓了一頓。却纔說道。元帥恕罪。制台所說人中俊傑。通國皆知的人。便指的是元帥了。到這時候。我方纔恍然大悟。知道官中所要的却是堂兄。並不是我。這一個袁瑾章當不了那一個袁錦章呵。我此時既經了悟。當然是要分辨的。不料我剛一開口。話還沒有說清。就被制台當頭把我攔住。說我意存推諉。想着不肯承認。無非出於畏罪的意思。但此事我已訪得千真萬確。決無半點差誤。你只管承認下來。其中並無歹意。我決不藉此辦你甚麼罪名。我聽了制台的話。知道他胸有成見。過於膠執了。便向他解說。跟元帥實在並無關係。決非意存推諉。所謂袁錦章者。却另是一個人。不料前兩句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制台已經赫然變了面目。說我隱匿真情。意存欺哄。倘再如此。定干未便。元帥請想。積威之下。何求不得。我見制台已然發怒。倘再跟他分辨。就許把我刑訊。不用說他不容我把話說清。滿算讓我說清了。但是我那位堂兄。已然出門好幾年了。

他目下的蹤跡。連我也都不知道。地角天涯。一時却從何處覓起。這第一最要的證人。已是茫然失了把握。再說這幾年我在家中。閉戶讀書。不問世事。稱得起是燒堯子立。形影相弔。本地既沒有甚麼親族。鄰居也遷徙靡常。這事翻騰起來。料想也沒有。人可以出頭作我的干證。到了那時候。只怕喙長三尺。也要屈打成招。與其後來刑罰。還得昧心承認。何若暫且承認了。以解目前之厄呢。因此我只得含含糊糊的應了下來。免得再逢制台之怒。此事我覺得無所歸怨。只能怨我當初名字起得不好。以致生出這種意外。轆轤就是了。當時制軍。見我承認下來。却又顏色和霽。方纔對我說出他的命意所在。原來是要藉着袁錦章這個人。前來招降元帥。我當時聽了。雖知是個最大的難題。但是事已至此。也只得唯唯諾諾。彼時我也想開了。這裡總然分辨不清。將來到得兩軍陣前。元帥說我不是袁錦章。那時一言九鼎。我自能撥雲霧而見青天。他們也就自悟其非。不加刁難了。却沒有料到。元帥具此神機妙算。一見面就把官軍主帥活擒。彼此在陣前交換。我雖知此事。愈加糾紛。但事到其

聞也只得俟等見了元帥之面。再加解釋。這便是已往從前之事。還望元帥念在堂兄之面。推恩詳察。曲賜矜全。當下月娘聽了這一套話。真是急不得。惱不得。哭不得。笑不得。回想自己這些日子。担了無限的驚恐。費了偌大的心思。葉落歸根。却弄來一個冒牌的袁錦章。向自己滔滔訴苦。怨他冒充罷。人家打這個冤屈官司。還抱着多大的委屈。怨自己粗疏罷。但是這樣奇巧的事。就讓神仙也恐怕猜不着。至於自己那心上的人兒。此時還不知在於何處。想來想去。只好說是好事多磨。命宮有舛而已。但此時。却有一件事。聊可引以為慰。就是那溫馨寤寐的袁錦章。闊別多年。毫無音問。一時想起。百念沸騰。如今雖然沒有見着本人之面。但見了他的堂弟。也可以詢問一切。藉抒伊人秋水之思。不能不說慰情聊勝於無了。當下月娘看在袁錦章的分上。和顏說道。本帥却沒有想到。此中竟有如是的委曲。如此說來。先生多多受屈了。現在本帥還有話相詢。先生可以坐下。慢慢的談。口中說着。便用手一指。下面的椅子。便是讓坐了。先時袁瑾章鼓着胆氣。把以往之事詳細陳明。但心中兀自

志忑不已。恐其這位女元帥不講情理。拿着自己來出氣。那時殺身之禍。就許難於幸免。及至聽讓坐之言。居然口呼先生。以客禮相待。知道沒有翻轉面皮的事了。方纔緩過這一口氣來。輕輕的把心放下。隨即向上謝了坐。斜簽着坐在椅上。原來這半天工夫。他站在那裡。口若懸河。滔滔陳述。早累得腰痠腿痛。口乾舌燥了。彼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侍坐一旁。聽了這番辯白。都覺此事。陰錯陽差。奇詭過甚。只爲一個字的含混。却鬧出這麼大的一重公案。在這個袁璋章。可稱是城門失火。殃及池魚。在那個袁錦章。偏又鴻飛冥冥。不知何往。此事想來想去。無所歸咎。只好說自己這位元帥姐姐。運氣不好。天喜未曾當頭。孤鸞仍在坐命就是了。袁璋章就坐之後。月娘這纔向他問道。先生既與袁錦章係屬同堂兄弟。於他近年的狀況。定然知得很詳。可以說一說與本帥聽。袁璋章聞得此言。已然猜到這位元帥的心事。自己心中思忖。這事若不據實說罷。定然是非所樂聞。實說罷。如今他統率三軍。身爲元帥。若提到他從先兒女私情。覺得諸多碍口。事處兩難。如何是好。想畢。便躬身回道。蒙元帥

垂詢。在理本當據實以對。但是個中波折。關碍頗多。先要求元帥恕罪。方敢直陳。月娘聽了。微然一笑道。袁先生。聽我告訴你說。從來英雄作事。最貴本色。本帥以一女子。崛起草莽。攻略城池。看來似乎矯然特異。但講到人情兩個字。却也不在常人之外。想我從前。跟先生的堂兄袁錦章。同堂讀書。兩心相印。後來得了父母之命。定下婚姻。當時總算是福命兼修。一雙兩好。却不料人世多舛。惹起風波。奸人從中作祟。當時我因種種關係。不得不犧牲一身。輕入虎口。總算一半仗神明默佑。一半恃自己機變。卒能反客爲主。手握大權。保身復讐。縱橫如意。這也正如昔人所說。孤始願不及此了。但每每想到。宿盟未寒。前塵尙在。難免輾轉反側。愀然有動於心。因此派人致函令兄。致引起今日這重公案。誰知事出不意。歧中有歧。遂令先生多多受屈。我今將往事。自行陳述明白。先生也儘可盡言無隱了。袁瑾章聽罷。方纔說道。旣蒙元帥如此推誠。在下何敢再爲曲飾。想我們袁氏。本不是漢陽土著。是從隣縣遷來的。我隨着先父。我的堂兄隨着先伯父。先伯母。先後遷到漢陽。袁瑾章說到這裡。月

娘却慨然嘆道。不料我那恩師。果然已經作古。回憶函丈受業。真令人有不堪回首之慟了。袁瑾章俟等月娘說完。方纔繼續着說道。先前我們兩門。本是異居的。後來我伯父携着堂兄。謀館於外。餬口四方。我父不幸。便於此時下世。伯母念我孤獨無依。隨令一同居住。約有一年多的工夫。不幸我伯母。又得病甚重。我只得寫信。將我伯父跟堂兄找回。那時便是在元帥家中處館的時候了。他們父子回來以後。隔了沒有幾日。我那伯母便一暝不視。那時我還承着父喪。我堂兄又承了母喪。當然是要在家守制。我伯父已經上了年紀。並且這幾年工夫。手中略有積蓄。家中生計。差可支持。因此也就無心外出。彼時我隨着堂兄。侍奉我伯父。晨風夕雨。講些學業。倒也安閑快樂。但是我冷眼旁觀。見我那堂兄。在伯父跟前。雖然勉強承歡。佯爲歡笑。及至一轉了面。便愁眉不展。時時發爲浩歎。恰似抱着難以告人的心事似的。我們兄弟二人。雖非同父同母。却是異常友愛。我見堂兄這個樣子。心中很代爲難過。但因個人隱事。是不便輕於詢問的。所以只得隱忍着。後來我見他那情形。益發不對。

了。面龐消瘦。精神日減。大有日就憔悴的樣子。我那時心中有些忍耐不住。便在一日。晚間。乘我伯父就寢之後。悄悄的問他。到底懷着甚麼心事。弄得這樣無精打采。他被我這一問。不禁發爲長嘆。遂卽源源本本。將肺腑之事。對我言明。原來元帥府上的老員外。對我堂兄。很是賞識。先已有意附爲婚姻。不料我那伯父。另有一種見解。跟執柯之人。以緩商爲言。暫行謝却。背地裡對我堂兄說。元帥乃是女中豪傑。人中龍虎。將來不甘雌伏。定要雄飛。變化如何。此時直是無從料定。豈是尋常一介書生。所能取以爲配的。諄諄誥誥。我那堂兄。切不可存此妄想。當時他迫於父命。只好唯唯應承。後來接到我伯母病重的信。我伯父便要辭館而行。可巧當時老員外染病在床。不能出來面見。便命我堂兄到後宅去辭行。他得了這個機會。遂矯我伯父之命。將白玉鎖紙獅子。作爲聘禮。老安人以金鳳啣珠釵爲報。兩邊便算締下了百年姻眷。其實這件事。全由我那堂兄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。我伯父却絲毫未曾與聞的。在我堂兄的本意。原希望我伯母的病症可以痊好。私下裡將此事說明。然後

再向我伯父委婉陳情。或者不難得當。却不料我伯母竟自一病不起。遂使堂兄希望。幻作空花。當時他將這事。對我言明。遂把珠釵取將來給我。看幾於捧之啜泣。我見了。也爲之十分感動。袁瑾章說到這裡。歇了一歇。那時坐上的月娘。不住搖首微喟。却因爲矯命定婚的事。從先他也如同蒙在鼓裏。此時方纔知曉。袁瑾章却又接着說道。彼時我洞曉其中底蘊。也很是替他爲難。因爲一方面。迫於父命。不易轉圜。一方面。又業有成約。難於遽毀。況且據我堂兄的口吻。大有死生以之之概。這豈不又是難上加難麼。我只得用善言勸慰。叫他暫時休要着急。俟等得了相當的機會。再向伯父面前。探詢探詢。是否尙有磋商的餘地。目下隨緣暫度。莫要愁壞了自巳的身子。堂兄聽我這一番善意的勸告。也只好點頭答應。從此以後。我方纔曉得他的隱衷。但是當時。我雖然這樣說。無奈我那伯父。雖在家常晏居。也永是道貌嚴嚴。凜不可犯。作子姪的。那裡敢輕易開口。去說那瑣屑之事。所以只得暫時隱忍着。後來熬了幾個月。可巧有人來家。替我堂兄提說姻事。我得到這個機會。便等待無

人之時。向我伯父面前。委婉陳說。誰知我那伯父所見太固。堅執前言。決沒有一點輕鬆的口氣。我見老人家如此執拗。也沒有敢將堂兄矯命定婚的事說將出來。怕的是惹起家庭風波。益將不可收拾。只得姑且隱默了。至於堂兄那面。我也含含糊糊的應付他。恐其把話說穿了。勾起他的心病。誰知一來二去。旁人給提的那家婚事。眼看將有成議。擇日將要下聘了。我家共住着幾間屋子。親丁僅有三口。這樣的事。當然瞞不了堂兄。他自從得了信息之後。便鎮日無言。書空咄咄。猜不到他懷的是甚麼心事。我有時用言語去勸慰他。他便用別的話枝梧開。不肯來談這件事。我還以為他見事無可挽回。便強自寬解。漸漸付諸淡忘。心中兀自歡喜。誰知這一猜却猜錯了。原來他已經決定了最後的主意。不肯再作那無謂的饒舌。竟於定期下聘的頭一天。悄悄出門而去。在平常日子。我們兄弟兩個人。讀書疲倦。有時到郊外去散步。藉以調養精神。我伯父也從來不加禁止的。所以他那一天出去。我還以為他心中鬱悶。隻身去作郊外之遊。也算在常情之中。不足為異的。不料到了天色黃

昏的時候。還不見我那堂兄回家。我把前後的事一印證。覺得此事有些奇蹊。心中便大大的不安起來。但又不敢對我伯父說。恐怕老人家着急。後來我在他藏書的抽屜中。找出一封給我伯父留別的信。當時我拆開一看。見那信中的大意是說。事情已經作錯。沒有挽回的餘地。如今只能披髮入山。作個世外之人。庶免進退失據。受那良心的責備。自知不可爲人。不可爲子。但以勢逼處此。欲罷不能。惟望父親原諒。善自寬解。視如此不肖之子。有不如無。免至上累慈躬。重兒罪戾。則受賜多矣。至於個中詳情。請問堂弟自悉云云。我看了這個信。真是方寸已亂。莫知所可。便手中拿着信箋。呆呆的站在那裡。竟自出了神。不料有人從我手中將信箋取去。我方纔省悟過來。舉眼看時。拿信的不是別人。却正是我的伯父。原來老人家正從對面屋中走來。要一看我堂兄。是否已經回家。誰知事情湊巧。恰趕上我拿着信箋發怔。老人家瞧着詫異。便從我手中取過來看。我當時見了以後。又是吃驚。又是害怕。直不知如何是好。只見老人家。一邊看着信。一邊拿信的手。不住索索的抖。還不知着

完沒有看完。那信便從手中落到地上去了。我知道老人家心中難受得利害。恐怕急出一個好歹。便趕忙攙扶到坑上去坐了。隨即說了無數勸慰的話。老人家却一聲兒沒有言語。歇了半天工夫。方纔向我追問其中底裏。我因事已決裂至此。只好據實直陳。把聞諸我堂兄的。統通向我伯父覆述了一遍。老人家聽罷。把頭搖了兩搖。長嘆一聲道。任他去罷。我也管不了許多。你往後看着我所說的話。是否應驗就是了。想我那女學生。乃是人中之龍。豈是閹闖之中。所能了此一世。將來玉終出璞。珠自離淵。定當超越常軌。作出一番事業。至於吉凶悔吝。那可是難於預料了。我見到此處。爲自己家門設想。所以不許這件婚事。偏偏他們兩人。又生出這段情愫。竟至臨歧告別。矯命定婚。實在出我意料之外。此後前因後果。牽纏到何處。也只好聽天由命而已。說罷。又不住的嘆氣。我從新勸解了一番。便商量尋覓我堂兄的辦法。我伯父道。何必尋他。尋來倒更是難處。況且也未必尋得着。又何必徒亂人意呢。我聽了老人家的話。也只得姑且答應着。俟等後來。再行暗中查訪。至於第二天下午聘

的話當然也就婉謝前途。因而作罷了。後來我託人就近探訪我堂兄的縱跡。却是消息沉沉杳無音問。我又鎮日價伺候我伯父的杖履。一時不能離開。那尋訪離人的事只好暫時中止。我伯父從此以後絕口不提我那堂兄。我怕傷老人的心。也不肯輕道隻字。但我留心體察。我伯父對於此事。外面雖作達觀。其實心中非常難過。從他那精神日見頹唐。顏色日形憂鬱。便可考驗而知了。上了年紀的人。又加上這一種心病。難免三日好。兩日壞。常常的害起病來。到了以後。竟自臥床不起。與世長辭。當臨危的時候。老人家曾對我說道。你那不孝的哥哥。因為兒女私情。忘了倫常大義。我已不承認他是我的兒子了。我死以後。你好好守着廬墓。不要忘了歲時的祭掃。自己奮志攻書。力求上進。便是我袁門的肖子。千萬不要拋撇一切。躬自登山涉水。去訪那忘了根本之人。務須切記吾言。不得妄作聰明。使我在冥中憤恚。我聽了這種傷心的話。當時也只好涕泣答應。及至伯父歿後。我們袁氏門中。便是死的死。走的走。只孤另另的剩下我一個人了。我將伯父安厝以後。未嘗沒有尋訪我那

堂兄之心。只因爲累遭家恤。塊然獨居。俯仰身世。百感交集。便也一連病了幾個月。等到我起床之後。身體異常孱弱。自知不能遠行。又想我那堂兄。去得已經久了。大海茫茫。却從何處尋起。因此就延擱下來。只在家中閉戶讀書。消磨歲月。萬不料平地之上。陡起風波。夤夜之間。竟被漢陽府拿去。解省審訊。李代桃僵。劫以官威。使人沒有分辨的餘地。無可奈何。隨營到此。這便是已往從前之事。還望元帥矜察爲幸。他這一段話。滔滔汨汨說了足有半晌的工夫。但是話語雖多。聲音却小。只在咫尺之間。可以辨析。怕的是屬垣有耳。防人竊聽之意。彼時坐上的月娘。聽到袁錦章顧念前盟。棄家出走的話。神情非常的感動。及至聽到袁老先生臨危的遺言。不禁有黯然欲泣的樣子。那時就連局外的吳映雪秦曉霞。聽了這一段曲折之情。也都有動於中。神情激越。比至袁瑾章把話說完。月娘却勉強笑道。我却料不到其中竟有如是的委曲。照此看來。家庭的風潮。也不亞於戰場的變幻了。最可怪的。是我那恩師。當我伏處圍中。身爲弱女的時代。怎麼竟會料定我不甘雌伏。定要雄飛。爲此屏

絕婚姻。懼貽家門之累。真稱得起老眼無花。看人有準。古人說。知子莫若父。知臣莫若君。如今又可以添上一句。說知弟莫若師了。說罷。又微然一笑。但是那笑中。却露出。不大自在。而且含着苦痛的情形來。彼時不但袁瑾章。不敢羈言。就連吳映雪。秦曉霞。看出元帥這番失意的容色。也都悚然不敢答話。月娘歛了一歛。又向袁瑾章問道。適間先生跟宋吉相會。他可曾看出破綻不曾。這其中內幕的真情。先生可向他面前。提起無有。袁瑾章道。在下與宋將軍本來是未謀一面的。僅在會飯之時。說了幾句客套的話。別的言辭。却一概沒有提起。月娘點頭道。如此甚好。宋將軍雖然不是外人。但恐別人聽去。走漏消息。此後對於這件事。先生便可承認是令兄。不必把情形說破。倘有人過訪詢問。總要隨機答應。不可露出破綻。暫時只好把先生屈尊在此。應一個挂名的職務。也不担任甚麼實在的事情。我也知道先生不習於這種戎馬倥偬的生活。俟將來。遇有相當機緣。儘可離此而去。返其初服。遂冲淡之性。現在天近午夜。先生不便在此久坐。可仍回宋將軍處安歇。俟等明日。再行撥置。

館舍。一切總宜謹言慎行。善觀風色。諒先生是明哲之人也。勿庸本帥多囑。袁瑾章聽了。唯唯稱是。當即傳呼侍衛人等。仍將袁瑾章送回宋吉處安置。一言表過不提。那一夜的工夫。直要把月娘一片雄心。化作柔腸百結。想到那所謂伊人。還不知在於何處。鴛鴦翼折。連理枝分。要等到何時。方能夠重圓破鏡。思前想後。百感交縈。直覺得恨己鐫心。愁能侵骨。另有一般說不出來的况味。那知他在這裏犯了相思的病痛。一干將士。却正在那邊偵察他的行動。可見這回獲得袁錦章。是個贗鼎。也正如昔人所說。塞翁失馬。焉知非福了。你道這段話。從何說起。原來是那鑽天鶴金冲。本打算把袁錦章。陷於羅網。藉此去窺月娘。好解心頭之恨。誰知月娘毫不費事。竟把這個難題解決了。袁錦章連一根頭髮。都沒有損傷。是安安穩穩的。進得安陸府。請想那金冲。怎麼能夠甘心。所以當大隊進城之時。他心中已是兔起鶻落的。直轉念頭。比至衆將士各散之後。金冲回到自己的寓所。兀自把這件事。翻來覆去的盤算。猛然想道。我料那個賤婢。今天既把他舊日情人。設法弄到。定然是熬不過的。雖

說交到宋吉的手中。不過是遮掩耳目之計。等到夜深。必定要召進府中。彼此續舊管保到得天亮也放不出來的。我何不設下桌筵席。將教中各重要將佐一律請到。把這件事情對他們說明。現有確實的憑據。不容他們不信。我想大家對於這件事。當然都要不滿。俟等他們露出口風。我再從中加以鼓動。那時人心一變。起了內亂。不怕不把賤婢推翻。到了那時候。看他還能夠揚威耀武麼。主意打好。隨即吩咐手下人預備下幾桌筵席。以及上好的美酒。又派人分頭去請客。其中最著名的。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金毛吼。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這都是教中的大將。比這一般人次一等的。如英哲校尉馮傑之類。也請有十幾個人。衆人聽得金冲備酒請客。差不多一致都來了。這並不因爲金冲的人緣好。面子大。實在因爲今天跟官軍交仗。未傷一兵。未折一矢。已然是大功告成。人人心中都抱着一腔歡喜。晚間自戰場上回來。都想要痛飲一番。以誌慶幸。偏巧這個時候。金冲前來請客。稱得起會逢其適。誰能不歡然願往呢。當下大家陸續續的。

眼看着全都到了。主人便命伺候的人。肆筵設席。請客入座。一時水陸雜陳。盃盤交錯。燈光之下。彼此歡呼暢飲。情形很是熱鬧。席間所談。大半不外這一回設計誘敵的事。衆人多說。咱們元帥的用兵。真有鬼神不測之機。那個貴成。活該倒霉。所以一見面。就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。馮傑聽了。又笑着將前去詐降的事對衆人說了一番。衆人聽得貴成那些笑柄。一個個都拊掌大噱。韓康道。我最佩服元帥。想那陷坑的法子。真是推陳出新。變幻不測。無論甚麼精細的人。也容易上這個道兒。何況是貴成那樣的笨東西呢。馮傑道。我還不知道。那一片陷坑。是誰監的工程。辦得這樣妥實。苗通接口道。便是宋大哥監的工。連夜趕造的。說到這裏。忽聽姚之富大聲說道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。今天咱們弟兄。全都在座。爲何單不見宋大哥。還是沒請他呢。還是請了他不來呢。他嘴裡說着。眼睛便望着金冲。席上衆人。聽了姚之富的話。方纔想起衆賓皆到。獨少一人。於是齊臻臻的。都把眼瞧着主人。聽他怎樣的解釋。金冲此時。覺得時機已到。是自己開口挑逗的時候了。便笑吟吟的。瞧着姚之富道。

你怪我不請宋大哥。我並不是忘了他。實在因爲他得了美差。跟闊人在一塊兒。恐怕咱們弟兄巴結不上呀。衆人聽了這不摸頭的話。臉上都有些發怔。姚之富道。你這個人。說話總愛繞灣子。不會乾乾脆脆的。我倒問你。美差是甚麼差。闊人是甚麼人。請你直捷痛快的說出來。省得叫人聽了心裡着急。丁龍道。是呀。金大弟這個話。連我聽了。都覺得詫異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請你說出來罷。不要只管悶人了。金冲笑道。諸位弟兄不要忙。等我解釋給你們聽。請想宋大哥。今天奉了惶惶之令。跟那副號的元帥作伴兒。豈不是得了美差。跟闊人在一塊兒麼。他那裏還分得開身。跟咱們弟兄一同飲酒呢。衆人聽了金冲這話。差不多都心中了然。也有哈哈大笑的。也有微笑的。也有板着面孔不肯發笑的。也有把眼望了別處。只裝沒有聽見的。姚之富却嚷道。你這人說話。太已的新鮮。元帥又會鑽出副號的來了。我勸你收一收這個貧嘴。不要只管說俏皮話罷。金冲道。姚大哥。你不要聽着新鮮。其實我這話。却還沒有說得清楚。按正理說。那個正號的。却是副號。這個副號的。却是正號。恰應了

古人所說。撲朔迷離。雌雄莫辨了。金冲說完了這個話。把眼光射到衆人的面上。只見高經武含笑說道。你這話。不是指着袁錦章麼。我却也早有所聞。但是這件事。只在疑似之間。不能驟然據以爲信的。姚之富道。鬧了半天。原來說的是袁錦章呀。他不是咱們元帥的同學麼。怎麼又鬧出正號副號。雌的雄的來了。金冲從鼻子裡。冷笑一聲道。同學麼。只怕比同學親密得多。不然也不會搜心挖肝。想出這樣奇謀巧計。去救他來了。我想這時候。那個袁錦章大概已跟元帥同衾共枕。去作那香甜之夢。還講的是那一門子同學呢。今天這件事。遇見那個草包的貴成。自投羅網。沒有用着費手費脚。這是咱們弟兄們的大幸。要是不然。咱們大家還得拚出性命。去替元帥搭救情人呢。我想咱們教中起事一場。總算是堂堂之鼓。正正之旗。自始至終。不曾挫了半點銳氣。將來無論成敗。到底是英雄豪傑。敢作敢爲。當時可以說得出。後世也不至於受人譏笑。如今鬧來鬧去。却鑽出這樣的污穢事情來了。本來元帥是個女的。聲名已經不大好聽。現在可更好了。女元帥不算數。又找出一個自幼結

識的野漢子來。一邊打着仗。一邊偷着情。直把用軍大事。看作兒戲。他自己的名譽。顧不顧還在末層。可是咱們弟兄們。舍死忘生。崛起草莽。敢跟大清朝去爲難。爲的本是增光露臉。如今跟着踏這樣的渾水。把自己姓名來污了。未免可有些犯不上呀。在金冲這一套話。總算說得娓娓動聽。很可以激動人心。跟月娘起了反抗。誰知說完以後。大家都默然飲酒。誰也不肯說那首先發難之言。也不知道是感念元帥的功勳。抑或畏懼元帥的威嚴。因而如此的。內中只有姚之富。是個胸無城府。敢於說話的人。他見衆人都不答腔。便向金冲道。若果然照你這樣說。咱們元帥。可實在有些不對。怎麼憑藉教中的勢力。豁出衆人的性命。去辦他個人的私情事呀。這不但是個人的名譽攸關。並且於教中大局。也有妨害。你不要忙。等我調查一下子。若果然是這樣。不管別人。我先是看下去的。定然要……那時姚之富座位。緊挨着了龍。他的話還沒有說完。丁龍便用手將他的袖子扯道。姚大哥。我勸你諸凡謹言。不可酒後妄談。免得惹出禍來。不是玩的。蔡郁文也接口道。丁兄說得很是。從來古

語講得好。病從口入。禍從口出。可見說話不謹。最是召禍之媒。雖然是咱們自己弟兄。席間閑談。無關緊要。但是手下之人。難保沒有洩漏消息的。依小弟愚見。還以不談這話爲是。金冲笑道。這一層儘管放心。這眼前來往伺候的人。都是心腹。決不把咱們弟兄所談的話。輕洩一字的。高經武道。金大哥。我還是方纔那個話。從來耳聞爲虛。眼見是實。你所說的。如此如此。這般這般。大概不過風聞。未必見得就是實事。豈可因疑似之情。使教中自起內鬩。依我勸你。這些捉風捕影的話。還是少說的好。因爲不但耽誤教中的事。並且於自己身上。也沒益處。金冲聽了。眼望着高經武。從鼻子裡冷笑一聲道。像這樣的大事。你道我是隨便亂談。毫無憑據麼。實告訴你說。我已得到確實的把握了。那個袁錦章。此刻已經傳到元帥府裡去。我派人在府外偵察。看他今夜是否出來。你們諸位請想。若是同學的關係。何不堂堂正大。叫諸將陪班。在大廳引見。如今却鬼鬼祟祟的。於深夜之中。將他秘密召進府內。這豈不是情弊顯然。有不可告人之隱麼。再者我說這件事。爲的是教中的前途。及諸位弟兄

的名譽。並沒有甚麼個人的私見。屬在裡面。請諸位休得錯會了我的意思。那時在座諸人。見金冲說出袁錦章已經被召入府的話。可見這件事確有可疑。並非憑空捏造。口中雖不便說出甚麼反對的話。但臉上的顏色。大半都有些不然起來。那馮傑本是個精細不過的人。但此時却有些按捺不住。便也說道。本來這件事疑竇很多。就是官軍這趟來。把那個袁錦章當作奇貨可居。也是因爲聽說那個姓袁的。跟咱們元帥有些秘密的關涉。方纔挾以爲質。有恃無恐的。所以我前去詐降之時。聽了無數的臆贅話。簡直都難於述說。可見這件事。當然事出有因。決非毫無影響。純出誣讒的。不過其中的內幕。準是怎麼一回事。誰也不能下一個斷語。此時蔡郁文。忽然哈哈大笑。我見你們諸位。把這件事情翻覆討論。實在覺得有些氣悶。如今我也不管誰樂意聽。誰不樂意聽。可要說幾句痛快話。請問那個袁錦章。無論跟元帥有甚麼關係。可與咱們大家夥兒有甚麼相干。並且與教中的大局。又有甚麼相干。從先武則天。改唐爲周。作了一朝人王帝主。也不知寵倖了多少嬖臣。明末秦良玉

爲石柱元帥。攘寇安邊。功在國家。身邊也不知蓄了幾多的男妾。像這閨房曖昧的事。不過是個人的私德。於功業是毫無關係的。況且咱們現在不過是一羣反叛元帥呢。也不過是個反叛頭兒。還要叫他講究甚麼三貞九烈嗎。跟誰私通也好。不跟誰私通也好。只要他能夠打勝仗。尅強敵。保持教中的威嚴。增長教中的勢力。咱們便不妨尊奉着他。至於個人私德。無關宏旨。儘可憑他自己樂意。別人也管不了許多。請問諸位弟兄。我講的這一番道理。是也不是。衆人聽了蔡郁文這套話。也有坐在那裡。不住點頭的。也有舉杯自飲。默然不語的。總之因爲人數既多。彼此的心思不能一致。也有聽了金沖的話。投脾胃的。也有聽了蔡郁文的話。有道理的。但多是心中盤算。誰也不肯冒然將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。這也不過是存心謹慎。一半怕自己多口。惹出是非。一半不肯有所偏重。恐其開罪於人之意。到底還是那姚之富性情直率。雖經丁龍勸阻。到了時候。他還是要說。當下便大聲道。我也不管這個那個。反正姓袁的那小子。今天晚上若是不出來。明天咱們大家。便一齊到元帥面前。

向他請示。看他把甚麼言語。前來答對。他平常日子威風也使過去了。動不動兒。就講的甚麼軍法從事。要把人綁去斬首。好在他佔着理。咱們也沒得說的。如今他自己輸了理。作了這見不起人的事情。看他還能夠紉起面皮。向人家瞪眼麼。好便好。不好時。咱們諸位弟兄自有相當的對待。決不能瞧着他身爲主帥。作這些丟人的事。給咱們教中擦盡了面皮。姚之富說時。氣忿忿的。聲音宏亮。四座皆徹。大有義形於色之概。他却不曉得是爲人利用。自己作了傀儡。那時金冲見有這樣一個傻子。替他領頭兒說話。當然是滿心歡喜。便用手將大拇指一伸道。到底還是姚大哥。見事透徹。敢作敢爲。顧惜咱們教中的臉面。我想諸位弟兄們。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事到其間。誰也不能落後的。說完了。便吩咐從人。一律換過熱酒。從人應命換過了。丁龍是個老成持重的人。深恐激動人心。於教中前途不利。便慢慢用言語解釋道。我想舊日的同學。晚上招進府中。私下裡燕見。這也不算甚麼希奇的事。未必見得一定就有私情。至於金大兄弟所講的甚麼諸將陪班。大廳引見。或者遲至明日舉

行也說不定。我瞧這事情。總要緩一步看。不可預存成見。自蓄疑心纔好。金冲聽了這個話。知道丁龍的存心。是要替元帥從中開脫。滿懷不悅。冷笑說道。丁大哥固然也有你這麼一說。但是同學之情。不妨燕見。彼此也得存些體面。決不能一男一女。去作徹夜之談的。你料那袁錦章。今夜還出得了元帥府麼。丁龍聽罷。不慌不忙。笑着說道。金大弟。如今天氣還早。你怎麼料定袁錦章便出不了元帥府呢。金冲見丁龍這樣的跟他折辯。氣簡直就大了。當下便軒眉努目的說道。若果今夜之間。袁錦章出得元帥府。便算小弟之言。盡歸謬妄。倘若出不來時。我勸了大哥也可以省一省唾沫。不必死着心眼。一定要替別人辯護。說時氣哼哼的。連臉都漲紅了。丁龍仍是毫不着急的說道。凡事真者自真。假者自假。我不過就事論事。何嘗有意要替何人辯護呢。金冲再要說時。苗通恐怕鬧僵了。彼此不得下台。便從旁勸道。二位兄長。都不要說了。誰是誰非。靜候少時一報。你們看我這句話。說得公道不公道。衆人此時也都七張八嘴的說道。這話講得最是。誰也不用爭了。少時袁錦章。若是出了元

帥府。便是丁大哥說的對。倘若袁錦章。竟自出不了元帥府。便算金大哥說的對。咱們把酒喝足了。只當在這裡猜啞謎兒的一般。靜等探事人的回報。你看這個事。夠多們有趣兒呢。說罷。又都哈哈大笑。丁龍跟金冲雖然一個爲公。一個爲私。彼此的心事不同。但因話擠話。彼此都懷着不悅。只爲衆人這般解說。暫時都壓住了一回兒。金冲的探事人來報。說袁錦章已出了帥府。到宋吉處安歇去了。於是大家都沒話說。各各散去。嗣後人人留心觀察。見月娘與袁錦章兩人之間。絕沒有些須破綻。可以藉爲口實。諸將多暗自思忖。以爲前此傳述。多係訛言。不足爲信了。那鑽天鶴金冲。一邊納着悶。一邊生着氣。對於月娘跟袁瑾章。嚴守正義。毫無干犯。直猜不透。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既找不出罅隙。可以作爲煽惑衆人的資料。也只得暫時緘默。再候機會。就是那雲中燕子宋吉。從先也很担着心事。怕的是元帥有甚麼不正當的行爲。落了衆將的褒貶。那時人心一變。大局攸關。於教中的前途。未免生出妨礙。及見月娘將袁瑾章另撥舍第居住。毫無邪曲之情。不免暗暗領手。心中說不出來。

的歡喜。他却不曾知曉。這個袁瑾章並不是那一個袁錦章。這却不能怪宋吉粗疏。因爲從先在王家村居住之時。宋吉跟袁錦章見了不過一兩面。而且對於這青年的書生。並沒有特別注意。加今事隔多年。那裡還能記得清楚。二來袁瑾章跟他乃兄身段面龐。儘多相像之氣。更無怪宋吉容易錯認了。所以這件陰錯陽差的事。除去月娘及吳映雪秦曉霞曉得清楚之外。其餘的人。多被瞞住。如今這話暫且按下。且說月娘此次興兵之時。本說要進薄省垣。以資號召。救袁錦章的事。很可一舉兩便。不想到得安陸府。竟自把救人的這一件事情辦了。若按照預定的計畫說。就應該提師前進。不過月娘口中所宣布的。跟他胸中所計畫的。很不能心口如一。從先義父之喪。百日未滿。親提師旅。急如星火。本爲的是救拔袁錦章。所謂攻取省垣。不過是因利乘便的事。誰知行至中途。大事已集。人是救出來了。可是假的那一個真正的袁錦章。現尙不知流落何處。請想月娘心中。是怎樣的一種滋味。所以從先一股用兵的銳氣。不知不覺的便倦怠下來。只在安陸府中休養。也不提起進兵之事。

諸將猜不透元帥是怎麼一個心思。也只得靜候着。誰知靜中生動。在月娘正升廳振之時。忽然間給他進了一付興奮之劑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這一天。月娘正在升廳議事。忽然有探事人報稱。說朝廷派都統永保爲主帥。侍衛舒亮鄂輝爲副帥。率領大軍三萬。前來征剿。請元帥早作準備。因爲探聽得官軍已然離此不遠。正是。

女帥灰心方罷戰。朝廷震怒又興師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